

東漢演義評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東漢演義評

〔清〕清遠道人 重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歐陽健

《東漢演義評》，又署《新刻批評東漢演義》，凡八卷三十二回。題「珊城清遠道人重編」。編者生平無考。

《東漢演義評》成書於清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有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同文堂刊《東西漢演義》本，又同文堂單刻本。卷首有序，署「時歲在旃蒙大淵獻（乾隆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竹秋清遠道人書」。

述東漢事的小說，最早是明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楊氏清白堂刊熊鍾谷編次的《全漢志傳》十二卷，中有《東漢》六卷。後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詹秀閣刊黃化字校正《兩漢開國中興傳》六卷，內容雖較熊本為詳，然《東漢》僅為二卷。至萬曆末，大業堂刊謝詔編集《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一名《東漢志傳》）十卷一百四十六回，演東漢史事之小說，方成一獨立著作。然謝詔所撰頗採民間俚說，如謂劉秀與鄧禹、馮異赴文武選場，箭射王莽，拽折雕弓之類，皆于史無徵。

清遠道人病前書之「荒謬不經」、「惑人心目」，遂摭拾史事，重為編次。作者之宗旨在臚興衰之蹟，疏治亂之本，比事提要，了然貫串；且大段抄引文誥奏章，而盡刪舊本之所謂不經之說，信為「羽翼信史而不違」的講史小說。作者又以《兩漢演義》僅叙至高祖得天下而止，有頭無尾，

故于開卷將西漢一代之事，約略補述，以明根源，而全書之重點仍在光武中興。二十九回以後，方叙及明帝後之諸帝，結末且云：靈帝以後，有《三國志》在，故不復縷述。書所叙史事雖居三國之前，却自覺與《三國演義》所叙互為聯係貫通，至為顯然。

現據南京圖書館藏同文堂刊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二一五毫米，寬一四〇毫米。

東漢演義序

閩閩雜沓侈談往事臚興衰之迹疏治亂之本使聞之者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倏而喜倏而悲無關世情自合理趣殊覺胸懷爲之開爽故因事觸機輒投所好媿媿不倦夫一代之君明臣良百度修舉百世之下使人欣欣生愛慕及其賢愚倒植綱頹紐解又復使人感憤太息不自能已何哉曰此人之性情本乎天者也昔馬伏波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閩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者聞之莫不屬耳忘倦此公深意心竊慕之苟若答有述此

花源記於坐中者余曰此泉明寓言也陶公胸次在焉以上故云
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世無問津云者其慨世之深心也不然徒矜奇
異世豈乏劉子驥其人哉遂運類及漢世事有以光武騎紅牛脫難
爲問者余曰光武起宛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無所謂紅牛事客
取東漢演義津津言之演義通俗者也漢俗猶爲近古故足資博覽
而挽薄俗惡可掞不經之說顛倒史事以惑人心目因爲敷說大端
正其荒謬初言元后之啓奸孔相之頌德客多裂眚怒視拍案而起
及莽哭天於南郊懸首於宛市始皆眉飛色喜貼然就坐余復爲指

數戰功歷陳政治至馮寇破河內延奔平梁齊收隴蜀定三邊岑彭
遇刺伏波邁護則坐中諸客鼓舞未旣而繼之以歎且泣矣因共憇
諛重爲編次其事敦促至再爰是撫拾史事繫以末識離爲八卷友
人南賓生見之謂曰比事提要了然貫串釋史之儔亞揭不別自爲
書顧自溷於裨官爲哉余笑曰鄭氏少贛不云乎興從俗者也曰然
則子特自寫性情而好惡因人者與夫豈其然時歲在旃蒙大淵獻
竹秋清遠道人書

光武帝



通鑑

鄧禹



寇
尙



東
莫
象

二

馮異



岑彭



賈復



吳漢



陳
俊



蓋延



臧
宮



耿弇



東漢象

六

鈞
期



頁
一

王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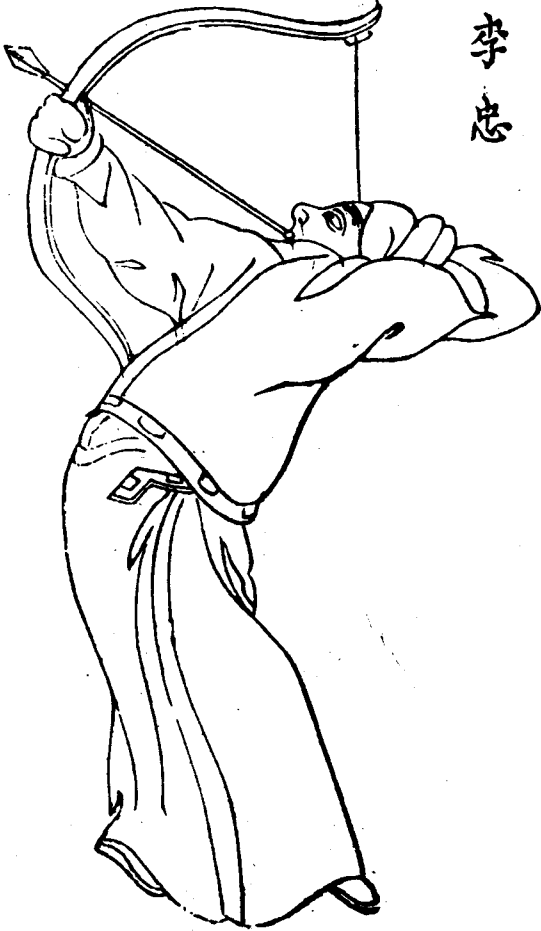
祭
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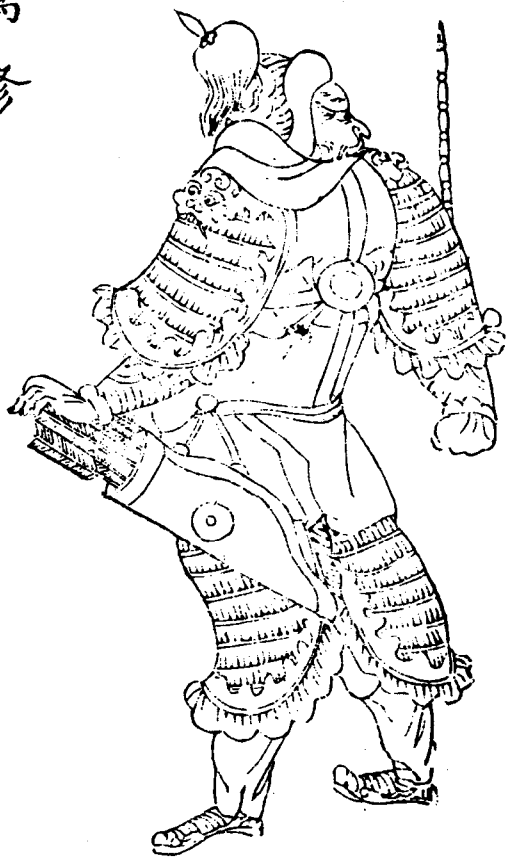
任光



李忠



萬修



邳彤



劉植



身以修飾

耿
純



一

朱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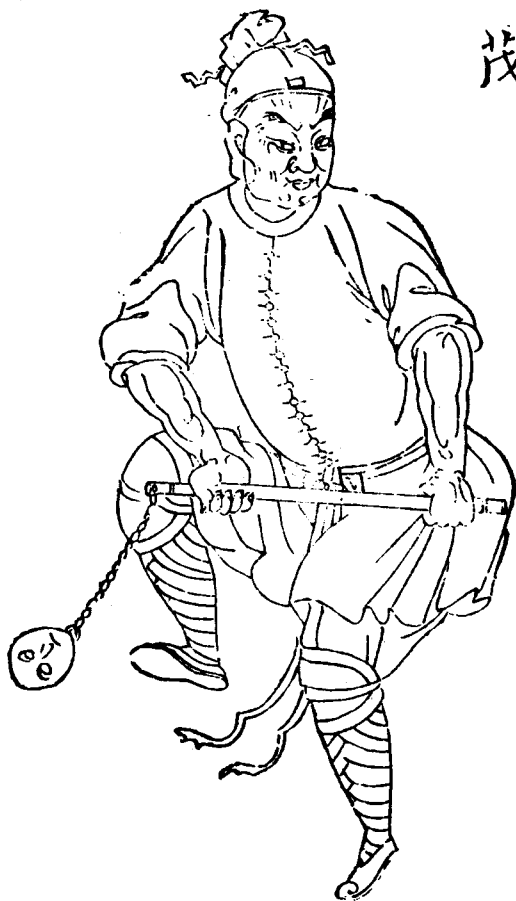
王梁



景丹



杜
茂



馬成



劉
隆



三

傅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堅
鐔



十四

馬武



嚴子陵



東漢演義評目次

珊城清遠道人重編

第一卷

一回

英君圖治開三霧

二回

偽學趨權附五侯

三回

溫柔鄉成帝追歡

四回

麒麟殿董賢固寵

第二卷

五回

掘后墳羣臣荷插

六回

攝君位宗室興戈

七回

頒大誥羣雄舉義

八回

去號位太后生悲

第三卷

九回

作符命大啓邊兵

十回

肆兇淫自戕骨肉

十一回

赤眉逞勢斬廉丹

十二回

齊武興師誅甄阜

第四卷

十三回

鬧昆陽南郊哭天

十四回

搜漸臺宛市懸首

十五回

渡滹沱神人指路

十六回

循鉅鹿將佐齊心

第五卷

十七回

誅王郎鄧禹入關

十八回

斬李軼光武卽位

十九回

更始亡光武都洛

二十回

赤眉敗諸將平南

第六回

二十一回

吳漢朱浮激楚薊

二十二回

蓋延耿弇定梁齊

二十三回

馬援入洛識真主

二十四回

竇氏請師封兩侯

第七卷

二十五回

掃隴西三將殞命

二十六回

滅子陽金帛歸心

二十七回

三邊續用伏波死

二十八回

四海風雲日月

第八卷

二十九回

二十八宿畫雲臺

三十回

三十六人平西域

三十一回

肅宗愛色容權戚

三十二回

桓帝誅賢寵宦官

新刻批評東漢演義卷之一

珊瑚清遠道人重編

第一回

英君圖治開三覺

漢朝自高祖起沛引兵自南陽入武關破秦項羽背約分王漢中後得韓信拜爲大將遂東出陳倉定三秦信復北舉燕趙東擊齊南會楚五年之間卒破羽于垓下天下大定定都長安初滅楚時建都洛陽從婁敬張良之議遂都長安在洛陽之西故後世號爲西漢也高祖在位十二年崩傳位與長子盈是爲惠帝帝仁孝見呂太后所爲慘毒寡恩常懷不樂一日太后酖殺御弟趙王斷其母戚夫入手足去眼輝耳飲瘡藥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名帝觀之帝大驚哭曰

此非人所為，朕何以治天下。由此日惟飲酒作樂，不聽政事。鬱鬱七

服前報

年而崩。帝無嗣，呂太后取他人兒為太子，立為少帝。後又殺之，更取

他人子立為後少帝。太后自臨朝稱制，盡封諸呂為王，欲滅劉氏之

亦族滅矣，却是自取。

祚，幸得太尉周勃、左丞相陳平協謀，太后崩，悉捕諸呂，斬之。迎代王

恒即位，是為文皇帝。帝高，帝中子薄姬所生也。文帝恭儉，有王者規

模，在位二十三年。天下富庶，至景帝，紹位十六年，遵守成業，蠲民租，

減笞法，庾廩府庫充實。至於朽不可校，但刻薄尚刑名之學，以至激

變七國，賴周亞夫討平之。後亞夫子為人所告，事連亞夫，名亞廷尉，

如是

不食嘔血而死。武帝雄才大略，煥然可述。在位五十四年，表章六經，

舉俊茂興太學，又遂匈奴通西域，平南越，開朝鮮，南置交趾，北置朔

方，可謂盛矣。然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

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終類秦始皇幸其末年悔過壬辰二

月親耕于鉅定在秦還見羣臣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

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以田千畝爲

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學術又無閎閎功勞特以前曾訟太

子之寃一言悟主數月之間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

有智居位自稱先是桑宏羊言輪臺西域地名在車東有溉田五千

頃百畝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壯健民詣田所懇田築亭以威

西方之國時上深悔既往之非聞奏乃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

三十常賦之外每以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佃輪

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

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

者貳師敗

李廣利號二師將軍先年敗降匈奴

軍士死略

同

離散

悲痛常在

朕心

今又請

遠個輪臺

欲起亭隧

是擾勞天下

非所以優民也

朕不忍聞

當今務

在禁苛暴

止擅賦

力本農

脩馬復

令

免除徭賦

以補缺毋乏

武備而已

自是不復出軍

而封田千秋

為富民侯

以明休息

富養

民也

又以趙過為

搜粟都尉

過能教民治田

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

用力少而得穀多

民皆便之

致堂胡氏曰

人莫難於知過

莫難於悔過

莫難於改過

迷而不

知者皆是也

若漢武帝行年六十

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

而悉改

之雖云不敏

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可為帝王

處仁遷義之法也哉

時鈞弋夫人之子

弗陵年七歲體壯大多智

上奇愛之

欲立為太子

以其年穉，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祿大夫霍光。後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太子弗陵卽位，年纔十歲，是爲昭帝也。童穉之年，能辨霍光之忠，惜天嗇其年，壽二十二歲而崩，帝無嗣，立昌邑王卽位。王昏亂淫戲無度，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卽位，是爲宣帝。帝在位二十五年，勵精圖治，信賞必罰，吏稱民安，惜乎治雜於霸，文景之治不復存矣。至用恭顯而啟元帝之信閹，宦貴許史而啟成帝之任外戚，殺趙主漢蓋寬饒，自到韓延壽，楊惲，腰而啟哀帝之誅大臣，故論其功則爲中興之君，察其罪則爲基禍之主。按兩漢凡二十五君，其坐四百二十六年天下，計西漢十三君，合王莽、淮陽王十六年，共二百三十年，東漢君一十有二，其年百九十有

六那二十五君

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懿光武明章和殤安順冲質
帝桓靈獻

前部西漢演義但做到高祖得天下而止讀者費了數日功夫只知
得數年之事其子孫坐了幾年天下孰爲聖明孰爲昏暴竟茫然不
知如看一兩齣戲文熱鬧半天還是有頭無尾至平帝如何失了國
王莽如何便篡了位樹必先朽而後蟲生做東漢的更不敘明根源
這又叫個有尾無頭更是悶事今重新演說光武中興故事順便將
西漢一代之事約略補述在前令讀者於一代興衰了然在目且說
宣帝太子名奭釋溫柔慈善帝極鍾愛一日所幸的司馬良娣病死
太子大哭痛不欲生宣帝自進宮中勸解只是不樂帝令皇后遍擇

美女於後宮一家人子中得元城今直隸大名府屬王氏女名政君其祖王

賀曾為繡衣御史時政君年方十八嬌媚秀發送入宮中太子見

甚是歡悅政君百體順承政君嘗許嫁夫行所許有死後東平王勝政信為姬自不必說年餘生下皇孫宣帝大喜取名

驚字王、亮、倫是妖物、西漢所以亡也太孫常抱置左右即成帝也宣帝崩元帝即位立王政君為皇

后元帝寵用宦官誅戮忠良漢家元氣剝削殆盡矣欲知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

總評 孝文惠澤延及東漢何其盛也武帝如兩載人負絕千古

第二回

偽學趨權附五侯

却說宣帝時有兩位宦官一名宏恭官中書令一名石顯官僕射夜

皆久典樞機顯尤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意指元帝體弱多疾以顯

司文卷

7

中人也宦官無外黨遂委以朝政事無大小皆顯自決貴幸傾朝時前

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與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同受遺詔輔

政領尚書事望之堪舊為師傅帝信任之因薦舉宗室更生與金敞

為給事侍中四人同心謀議國政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

深結恭顯望之等既患許史俱外放縱又疾恨恭顯擅權乃奏帝以

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之士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

用宦官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帝聞奏不能

決恭顯遂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

權擅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上曰數人皆國家重

臣未必如此顯曰且致廷尉問之看是如何上即准奏一日有事召

及更生左右回奏兩人繫在獄中須詔赦出上初即位不知致廷

尉爲下獄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立名恭顯責問恭顯皆叩頭上大罵又叩頭上無法處治乃曰汝二人且出視事二人出立請史高商議高卽見帝面奏曰陛下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但旣下獄宜因而決其罪以免其官不然中外紛然議論更累聖德上從之乃赦望之等罪收其印綬與周堪劉更生俱免爲度人後上念三人皆忠良無辜削職心甚不安詔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懼其多言因奏以爲中郎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各處地震殆爲恭顯專權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奏上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奸詐詞服更生復逮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辜恭顯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

夏海清言言何不自書無罪擯請速捕何也

傅素守高節恐不肯就吏受訕辱而致其死也顯等曰望之前幸不

坐罪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又自託師傅之尊若不屈之

牢獄塞其怏怏之心則聖朝難以施恩厚矣且人命至重誰不貪生

今望之所坐語言薄罪諒不致死無足深慮上乃點首允之顯等即

令謁者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

獄苟求生活不可鄙乎遂飲鴆自殺帝知之大驚拊手曰朕固疑其

不就牢獄果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

罪良久然後已是時前後地震日食三月雪霜殺桑夏寒日青劉更

生乃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

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

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

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

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

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

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時周堪、張猛在朝。石顯等憚之。於是顯及許史皆言災異皆堪、猛用事之咎。遂左遷周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今陝西興平縣令。後猛爲顯誣譖。令自殺。後賢讀史。謂堪、猛皆自取顛覆者。蓋是時羣小在內。主德不明。必無可爲之理。戀戀於朝。何所補益。屢遭黜辱。宜矣。若周堪以受遺大臣。當望之飲鳩之後。稱疾而去。不亦善乎。有京房者。善易。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悅。

之數名對一日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桓公盜賊滿山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然今之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上頻頻點頭曰朕已諭房出上亦不能退顯時宏恭已死專權者石顯黨與五鹿充宗爲尚書令亦用事深疾房欲遠之因建言以房爲魏郡今河南彰德府太守去月餘竟徵下獄殺之初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房學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然而不明乎

消息盈虛之學。諸然進退之機。纔得爲郎。便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亦難乎其免矣。故占侯前知之學。君子所不貴焉。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爲君哉。帝優柔不斷者十六年。而崩成帝嗣位。凡二十六年。初卽位。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又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是月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等奏曰。此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會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秋八月。有兩月相承。農見東方。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災異叠見。乃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議者多歸咎王鳳。時儒者谷永有賢良直諫之名。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上書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骨

肉大臣

指王

有申伯

周宣王

之忠無重合

重合侯馬通武帝時

友陽

安陽侯上官桀耶

博陸

博陸侯霍光宣帝時

之亂竊恐陛下聽

問

帝時謀反族誅

好賢臣直諫之士

博陸

霍光宣帝時

之亂竊恐陛下聽

問

昧之替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解

奸儒者

偏駁之愛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

奸儒者

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

故子

醜毋遊嘗字

謂己曾字乳者不必避忌也蓋王鳳止小妻弟以慰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

此意上了一本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即以承為光祿大夫

此意上了一本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即以承為光祿大夫

承嘉戴氏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

此數子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而相以

誤國如此蓋杜欽谷永劉歆三子依憑寵祿以苟富貴張禹孔光

懦弱無立規免禍患曾不若鄙夫小人而已矣夫權臣用事僭竊

懦弱無立規免禍患曾不若鄙夫小人而已矣夫權臣用事僭竊

國柄猶未敢肆。然無忌憚也。必有小人陰贊默教之。以助成其勢。彼權臣者亦自知其不爲公議所容。必假託名譽才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欲少剛。易動以利。易惕以禍。輕變所守。深白結納。其言曰。寧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嗚呼。爲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成。薰灼可畏。忠臣孝子不愛其死亡。寧幾何人哉。黨與根據。天子孤立於上。可不爲大哀也哉。

又悉封諸舅爲列侯。譚爲平阿侯。育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有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王鳳所舉。見鳳專權太甚。心頭按納不住。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實鳳專權蔽主之過。辭語愷切。上召見。謂章曰。君試爲

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好

卷之九

朕求可以自附者於是章遂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上久聞野王之名欲倚用好以代鳳鳳聞之即稱病上疏乞骸骨上壞死不安乃優詔報鳳彊起之又使尚書劾王章罪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章竟死獄中

致堂胡氏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好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蓋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嘉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復召尚書劾章以萬乘之首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何所憑信安敢納忠哉

自是公卿見鳳側目不敢正視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

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因而博取聲譽，好士養賢，傾財施予。與劉向改名更生素懷精忠，常作淇範，五行傳論，又上列女傳，新序說苑，因事著述，以諷上，上心知其意，然終不能奪王氏權。至是復上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及王鳳卒，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未封。侯曼子莽，字巨君，善事伯叔。鳳臨死，以莽託太后。及帝乃封爲新都侯。時永始元年乙巳，越二十年乙丑，莽遂行篡逆。此是後話。至成帝酒色亡身，哀帝嬖幸盈朝，後作兩回敘。

更其真妄平

卷一

七

司文卷

總評

宋曾

子固譏子政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是捨本末無怪乎其以揚雄爲純於道德之美如行確是兩塗

第三回

溫柔鄉成帝追歡

却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日食者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漢成帝在位二十六年日食地震三倍於春秋水災大旱則無以比數綏和二年九月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爲自古所無朝廷凡有災例皆召對此時災變疊見吏民上書無不以爲王氏專政所致上卒不悟安昌侯張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一日帝至其私第辟去左右將吏民所言示禹曰上天示異吏民不約而同皆以爲王氏所致王氏一門何以獨能上千天象劉向素構博學亦以爲然朕終不解其義經傳頗有記載吏民所言亦頗合經義

否君老臣學問非人所及又朕所親信願詳言之以決疑衷禹見白

已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因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

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

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

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素信愛禹

由此不疑王氏時有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眾公卿同在前雲曰

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

不可與事君苟忠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

一人頭以厲其餘上急問其人是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簇雲下雲攀殿檻成上御

史強拉之力猛檻折雲大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漢書宣帝平

卷一

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於殿下曰：「此臣素

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諍。」慶忌叩頭

頭破血流，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但輯之，留以旌

直臣，却說成帝性耽酒色，嘗與侍中張放等宴飲禁中，又嘗為微行，

出入市井郊野，遠至傍縣，鬪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

卽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朝野不敢誰何。故假稱之一日微行過陽

阿主家，見歌舞者趙飛燕，大悅之，以為僮。仔。飛燕本姓馮，父名

萬金，貌絕美，善為凡靡之樂。聞者心動。江都王有孫女姑蘇主，嫁江

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遂通趙主，主有娠，曼性

暴妒，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乃稱疾居王宮。產二女，歸之萬

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皆冒姓趙。宜主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因謂

之飛燕合德嫩體膏滑出浴不濡而善首辭輕緩可聽二人皆絕世
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姊妹流轉至長安以紉文刺繡出入陽阿
主家至是入宮得幸寵冠後宮未久立爲皇后先是許皇后與班婕
妤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婕妤辭曰觀占圖書聖賢之
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
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攀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王感之
而勤今有班婕妤自飛燕入后寵乃衰復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
詛阻去主上遂廢許后而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
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終見危乃求供
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班氏一女子吐屬安閑如此且始不挾恩

夏夷齊變平

六一

上

司文堂

恬寵後能知機引退有怨歌一首至今詞人傳誦歌曰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
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及上聞后女弟合德美以百寶鳳毛輦迎入宮帝幸之大悅以輔屬
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
號爲趙婕妤仔帝無嗣趙后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之
后終無子后寵少衰合德益貴幸爲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
明珠翠羽飾之自來後宮未嘗有焉時帝病緩弱太醫萬方不能治
遍求奇藥得脊真郵膠以遺昭儀每進帝一九一幸昭儀一日醉後
興狂乃進帝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休抵明宮中
忽大譁衆宮奴內侍大驚齊集宮門未知何事下回再爲分解

總評 若不寵任姦邪而委政忠良身雖樂死社稷無恙矣。頑哉。

第四回

麒麟殿董賢固寵

却說帝素羸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入宮次日晨早忽聞宮中大亂皇太后急自進宮只見帝挺臥帳中已不能言陰精湧出不止頃刻氣絕太后立詔大司馬王莽究問發病狀趙昭儀已自殺矣帝無嗣早已立定定陶共王之子欣爲太子於是卽位卽哀帝以孔光爲丞相罷大司馬莽就第帝欲收攬威柄而很痕上聲。愎闕不明初以師丹爲大司馬又策免大司馬何武遣就國而以丹爲大司馬以傅喜爲大司馬喜傅太。後以其皇立廟京師事下議獨師丹以爲不可不合上意。

以細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免為庶人復賜爵

丞相孔光忤傅太后指免為庶人師丹亦免為庶人大臣黜陟無定

又下尚書僕射夜鄭崇獄免司隸孫寶為庶人時侍中董賢性和柔

便佞少上是十六歲矣三歲美麗無雙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妻得通

籍殿中女弟為昭儀父恭為少府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幸於北闕

下窮極技巧又為賢起冢塋於義陵旁周垣數里於是鄭崇極諫上

責崇曰君自門庭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

水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

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芥浸潤相陷請治昌以解衆心蓋尚書令

趙昌諛旨奏崇與宗族通求往疑有奸也於是詔曰司隸寶附下罔

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而崇死獄中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

侯息夫躬爲宜陵侯諫大夫鮑宣復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僮幸臣董賢等在省戶禁闕下陛下欲與此其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外傳急徵傅喜時喜免官就國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尚容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覽奏不喜以宣名儒優容之明年復益封董賢二千戶時王嘉爲丞相乃封還詔書諫曰爵

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不宜濫授。董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也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云云。上大怒，召嘉詣尚書，以他事責問孔光等。遂奏嘉迷國罔上不道，詔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遂不食，嘔血而死。以孔光爲丞相。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家，光聞賢來，知上欲尊寵董賢，乃警戒衣冠出門，以待望見賢車，乃垂手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趨出拜謁，迎送恭謹，不敢用賓主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兒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上方珍寶盡歸董氏，嘗共上晝寢。左右白事上欲起，而賢偏藉上褰，恐驚賢寐，乃斷褰而起。其寵愛如此。後置酒麒麟殿，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闔調之子

進曰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閔出閔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優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誼譁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之元壽二年五月以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六月帝崩時年二十五歲在位六年太皇太后聞帝崩立即駕往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曰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莽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董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免冠徒跣詣闕莽又以太后有詔即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賢歸與妻即日皆自殺家人惶恐夜葬之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腐驗因埋於獄中籍沒其家財得四

漢書卷之六

卷一

七

司文

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今廣東廉州府合浦縣

後人有詩歎曰

雲陽舍人貌自工年才二十為三公法堯禪舜尚不惜何況斷衰
枕席中孝武當年稱好色思患預防殺鈎弋嬖一倖豈忘祖宗欲
綿漢祚何由得後人空罵新都賊

太皇太后乃詔公卿舉可為大司馬者太皇太后即元帝后王政君
莽之姑也於是孔光以下皆舉王莽忽有兩位大臣出班大聲曰不
可不可二公是誰下文分解

總評 漢世佞幸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故孝惠時郎侍中皆

傅胎粉孝文時士人則鄒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士人
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元帝宦者云恭石顯成帝士人張放淳于
長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公賞日碑宣帝時張彭祖男色
傾意蓋無世無之而董賢之寵為世其受禍亦最慘鄧通賜銅山
以貧餓死一簣不得著身富貴
幾時然則愛之適所以害之哉

東漢演義卷一終

新刻批評東漢演義卷之二

第五回

掘后墳羣臣荷鍤

且說朝中文武何以都趨附王莽蓋王莽最爲奸詐成帝初卽位卽委政王鳳王氏勢極盛劉向所謂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也時五侯諸子惟知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獨莽覲覲神器心懷篡逆見主無剛斷臣乏骨鯁一時朝野所尊信儒臣如谷永孔光杜欽張禹之徒惟知規免禍患依憑寵祿殊易牢籠因折節爲壽儉勤身博學內事諸父外交英俊及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又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慚內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名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

之節日以婢奉博其慝情求名如此王介甫有詩一首足寒權奸之膽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哀帝漁色喪軀及崩無嗣未議迎立太皇太后先欲只顯母家以大權歸之王莽於是詔公卿僉舉可爲大司馬者時宰相孔光欲媚太后以固寵榮乃出班奏曰新都侯莽才高管晏德並伊周允堪厥任於是光以下文武兩班同聲應曰大司徒所舉是也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爲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比秘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言辭侃侃太后竟置若罔聞竟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時朝中議論迎立之事紛紛不一太皇太后一

聽王莽主裁時中山王箕子年方九歲宗支親近中最爲年幼故衆大臣無一人議及而王莽獨利其年幼與太后議定遂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立以爲帝卽平帝也莽以孔光名儒曾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紅陽侯王立雖不居位莽異之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百官總已先定罪案後序其詐以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現風采婦人嚴怕叩頭涕泣黨與卽承其指意而顯心奪地的信他奏之莽則稽首涕泣固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焉此時內外都已布置而心急行篡終碍太后精明一日忽然得一妙計孔光嘗稱我功德比周公周公之時有越裳氏重譯亦來朝故事此

時正好借用即暗遣心腹前往益州今雲南府如此如此一日忽有塞外

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對於是王莽啓太后以為越裳

氏不通中國者千有餘年今德教遠敷重譯來貢允宜以薦宗廟羣

臣乃共奏曰幼主初嗣此大司馬莽之功德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

戶疇魯邑也世襲也太后即詔尚書照此辦理莽乃上書言臣與孔光王

舜甄豐甄邯其定策今願獨敘光等之功置臣莽於勿議固讓數四

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侯王

莽尚何意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

四輔太師太保太傅少傅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故為惶

恐不得已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羣臣下

至庶民餓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風諷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

宜親省醜小事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後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

公平去聲決於是權盡歸莽勢與人主許矣時大司空彭宣乃上印綬

乞骸骨歸鄉里光祿大夫楚國今江南徐州龔勝大中大夫琅邪今山東青州府

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皆優禮遣之又有故南昌尉

今江西南昌府梅福字子真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福九江

壽春人博學通經成帝時見權戚用事便棄職居家修身樂道成帝

永始三年王鳳已死莽復弄權福看不過意嘗因縣道上書直指時

事婉切極諫上不納至是棄家而去人傳以為仙其後有人見福於

會稽今浙江紹興府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紹興府城西今名梅市却說平帝乃中

山王興之子既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曰前者哀帝立

皆太后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明一統

更起前卷平

卷二十一

三

司文堂

之義以成前事爲後代法乃遣使卽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

帝舅竇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名宇見莽隔絕

說不附順乃父莽有此子真是不可作兒

平帝母子心非其行又恐久後受禍私自通書與衛竇教衛后上書

謝恩因而陳說丁傅哀帝母丁太后舊惡庶幾得至京師先是元帝

昭儀傅氏甚有寵生一子爲定陶恭王及恭王薨子欣代爲王會成

帝無嗣傅太后乃多以珍保賂遺趙昭儀及成帝舅驃騎將軍王根

求以王爲漢嗣諸人更相稱譽定陶王欣賢遂徵入立爲太子哀帝

立乃尊傅太后爲皇太后帝母丁氏爲皇太后傅氏侯者凡六人

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丁氏侯者凡二人

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傅一二

年間暴興不是好事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勢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後宋編年外記

傅太后元壽元年崩丁太后建平二年崩及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

司舉奏丁傅罪惡乃貶傅太后為定陶恭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哀

帝后乃定陶太后從弟之女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

以配王王即帝位為皇后至是令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

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逼令自殺趙皇后即飛燕也哀帝時雖有王

太后在內而莽無權故恨之入骨及衛后書上順其指遂益以七千

戶為后湯沐邑時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山王以奉孝王之

後亦賜黃金百斤而不令至京師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一面而不

可得悲痛萬狀字復教令上書但益戶邑而已字乃與其師吳章及

婦兄呂寬商議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然

後說脫令歸政會事發覺莽執字送獄飲藥死字妻孺子亦繫獄候

後漢書

卷六

七

三

產子後殺之莽奏言字為呂覽等語謾流言惑眾惡與管蔡同罪臣

以爲周文

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

此皆上聖無柰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

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

後乃至於刑措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莽因是誅滅衛氏衛賈女

為中山王后亦黜其后位而徙置合浦唯衛后在後亦廢為家人乃

窮治呂覽之獄連引郡國豪桀平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公主元帝女弟

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忠直不附莽者何武

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吳章特腰斬

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

門人盡更名他師有平陵人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云敞時為大司徒椽視自

劫是吳章弟子願棄官抱章尸歸棺殮葬之時北海逢方萌謂友人

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身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帶家屬浮海客

於遼東今盛京

侯官林氏曰王莽逆節既萌漢朝公卿為之夫馬曾不少愧而梅

福隱曾稽逢萌容遼東若將流焉者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二子為得之

時有大司馬護軍王褒奏曰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

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字遭罪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此

宜頒於郡國令學官用為教授事下公卿議羣公乃請令天下能誦

公此戒者以著官簿用之得選舉比孝經焉莽欲以虛名悅太后白

言親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瞻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無

言親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瞻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

魏若彼安漢公盛勲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
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諸人分部諭止公卿及諸
生而上書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
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自願且見女太后遂遣長樂少
府宗正尚書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大
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吉於
是公卿大夫同奏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所以重宗廟
孝之至也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
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僕自思念得託肺腑
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供朝貢不須復加
益地之寵願歸還所益之田太后許之有司又奏故事聘皇后黃金

通鑑卷之...

卷之...

...

...

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辭讓受四千萬而以三千三百萬予與十一
 廢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於羣妾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
 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
 與張竦相善竦者博通士也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曰

竊見安漢公自初東修謂初學官之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

肉之寵謂成帝及太后被請父赫赫之光財僥勢足無所措意無人敢

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駕

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

惠於故舊篤於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

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周公誅

管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

統孝哀卽位高昌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茲欲丁姬公手劾之

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

不如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

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

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碎制度遂成算號斥

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了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

紀廢弛始危亡之禍不墜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賴原國盡

困病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

援謂哀帝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傅太后器陷則必同憂斷

金相謂皇后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傅太后器陷則必同憂斷

金相謂皇后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傅太后器陷則必同憂斷

勢張見其不難矣言哀帝崩丁傅董賢欲樹黨不難也賴公立入卽時退賢

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盱衡舉眉揚目也厲

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厭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

不及持刺雖有樗里樗里子號智囊不及回智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

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旋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為寧

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

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自內故泗水相豐

甄豐蘧令邯邯甄與大司徒光孔車騎將軍舜王建定社稷奉節東迎

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公卿咸

歎公德同盛公勲皆以周公為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

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孔子曰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立如后有司上名

用文法

公女為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

其榮貴，甚於為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而公

惟國家之統，揖諫也大福之思，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於德，

不嗣。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於今，壺壺勉也翼翼敬也，日新其德，增

修雅素，以命下國。後遂退也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師羣下。

弭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

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於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僅是也。物物叩仰去市日闕

無儲言衣食所須皆闕。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錢獻田。

彈盡舊業為眾倡。始於是，大小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

則驩暢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窶。

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屢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也公之謂矣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幅奏靡不得所書曰納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是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交待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賜元圭周公受郊祀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爲天下紀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醜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旣倍又蒙殊禮奏

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無吝苟有二策卽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遷由旄頭一明樊噲封二千戶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繯襍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卽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復將終霍青戎、二帶齊林劉明正、再周據相扶之勢其事雖醜要不能遂霍光卽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朝之執事無非同類割斷歷久執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微之累誤徵昌邑王也及至青戎表末之功衛青公一孫戎也言之勞然猶皆蒙邱幽之賞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

司文堂

卷二

九

司文堂

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特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

臣聞功無原者謂不可測其本原賞不限德無首者謂無出其上者褒不檢局是也

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字兼

商奄二國名之民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古諸侯之繁弱

大弓名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四官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

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封伯禽也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無

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備亡德不報報當如之

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

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

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僻讓晉侯

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

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

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

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

爲宜大也恢也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

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卽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

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

戒形虞周之盛敕盡伯禽之賜無差周公之報令天法有設後世

有祖以此爲始天下幸甚有如此手筆而屈身事莽弄文以取封侯

書上太后以示羣公遂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宋伊尹

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

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

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紱封公子男二人

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

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蔡稽首

辭讓出拜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鞞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

等皆曰賞未足以當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奉復求見因

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今視事

耶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孔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鞞策號通天

其義昭昭黃郵召節陵之田爲入尤多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

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至納徵錢乃

以尊皇后非爲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

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

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太后卽准奏葬乃起

視事元始四年羣臣奏葬功德爛然唐虞舉發成周造業誠無以加

詔議九錫之法時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祿祭明

堂徵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助祭禮畢封賞有差時吏民以葬不受新

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列侯

宗室見太后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葬上書曰臣以

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統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

樂以宣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臻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欵誠豈可

虛致自諸侯王以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葬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又

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葬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

未嘗不流汗而慚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小任大夙

夜悼栗常恐汚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

不忠、次、音、益

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

去矣故至此耳

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於

却將、叩頭、死、弟

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臣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五當被無益之

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

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

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

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卽有所聞

非則臣莽當被註上誤朝之罪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

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裁幸甄邯等乃白太后詔曰可唯

公功德光於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詞連

公功德光於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詞連

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節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於前議其九錫禮儀亟也奏五月遂賜莽九錫

按白虎通曰能安民者賜輿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能施民下萬西海○光華那款等○不明已者皆殺之○吳章能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程幣漢、新○能多與金幣買貢○能安家、給附○

先是遣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至是還言天下風俗齊同爲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又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於是封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爲列侯莽又

思北方匈奴東方海外南國黃支俱以重賂買其通貢惟西域隔絕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誠內屬莽忽想得平日所爲止劾傅太后一事最爲合禮且因此致怨被遣就國前雖貶傅太后爲其王母丁姬丁太后爲丁姬而逼死傅皇后猶未足快意於是復言其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塚高與元帝山齊又棺中有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不合禮禮有改葬請發其王母及丁姬塚取其璽綬消滅之而徙歸定陶葬其王塚次太后以爲既往之事不須復發葬必欲掘其塚固爭之不知掘否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莽之篡成於張禹孔光而當時有賢稱讀此令人作惡十日

第六回

攝君位宗室興戈

却說王莽要掘哀帝母及祖母傅后塚墓太后不忍莽固爭要掘遂

遣將作大匠前往渭陵時在位公卿大臣阿莽之指皆爭入錢帛遣

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持具前往助掘先發傅太后塚塚崩

壓殺數百人及開丁姬椁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

入椁中器物皆燒燔原棺皆名梓宮衣珠玉之衣莽命換以木棺搏

去珠王衣既開傅太后棺臭聞數里時又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

壙中一時有此數異焉且說平帝年十三矣頗有知識見莽所爲詐

僞慘毒日甚黨羽遍朝野雖居帝位舉自無親如坐樊籠常是憂形

於色莽早已看心中於十二月臘日莽親上椒酒遂置毒酒中帝

纔飲入腹頓覺焦熱如火五臟欲裂大呼曰王莽弑君也莽急以他

辭亂其語令左右扶入宮中自却奔至泰時請命泰時者元鼎中立

太乙及帝祠壇於甘泉是為泰時也莽至泰時戴璧秉圭懷中取出

預備現成可知

掩耳盜鈴

所作願以身代策文藏之金滕置於前殿敕諸公不得漏言不一時

間宮中傳言帝已崩矣時元帝世系已絕而宣帝曾孫現在為王者

心五、心為姪莽知此始、人千古無二、

大后張觀四、代竅兒子孫、決絕而不痛、

有五大列侯廣成王顯等有四十八人莽皆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

相為後乃選元孫中最幼者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

是月前輝光謝嵩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着

自此以符命告人

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

原與

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

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

誣妄、可故不、許

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聽許於是莽居

攝踐祚服天子韍冕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

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臣贊曰假

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明

年改元曰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

如此行爲非篡位如何

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

號曰孺子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弼甄邯爲太保後承

却說漢朝初得天下懲秦孤立之禍大封同姓子弟以鎮撫四海藩

衛王室至景帝時七國變起後主父偃復勸武帝行推恩之說以弱

諸侯諸侯寢以衰息矣哀平之際王莽專柄宗室競尚阿附取容故

莽肆無忌憚得以盜竊神器此時却惱了一位宗室乃安衆侯劉崇

憤曰篡逆之跡已著而猶以周公待之豈天下皆聾聵耶因與相張

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乃莫敢先舉此宗

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曰人就無死爲社稷死榮於

卑汚圖存也。況為忠義倡首，雖事不成，為後起者鼓其氣，亦善矣。遂

與從者百餘人進攻宛，不得入，而敗張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遂與

劉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

間，大統幾絕。宗室幾棄，賴蒙陛下聖德，扶服北鎮莽擇得幼主，不振救，遮扞匡衛國

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

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

肩首復為人者，嬪然多貌成行，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

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衆

向上，引領而歎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饗此

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亂則

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肩

屑猶切也寒暑勤勤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為天下厚劉氏也臣

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而安眾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

之慮與兵勳眾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

讎夫子自道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憤畔而昇

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

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諄哉臣聞古者辟逆之國既已

誅討而猶音諸木所停止其宮室以為汙池網垢濁焉名曰凶墟雖生菜茹

而人不食四牆其社覆上機下示不得通班社諸侯出門見之著以

為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咸欲騫衣手劍而叱噴入古之其先至者

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

焚其器應聲滌地即時成創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

更竟竟竟平平

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豬崇官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臺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示四方。於是葬大悅，以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開內侯，又封張竦爲淑德侯。長安謂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鬪不如巧爲奏。伯松，竦之字也。時人無不唾罵竦笑之。竦固詡詡然，自以爲得意。竦祖張敞，爲宣帝時名臣，數治劇郡，有聲爲政，以經術自輔。又嘗爲婦畫眉，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其時王太后數出游獵，敞以書諫，后遂不復出。霍氏貴盛，敞時爲山陽太守，聞之，卽上封事以爲輔臣。顯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

使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名見天下以陛下
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云云上甚善其計
而不能使用。使用敵言則霍氏無族滅之禍矣。然霍光決大計安宗廟
定天下公忠蓋世惜不學無術不能斂抑妻子使干載後徒悲惜漢
宣前不能從敵計早為之所後不能存一二孤幼以奉功忠之祠則
敵之一疏足以昭鑑後世顧不重歟。使元成哀平之際有敵且不
能專權何有於莽之醇盜虛聲者哉。竦之無恥玷辱乃祖矣。竦死無
子遂絕敵後云却說莽得竦奏狂喜之極既封嘉竦又封王舜之子
因侯林稱亦知其人覆死匡為同心侯林為悅德侯時孔光已老死乃封其孫壽為合意侯甄
豐孫匡為并力侯益甄邯孫建各三千戶正在封賞諸臣忽見一宦
者捧羽書倉惶奔入奏曰今有東郡太守翟義造反雄兵十萬所向

風靡將入長安各郡縣文書雪片般飛來莽大驚急取羽書觀看莽
未看畢已嚇得魂飛魄散面如土色不知申報何等利害且聽下回
分解

總評 安眾侯事雖不成差快人意畫眉人乃出劣孫不如方進

第七回

頒大誥羣雄舉義

且說翟義字文仲汝南上蔡人也乃故相方進之子方進幼孤學給
事太守府小史遲頓鈍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
南蔡父求相因問當從何術可以上達蔡父奇其形貌告曰小史有
然則無方進骨甲小徒自事可
封侯骨當以經術進無此賢母則將奈何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
心喜因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

以給衣食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

諸儒稱之以射策中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河平中轉為

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

奏事遷為丞相司直十餘年間擢為丞相封高陵侯方進智能有餘

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

無不當意又善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而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

峻文深詆毀也中傷者尤多後以災變上賜冊乃自殺長子宣嗣侯位

宣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義其幼子年二十為南陽都尉吏民不敢

動威振南陽後為宏農太守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

烈徙為東郡太守數歲開平帝崩王莽居攝大怒謂姪子上蔡陳豐

曰新都侯莽公行篡試矣平帝晨起臨朝飲莽酒不終日七孔流血

而崩是以鳩弑君也公然踐祚服天子韞冕南面朝羣臣出警入蹕是已篡位也漢家親王列侯猶有百數乃擇二歲之幼稚以爲孺子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天下人心耳方今元帝親支已絕王太后實滅漢之罪魁朝臣盡助賊之奸黨而宗室衰弱外無強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理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今欲發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甚是勇壯慨然許諾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於是九月九日衆官會都課試之時義對衆宣言舉義之事無不踴躍願從獨觀縣令畏莽威權不附義遂斬之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再募郡中勇敢者得數千人舉兵

并東平地立劉信爲天子信東平王雲子也雲諫死信兄開明嗣爲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爲王義立信爲天子義白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傳蘇隆爲丞相中尉臯丹爲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鳩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恭行天罰此檄一出郡國皆震響應者日衆比至山陽衆已十餘萬莽得報大懼無所措手足其黨親孫建王邑等曰翟義一郡守耳兵雖衆烏合無紀律方今雄兵皆在京師臣等掌之藩鎮宗室皆虛名無權何足懼哉但陛下初登寶位義以一郡守振臂一呼衆至十餘萬足見民心猶未忘漢設有繼起緩撫誠難今當命將益兵鎮守關隘以防竊發而固人心再以重兵東向義爲葢粉矣莽大喜乃拜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強弩將軍城門校尉王況

爲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建威侯王昌爲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況爲奮威將軍凡七人令自擇關西健漢爲校尉軍吏挑選關東甲卒三十萬東征一面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逢並爲橫埜將軍屯武關紅休侯劉歆爲揚武將軍屯宛太保後承丞陽侯甄邯爲大將軍屯霸上却說孫建等帶領雄兵往東進發一日探聽義兵屯扎陳留今考相去不遠建卽傳令扎下大寨次日命強弩將軍王駿帶三萬人馬前去攻打頭陣奮威將軍竇況引兵一萬接應駿等欣然領軍前進時翟義已打聽莽兵到來與劉宇等商議曰建等兵多將勇今初至其鋒誠不可當須用奇以挫其銳令陳豐領兵二萬前去應敵義與都尉各引兵五千左右鈔出其後必取勝也王駿到來只見義陣整齊旗門

開處一將出馬、年才弱冠、開口便罵、篡賊之走狗、駿大怒、舉鎗便刺、却說駿本輕義兵、少且非素鍊、今見陳豐膚白態弱、所執乃短兵銅鎚、一對殊不在意、豐年雖幼、却身軀矯捷、力有千斤、見駿鎗到、單鎚一格、一鎚早已飛到、王駿大驚、急忙招架、用盡平生之力、戰有二十回合、忽見陣後大亂、王駿借勢、敗回、陳豐揮軍掩殺、且說竇況接應之兵、相去五六里、正往前行、忽聽得金鼓齊鳴、山凹中翟義、劉宇兩枝伏兵、沖出、汎兵大亂、兒雖老將、難敵二面、殺得人馬四散、義等隨轉身來助陳豐、正驅兵掩殺三人、併力大獲全勝、奪得旗旛、金鼓馬匹無數、王駿死戰得脫、歸到大營、查點四萬人馬、折去一半、次日翟義領一枝兵、逼近大營挑戰、孫建大怒、自同震羌侯竇况領中營出陣、命王駿、劉宏、王况、王昌分左右翼、只留王邑守營、全軍盡出、如

山崩潮起翟義只帶兵三千却是膽雄氣壯突出以連弩逼射建陣大亂却退及兩翼兵到義已掣回建等掩殺轉過林子義兵一個不見只聽得四面金鼓之聲殷殷如雷建急傳令紮住陣脚不得亂動前進之兵隨隨退回纔整隊伍忽然轟天震響義兵四面殺到不知多少人馬建等驚魂不定無處應敵只得混戰及天色將晚義陣鳴金收軍建亦不敢追趕緩緩結陣而退正遇王邑接應却說王邑初恐翟義又如前次分兵抄後故未敢擅動後聞軍聲忽遠忽近恐建有失始領兵前來計兩次交鋒折兵數萬矣且說王莽自遣將之後聞各郡傳說初因孔光楊雄劉歆等一班儒臣稱頌王莽德比周公又聞屢次辭賞賜辭爵邑又出錢助給貧民光等之言將毋可信但所行事亦多諄謬如董賢已死屍猶入獄傅太后實元帝之昭儀丁

太后爲哀帝之親母，皆已葬而掘其塚，閉棺以露其軀，爲盜跖之已。甚。豈周公而至此。況趙傅兩皇后，生遭逼死，平帝身爲帝主，年僅九齡，慈母別居，不得倖面。莽子宇爲之畫策，誠天理之良，亦倫常之正。而莽不知愧悔，反與大獄，則今者翟義移檄言莽毒殺平帝，欲絕漢室，爲誠然矣。紛紛傳說，其抱不平，莽知詭詐之謀，已露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又思世間終是愚人多，乃徵周公大誥之文，作策一篇，遣大夫桓譚等頒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其文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子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厯，服事于未遭其明，愆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何莽文、則二倫全而且明倫暗倫似畏人知似不畏人知如鬼如天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

高皇帝所受命云云長篇累牘深文曲義皆依書經口氣信屈聱牙

誥文頒到之處士民傳誦淺讀者不能成句多有老學究為之吟誦

解說誦至

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

符乃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及帝不違卜故子

為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無寡哀哉予遭天役遺大

解難於子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

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

而天下大服大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謂孺子也皇太子為孝平皇帝

子年在經祿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

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等語無不連連點首曰原來如此及讀至

天甚勞我成功所子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肆子告我諸侯

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

祖宗安人圖功所終

等語尤極搖頭頓足拖聲哦誦揚眉戟手曰

義劉信逆賊獨不念漢朝累世天恩反敢流言惑眾耶桓譚回朝將此情形奏莽莽大悅乃封譚爲明告里附城同告者莽特製官名以其出使能明告諭於外也附城者如古之附庸也莽魂稍定自覺齷齪之狀爲醜乃謂羣臣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甫紂子也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一日忽得王駿敗報又聞近京各處起兵莽大驚急命分頭探聽却說王莽大誥所到之處衆人紛紛贊頌而罵翟義爲反賊槐里地方最大人物輻輳有一好漢姓趙名明見一簇人擁着觀看地方官膽示大誥不知何事乃分開衆人看畢大

怒曰奸賊已篡大位猶敢舞文愚弄天下耶聲如霹靂眾人大驚急就問曰篡賊爲誰明曰孝元皇后之姪王莽也忽有儒服者數人進曰此言取族滅矣煇壽之事夫誰見之復予明辟之文炳炳烺烺小子無妄言也明曰誤天下事而釀禍患者大抵皆公等迂腐庸俗之徒也不知事勢罔達機宜在朝則附和以固寵榮在野則逡巡而惜身命君父之難可忍汗穢之事又胡不可爲乎天下大權盡歸王氏已四世矣今明據天子之位而稱皇帝猶以爲非篡非弑不知汝輩是何肺腑也寧必待孺子已冠而不反政遲十數年嘗試之而後攻之乎抑近而待其復如平帝而後誅之乎平帝煇死有迹猶以未見爲解說若孺子只須絕其乳哺更無迹可見矣再擇一緇祿中兒而立之其立與不立權在王氏乎在劉氏乎在庸庸碌碌之人之手乎

不待辨而明也。君等全無血性，枉有鬚眉。我高皇帝誅強暴之秦，百戰而有天下。子孫相承二百餘年，深仁厚澤，遍於寰宇。被一王太后，劍滅忠良，而親母黨潛移國祚，而絕夫嗣。然坐視此賊肆然而爲帝，則明有赴東海而死耳，不忍爲詐僞賊之民也。言未畢，見一大漢叫跳如雷曰：不必多言，與迂腐子談徒喪人神氣。揮之速退。某願與公同赴國難，萬死無悔。明大喜，拱手問其姓名，答曰：小弟姓霍，名鴻，家離城不遠，蒙不棄，乞同至舍一敘。何如？時衆人除問二人，大言遁去者尚聚百餘人，同聲譁曰：某等亦何能作詐僞之賊之民，亦願同死耳。遂一閔同至霍鴻家，來數日間，聚至萬餘人，乃相與謀曰：聞得翟義兵勢甚盛，莽賊欲一鼓而擒，以威天下。故諸將精兵盡往山東京師，空虛我等戮力直攻長安。若得入城，捉住王莽，縛至太后之前，同

一班阿諛諂佞無恥賊臣問莽有何功而有何德敢假冒周公而好
慚作問羣臣腰金衣紫附賊忘君只圖一時寵榮不顧千年遺臭
貴安在徒玷祖宗再問太后漢朝后妃之家如呂霍上官幾危社稷
皆就滅亡太后知之乎然奢僭比之王氏百不及一滿門盡貴弟曼
猶憐念追封而用其子莽一門十侯五將其有素抱忠貞不阿
意者太后母家者誅戮淨盡狐羣狗黨佈滿朝廷呂后雖毒朝中猶
有舊臣忠正也今親見夫嗣滅絕社稷傾危所以爲劉氏者若此其
爲王氏則富貴尊榮而至於爲皇帝南面朝諸侯以一婦人縱恣至
此誠自古所未有也設非安衆侯建大義於前翟太守奮孤忠於後
則漢家烈烈轟轟之天下遂沒沒忽忽而失之使後世以周公爲迷
衆之旌旗尚書爲竊國之祕譜矣高祖之創此大業也披堅執銳履

痛切得未曾有

險蹈危。頻死者數矣。子孫得本后如此賢婦。引用如此賢姪。假元聖之徽號。尚書之舊文。不費張弓。隻箭。唾手而得天下。豈不痛哉。然太后春秋高。亦嘗自計升遐後。梓宮當作王氏之新陵乎。抑歸元帝之涓陵乎。人死而無靈。人死如有靈。則太后亦何顏以入高祖之太廟乎。言辭未畢。衆軍鼓掌稱快。勇氣百倍。遂建旗討賊。聞風相附者益多。不半月。衆至十萬。乃鼓行而東。所向披靡。報入京中。莽大恐。急召太保甄邯爲大將軍。領兵屯城外。令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西出。以拒趙。霍莽猶戰慄不安。復以安鄉侯王憚爲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驎都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再說孫建等東征。兩次大敗。因共相商議制勝之策。王邑曰。義軍雖非素鍊。其氣甚壯。先聲足以奪人。

我軍未免倚衆而輕敵。此所以敗也。今當結營固守，以驕其志。俟彼

軍心稍懈，然後以全軍精銳壓之。又先發奔命一千抄其後，以奪城

一軍逐北，則全軍繼之。兩路而逃，則分軍逐之。務以一戰而收全功。

建等大喜。翟義等連日挑戰。王邑兵堅壁不出。義躁極曰：「似此何日

得達長安，以誅逆賊蘇隆！」曰：「此以前者兩次挫其銳，欲反勞爲逸，且

以驕我兵也。」義曰：「然則如何？」隆曰：「賊兵勢大，欲以數倍之衆壓我耳。

此時只恨孔光、劉歆、楊雄等一班諂佞賊臣，以伊、周、頌莽迷燭天下

耳目者已久。不然，豈無一二豪傑興舉義兵以相應哉！此時京師空

虛，若振一旅之師，以入長安，則大事濟矣。今惟有捨死拒敵，勝則長

驅，敗則東走。彈丸之城，不足以守。直棄之，以圖後舉可也。忽報孫建

領兵殺來，義令陳豐出陣，兩馬相交十數回合，孫建看看抵敵不住。

王邑一馬冲出這邊劉璜接住廝殺纔五七箇照面那邊五將齊出

劉璜一時着慌刀畧鬆一鬆被王邑一鎗刺落下馬借勢揮軍掩殺

陳豐等不敢戀戰且戰且走直追至菑城今考嚴鄉侯劉信都尉劉宇

領二萬生力軍正到陳豐性起換了馬翻身復殺回來雙鎗入陣只

見金光迸裂逢着便倒這邊軍士看得興氣勃勃劉信將旗一招揮

軍齊進邑陣大亂退走反將劉宏王況等接追人馬冲動自相踐踏

死傷無數陳豐等見前面兵多亦不敢再追王邑等大軍遂頓陳留

城翟義此次大敗折去劉璜軍士死傷大半只存三四萬人忽聞得

三輔三輔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其在長安中分領諸縣大亂自茂陵以西至沔牽扶風屬縣二十

三縣刀兵並發義等大喜日人心相近天下豈無豪傑乃率衆入圍

城以觀其變建等亦未敢追襲後聞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

司文卷

寺官吏所居

殺右輔都尉及爨

命

令劫略吏民義等跌足歎曰無能

為矣柰何不聲討其罪直入京師而乃近盜賊之所為殆漢祚當絕

奸賊乃得天助耶却說孫建等得勝捷書報到京師莽喜因大赦天

下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

生奸人成劫

謂成哀平皆無子

絕輒復續恩莫

何謂可笑

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早崩幼嗣孺冲詔予居攝予承明詔

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子之寄戰戰兢兢不敢

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

也

經甄分析王道離散漢家制作之業獨未

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王道

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盛百世之遺於今乃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

詩

誕不懼不怕人譏破只管

烈比齊於殷周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眾欲以篡位賊害

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

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

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

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

無其事莽
疑誣之也

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

方進險鼓陰賊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所役鄉邑汝南者數十人

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

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

則寸磔也

暴於長安

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天氣清和可謂富矣命遣大將

軍恭行皇天之罰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

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

人皆爲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鞞纒

弗逆

朱輪車

卽軍中拜授詔書到日歡動三軍遂復攻義圍住圍城三匝義等晝

夜輪班守禦城卒不下因至月餘糧草將盡義會衆議曰自古無純

盜虛聲堯名桀行而不敗者況莽惡已盈豈能久乎恨義力微時鈍

不能生抉莽首。義死固甘心。嚴鄉侯已建名號。不可辱也。當速改庸裝。令陳豐相輔。明日義開城決戰。可借勢逃出。信大哭。不願獨生。陳豐曰。勢已如此。何暇作兒女態。但母舅當護駕出亡。令豐決死戰。豐願多殺賊而死。不願隱忍以生也。義曰。我已籌之熟矣。賊固願得我首而甘心。我一死則捕獲緩矣。次日各飽餐結束。懷乾糒。午後開西城門。大喊殺出。建等圍久。出乎不意。義軍皆死命。無不以一當百。孫建下令曰。翟義罪魁。務須生獲。不可令渠逃軼。揮衆急追離城十里。許義復奮勇死戰。天色已晚。被其走脫。否。下回分解。

總評 盜跖未嘗自諱爲非盜莽惡浮於盜跖。而侈然以賢聖自居。動見稱述。真千古奇事。此回摹寫得人人意中所欲言。

第八回

云號位太后與悲

却說翟璜拼命殺出重圍，王邑等不肯捨緊，追趕看看趕上，義又翻身關殺，終是死命。邑軍雖衆，不能圍住，反多殺傷。會日已西沉，乃收兵進城，搜捕餘黨，一無所獲。劉信、陳豐早同衆百姓混出城去矣。邑等商議分頭追捕，時司威陳崇爲監軍使，乃曰：「追捕自不必說，但此時大功已建，攝皇帝好大喜誇，當先上一本以取其歡心。若義信等釜中之魚，尚安所逃哉？」衆人大贊所見極是。其請陳崇修葺其畧曰：「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孫建等

讀畢擊節歎賞以爲得淑德侯張伯松之神髓書上莽果大悅再說
翟義次日對軍士曰義食君之祿世受國恩志切討賊憤不顧家事
不成死其分耳諸君相從至此尚何能爲乎趁追兵未至各自逃生
義捨一死以絕大索之累時手下不足二百人同聲曰誠如公言但
我等且走幸得脫則隱伏以俟時若追至則捨死命以殺賊奸莽行
篡弑則凡莽所指揮者皆貪利忘君之逆黨多殺一人亦足以稱快
言畢只見塵頭大起義急揮衆速走衆不聽義只得部勒分作四
隊迎敵人人奮勇入陣橫衝直撞如惡龍攪海王邑那邊反嫌人衆
礙事自相冲擊死傷無算晌午後義衆漸漸相聚得百餘人殺條大
路而去至固始地界義令軍士盡棄鎧甲易裝自逃衆軍上抵死不
肯相捨義乃給台上聲開衆目急拔劍自刎而死衆軍大哭而散弗

誑也

聲

開衆目急拔劍自刎而死衆軍大哭而散弗

掩埋之者令邑等得之以媚葬免大索累天下從義之志也邑等乃將義尸磔於陳都市廣捕卒不能得信遂班師歸葬乃盡壞義第宅汙池之發父方進及先祖塚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及五毒并葬之時居攝三年正月也於是復命王邑引兵西王駿以無功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付中王奇爲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爲彊弩將軍中郎將李禁林爲厭難將軍同與王級等合擊趙明霍鴻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莽乃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怨莽乃及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遂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至是乃并錄其功以大小爲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

通鑑卷之六

卷之二

三

司文

踵應時殄

田上声 盡絕也

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太后復詔進莽子褒新侯

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莽姪光爲衍功侯孫宗爲新都

侯莽旣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大得天人之助遂稍示意謀卽真之

事矣九月莽母死無哀意羣臣察得其指少阿義和名官劉歆與博士

諸儒七十八人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

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旣沒而太子早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

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旣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

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

太后比頻遭家之不造成也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孺子幼

少未能其恭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

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

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
見發得周禮以明殷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間韶日月之
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成張成在一匱此其所以保佑
聖漢安靖元元之効也今功顯君莽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生總三
冊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
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
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纓弁而加環經素同
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總纓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
弔諸侯之服以應聖制莽心悅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
爲主服喪三年云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
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

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今宗室饒廣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真皇帝如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未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自此其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之前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及天下奏言事毋得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

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葬夙夜養育隆

長也

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

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予

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知葬欲奉符命卽眞羣臣乃博議別奏以

成其事梓潼人哀章卽作銅匱爲兩檢其一署曰天帝行璽金匱圖

其一署曰赤帝行璽邦傳子黃帝金策書書言王葬爲眞天子又書

葬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及自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

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

射以問戊辰葬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

前殿下詔書曰子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

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

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

委付也

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

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子甚祇畏敢不飲受以戊辰直定

建除之次直定

御王冠卽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却說王莽本武帝時繡衣御史王賀之後其本系久已迷失莽好誇誕自起意圖天下時始自謂爲黃帝之後云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蓋和氏璧李斯所篆刻也及高祖誅項籍卽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傳國璽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旣篡位乃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旣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汝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輒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汝兄弟耶且彼自

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

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

傷、不與、你、殉、葬、哭、亦、遂、了、

俱葬終不可得太后涕泣言此言則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

該、同、國、語、在、古、上、有、一、等、強、

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然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

判直故

寧能終不與耶太后問舜語切恐莽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

不、懼、如此

授舜曰我老已死知汝兄弟終族滅也舜既得璽奏之莽大悅於是

莽以建國元年正月朔御正殿受諸臣朝賀羣臣舞蹈山呼畢莽乃

下詔命羣公諸侯卿士奉太皇太后璽弗命去漢號焉初莽欲改

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人、人、語、莽、得、福、故、得、也沉吟微示其意而莽踈屬王諫

欲諂莽乃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

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自思

當日為弟兄子姪費盡心思三世擅權五將秉政以致上干天象亦
 惟有誅戮忠良以庇護之及哀帝崩莽已免就國是我遣使者馳召
 來京又違忠臣何武公孫祿之正論親授莽以大司馬之權柄以至
 唾手得天下今日尚不能容我一老朽之婦猶欲廢去之豈不痛心
 因悲慧懟而言曰王諫之言是也莽見太后喉中哽咽淚流滿面因
 曰此詩德之臣也其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
 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太后聽許莽遂命公卿大夫奉太后新室璽
 綬此此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真符子莽既去太后漢號乃立妻王氏為
 皇后幼子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音辟封字子六人為公按莽四
 子長宇次獲次安幼臨宇獲皆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為太子大
 赦天下乃策命孺子曰春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

百一十載歷數在于子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

安公承爲新室賓於戲呼嗚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是廢予命又曰其以

平原安德濕陰隔重邱凡戶萬地方百里爲安定公國立漢祖宗之

廟於其國與周後並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祖宗承以命德茂功享

歷代之嗣焉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人親執籥子手流涕

獻歎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八今予獨追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孺子、明察行此北面而稱臣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

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

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

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承陽侯

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爲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

通鑑前漢平

都侯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大阿右弼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兒莽持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餘皆拜爲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爲郡守皆徙爲諫大夫改明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救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莽更改官名地名紛紛不一爲太子置師友秩以大

夫唐林爲胥附李克爲奔走趙襄爲先後廉丹爲禦侮又遣謁者持

安車印綬就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

以此官名諸人並死矣

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誰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飲食。積三日卒。又名陳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莽以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之，諸劉爲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爲吏者皆罷黜其職，待除於家而曰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其祖者勿罷，賜姓王。惟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初莽爲安漢公時，詔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太后號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乃毀壞孝元廟，更爲文母起廟，獨置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簋食堂，旣成名曰

長壽宮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

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有何罪過而壞

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

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

媚太后者無所不為然愈不悅至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太后崩享年

八十四三月葬渭陵與元帝合而作溝以絕之以長壽宮為文母廟

元帝配食坐於牀下亦可歎矣後十年漢兵誅莽下文分領

總評 漢室中衰王莽肆惡由於孝元后歷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

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卒成新都脫非太后壽考為之宗主

禍或不至於此覽其起結序次天乎人乎為之三歎

禍或不至於此覽其起結序次天乎人乎為之三歎

新刻批評東漢演義卷之三

珊瑚城清遠道人重編

第九回

作符命大改邊兵

却說王莽始初折節要名，諸儒臣頌之爲周公。莽遂刻意劾仿，初秉政，卽暗遣心腹，假維越裳氏重譯來朝，後弑平帝，立孺子嬰，乃劾周公輔成王故事，及翟義討罪，又仿大誥之文，追翟義、趙鴻等兵敗，自謂得天人之助，而卽真位，似周公爲不足法，又改稱大舜，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禪於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令以漢高廟爲文祖廟，欲法舜受終於文祖也。見魁

又曰：予前在大麓，鹿至於攝假，深惟也。思漢氏三七之阨，二百十赤德

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廢所不用然自孔子作春秋為

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謂哀帝

年平帝五年居攝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

大命屬予以天下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納於大麓烈

風雷雨不迷也是時長安有女子名碧者素姣好忽發狂叫呼道中

曰高皇帝大怒速還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奔呼不已聞傾城市莽

聞急令收捕殺之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於其國至即墨攻城不克

敗走至長廣死莽恐天下豪傑舉義興誅乃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

人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其文爾雅依託古義而為之說大約言

莽當代漢而有天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五行

中以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

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二百十歲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

支、莽以重賂賄黃、支國獻生犀開王於武功、武功長孟定命於子同、梓潼縣也、荆

灑人作成命於巴岩、巴郡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佑新室者深矣、

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

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

秋七月、天重以三能、台文馬、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以鐵契、四以

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

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漸以顯著、至

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

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

鄭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復決其以龜書、哀章所作丙寅暮漢氏

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且宗伯忠孝侯劉

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既捉鬼語更造妖言新皇帝之往高廟

受命母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

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

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懼然祇畏葦然閔

漢氏之終不可濟自勉之意在佐佑助之不得從意言欲助漢室而

從其本意也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

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歡喜申以

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白天申之此之

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齋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更改名者及匈奴西

域徼外蠻夷皆印就之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

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也等大赦天下五威將

乘乾文車

畫天文象於車

駕坤六馬

坤爲北馬六地數

背負鷲

鷲雉

鳥之毛服飾甚

偉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

色數

色數木數水火數二之類也

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

之使莽又欲復古井田法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

二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

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疲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

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

馬同蘭也也制於民臣顛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

逆天心詩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汝唯不

用命者然後被此事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瘵

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

後人比屬往往入情

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

厭糟糠窮而爲姦俱陷于辜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令天下公田口

井計口而爲井田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

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

予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

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魘魅痴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莽初居

攝造貨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

是時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文曰小錢與前大錢五十

者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

大小兩行難知又屢更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

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例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買賣田宅奴婢鑄錢者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又設六筭管同主也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與民收月息自是四夷皆亂天下騷動矣且說五威將帥共七十二人分行天下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其北出至匈奴者乃王駿率甄阜王颯立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曉諭以莽受命代漢之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改璽爲章而加莽國號曰新匈奴單于章將率旣至授單于印絳詔令上故印絳單于再拜受詔通前欲解取故印單于舉腋授之

先序四威德

設在郡郡抽序北邊起

有見識

下三堂

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曰印有何
變更遂解奉上將率授單于新印亦不解視飲食至夜乃罷右率陳
饒謂諸將率曰嚮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
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
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豫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決悍也卽
取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
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言章有漢字今印去璽加新與臣
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已破
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
賂遺乃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莽不與
單于怨恨乃遣右大且粗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

送烏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會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

護但欽斬之置離兄孤蘭支將人衆自北而西過二千餘人毘畜產舉國亡降匈奴

突起却別作記序体

效西域在玉門陽關外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

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在西域近西共山高上大上悉生葱故以名

焉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

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茂三百里其水滯居冬

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源云本有三十

六國哀平之際稍分至五十餘國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

皆服役匈奴漢興至武帝事征四夷以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

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除王遂空其地始築

令鈴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

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營田，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後匈奴西邊日逐王畏漢不自安，遂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乃置都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都等種。堡。他。猶總也。使總護西北諸道。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也。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爲西域之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詳實矣。及莽遣五威將至西域，陳說符命，盡改其王爲侯，乃畔入匈奴，單于受之，與狐蘭支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車師小國名。帥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

已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侯任直等見西域頗背叛又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卽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戍已校尉刀貂護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約南將軍遙將三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盡脅略戍已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西域都護但欽乃上書告急莽大怒乃更匈奴單于名曰降奴後子氣服于威侮五行引夏書背畔四條莽制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爲元元害罪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罰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故呼韓邪單于稽侯刪子孫十五人爲單于遣中郎將蒲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

千斤雜繒千匹戲

麀

戰十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

駟傳

送

助登之長安單于聞之大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

漢、處、臣、比、葬、死、

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乃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

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單于又遍告左右部都尉諸

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

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三部將率

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五威將軍苗詠虎賁將軍王况

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狄

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蒙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誅貉

將軍王晏出張

掖及偏裨皮以下百八十八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衆郡

委輸衣糞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備以
軍法從事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候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乃
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爲十五菴將嚴光諫曰臣聞匈
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
之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檢允內侵至於涇陽
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蚊蠱盲之螫式擊之
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也少齎輕糧深入遠
戍忽守雖有克獲之功胡蠭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疲耗
匈奴亦創艾又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
築長城之固延表也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
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

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死且盡。餘糧尙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餽。釜。富薪炭重。不可勝。食糲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馬單行不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得並驅也。又善轉。旋智。更兩全。惜哉。一。

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

又胡虜莽不聽尤言，博兵穀如故，却說右犁汗王威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爲於粟置支侯蓋，匈奴賤官也，後威子助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陳欽王巡屯雲中，葛那塞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驅畜產去，甚衆，捕得虜人驗問，皆曰：孝單于威子角數爲寇，兩將以聞莽，乃會諸蠻夷，斬威子登於長安市，後威立爲烏累若鞮單于，時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勸威和親，當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以子登死恨入骨，入寇虜掠不絕，使者責問，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精民共爲寇，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威初立，持國威信尙淺，然當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遣和親侯王歙，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

綬歙昭君兒子也。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北邊自宣帝時，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攜國歸漢，稱臣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又十二部兵，久屯在邊，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乃遣中郎將繡衣執法，分鎮緣邊大郡，反各爲權勢，恐獨嗚良民，貨賂爲市，侵漁百姓，天下復困井田法。溝洫經界紛亂，廢業流離，困苦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旣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田間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迫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乃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

聖制而自井之

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先是莽以錢幣訖不行盜鑄者禁不止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而犯者益衆遂亦除其法是時上下爭爲符命取富貴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不、意、此、言、出、丁、崇、口、而、入、于、莽、耳、一、奇、絕、妙、絕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軍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兒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蹕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順承其意莽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疎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卽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悅故徙大阿右弼大司空豐託符命得

為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然時豐子尋乃作符命

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

周召故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以豐為右伯太傅

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迷職西出未行

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之妻黃皇室主者莽

女婉靜有姿色莽即真時年已十八為后數年而未通人道莽哀憐

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莽自謂土德承漢火運故云黃室猶宮

也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乃令立國將軍孫建之子盛飾將

鑿往問疾后怒莽遂不復強尋知其事而欲女美故作符命莽以詐

上天威命

得天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

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逃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

劉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

勇侯泳王邑弟左闕將軍堂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
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荼于幽州放尋於三危
殛隆於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時北邊莽以金幣彌縫故匈奴
外承順而暗侵掠莽仍志滿氣盈以爲四夷不足吞滅忽報西南蠻
夷盡反攻殺臧柯大尹周歆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大憂急遣平
蠻將軍馮茂發巴蜀健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未知勝敗
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總評 嚴尤識見超羣惜失身事莽莽之威詐殘忍豈能永久尤倘
隱處巖穴待時而用恢恢乎與管晏爭烈矣乃不識大義且不知
人雖事莽不能竟其才卒之名喪身殘悲夫

第十回

肆克淫自戕骨肉

却說五威將帥出改鉤町王以爲侯王怨怒不附牂柯大尹覺其意
設計誘邯至席間殺之邯鉤町王名也邯弟名承大怒遂起兵攻殺
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以伐匈奴兵皆不願行郡吏強迫之乃亡也
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乃歸咎也高
句驪侯騶嚴尤奏曰貉人犯法不從騶起卽令騶有他心亦當令州
郡且慰安之今猥被厚加也以大罪恐其遂叛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
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
詐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悅下書曰乃者命遣猛將
恭行天罰誅滅虜知單于名分爲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
潰其胸腹或抽其兩脅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
平安東域虜知殄滅在於漏刻此乃天地羣臣社稷宗廟佑助之福

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遮孝平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向

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

皆亂云平蠻將軍馮茂擊鉤町三年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

財什取其五益州虛耗而不克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

與庸部牧史熊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健為吏民

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

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雋是城昔見莽之宿是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

枚根自立為邛窮穀王天鳳七年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北

闕直城門屋瓦皆飛雨雹殺牛羊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

吝嗇所封輒託地理未定所與俸祿皆終數歲不得諸侯皆困至有

為人傭作者天下吏以不得俸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剋剝民脂民

太平之世亦

良英寅義平 卷二 二 司之

所不免則輕信大之過也

膏多家累千金者是歲復明六筭之令每一筭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又調一切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多爲盜賊納言馮常以六筭諫莽大怒免常官臨淮瓜田覆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爲縣吏爲縣令所寃殺母怨極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劔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徐次子等自號猛虎遂相聚得百餘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

不當死而爲宰所殺爲幸而輕殺入者罪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
以其頭祭子塚復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時山東青徐大饑寇賊
蜂起有樊崇者字細君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泰山白號三老而
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琅邪人又崇同郡逢龐
安字少子東海人徐宣字驕釋及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
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因擊莽探湯
侯田况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莽苦四夷擾亂乃
遣使者就各路赦盜賊罪欲行招撫使者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
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刀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
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株求不一民無生路故悉起爲盜賊莽大
怒免其官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連適然且滅不久莽乃

悅輒遷陞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

揚之民率皆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謂捕魚采取蔬果之屬間者國張六筮稅

山澤妨奪民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明曉告盜

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寬其租賦庶幾可以解釋安集莽聞言怒

立免興官莽假聖賢名號以竊天下誇張符瑞以矜天命故喜諛頌

而惡言盜賊然內實畏懼不自安乃親至南郊鑄作威斗以五色藥

石及銅爲之形如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故名曰威斗既

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則在前入則在御旁時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

不能克名還更遣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暉擊蠻夷太傅儀叔

士孫喜清潔掃除也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益甚莽欲遣嚴尤與廉

丹擊之尤素有智略極諫以爲匈奴且後當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

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身不能殄滅不

畏天威不用詔命貌很自臧持必不移懷執異心非沮軍議未忍致

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紱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自

莽即真旱蝗災異悉見莽皆為飾說以掩之且說地皇元年二月壬

申日正黑以為王匡考問上變事者不實欲蔽上之明是以謫見于

天以正于理塞大異焉七月大風毀王路堂莽改名前殿復下書曰

乃壬午備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恐焉伏念一句迷乃

解矣昔符命文立安莽第為新遷王臨莽幼國維陽為統義陽王

是時子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

如鬼如戲雒陽為統謂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而

未平朝見挈茵輿行坐茵褥上而令見王路堂則設帳於西廂及後

服也四人對舉而行

良莫真衰平 卷三 三 司文堂

閣更衣中

朝賀易衣服處

又以皇后被疾臨侍疾嘗以妃妾就舍東永巷王

午烈風毀王路堂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六十

圍東僵擊東閣閣向東永巷之西垣也皆被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

善園荒周到之版

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予甚憂之伏念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

正宜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惟卽

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少耗百姓苦

匱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忤營無所措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

焉其立安為新遷

音

王臨為統義陽王冀

望也

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

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二年正月莽妻死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

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嬌婉絕色莽常幸

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其殺莽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愈憂恐

會莽妻病篤臨上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字仲孫獲年俱三十

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

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會喪既葬詔司命從事收原碧等考

問具服父子同姦及臨謀殺狀莽欲祕之乃殺案事司命從事埋獄

中賜臨藥臨不肯飲莽自刺死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爲統義陽王此

言新室卽位三萬六千歲後爲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

者以臨爲太子故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乃此後不

作信順弗蒙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臨妻國師公女亦自殺是月

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

興增秩生男匡開明生女捷以侍者或有外通所生子女不能分明

故皆留新都及安疾甚莽自患無子乃爲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

臣

臣

臣

司文堂

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莽。偏示羣公，皆曰：安友于兄弟，宜及春夏

只好將就也

加封爵。於是王車遣使者迎興等，至封爲公。莽孫公明、公壽同時

病死，旬月間四喪焉。先是莽長子宇、子宗立爲皇孫，坐自畫容貌，被

服天子衣冠。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

宗姊爲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絕口事，發覺與興皆自

殺。至是莽骨肉殆盡。或曰：天實爲之。按莽生平所爲，固應如是也。是

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藏墮中，忽自出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

夏卒，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廝赤，其令廝役賤者皆衣赤。蓋莽以

五行火生土，自謂以土德承漢火運，故寶黃廝赤，欲以賤漢行也。時

望氣爲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欲示爲自安，能建萬

世之基者，於是下書營築長安城南，崔發、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

音厚

繁也。宜崇其制度，宜示海內。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

天下工匠及吏民入錢，助作者。路驛道路壞，徹上林苑中臺階，凡

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鉅

萬卒，徒死者萬數。百姓怨恨，三輔盜賊麻亂。南方連歲饑荒，羣雄競

起。南郡王常等號下江兵，南陽王匡等號新市兵，衆皆萬餘人。州郡

不能制。平原女子邊改將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惶懼，召問羣臣

擒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命在漏刻。莽知諸臣諛指而誇張符命

之術，無濟而益甚，身心戰慄，思有故左將軍公孫祿忠直敢言。素有

經濟，莽初秉政時，被莽貶逐。此時在家，弄孫自樂，事急無奈，乃遣使

者安車徵來，與預議，未知來否。下回再說。

總評 余嘗謂道在天地間，無地不見，無時不露。道學家終日講道，

反如聚訟，究無益於道也。如莽假符命以竊天下，一時上行下效，紛紛不息。至立臨一事，莽亦自覺牽強無謂，然當時孰敢面斥其非，乃有心腹陳崇對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字字誅心，將莽畢生所爲，一口道盡。」且曰：「宜絕其原，原自莽開，崇意亦欲絕其流耳。」然不絕原，流何由息？故曰：「宜絕其原。」原固謂莽，非謂水也。當面咒罵，崇固不檢，莽亦不諱，但令後世覺此片言，天理沛如報施之慘，亦千古所無。莽身未死，親戮兒女，親見發掘妻子父祖塚，燒其棺，而不知悔，猶曰：「天生德於予，扶之漸臺，猶抱持符命，威斗必至，支分節解，傳首諸宛，懸諸市，聽百姓提擊之，或切食其舌，而後已焉。」嗟乎莽，雖竊取漢天下十餘年，徒作威福以快一時，究之生無一日之安死，受縛切于切之苦，亦胡爲乎然哉。

第十一回

赤眉逞勢斬廉丹

却說哀帝時董賢專寵王莽被遣歸國及哀帝崩王太后乃馳召莽欲授以國柄時宰相孔光等皆欲媚太后以自固其薦莽爲大司馬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社稷爲重堅持不可太后不聽及莽秉權公孫祿何武皆免官退職及莽篡位祿等忠謀已盡問心無愧樂志林泉甚是消遙自在及至王莽末年天下大亂莽所用符命詐僞之術用久不靈朝中大臣皆用慣的一班諛佞之徒絕無一籌半策甚是慌獍忽然想起漢時老將公孫祿命使徵召祿欣然隨使見莽莽詢致治方略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

號令其中最尊者、但稱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轉掠求食、而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闕、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莽不悟下書責七公曰、莽分東南西北中左前爲七部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動曰以貧窮故耳、惟貧困飢寒犯法爲非、大者夥盜、小者穴偷、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耶、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飢寒所爲、輒捕擊、請治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是時劉氏宗室除歆、嘉、龔等三十二人、諂附莽者、餘外諸劉、盡廢、所在郡縣反多所侵辱、管殺甚於平民、且說長沙定王之後一人、名賜、字子琴、祖利爲蒼

梧州

太守家南陽之白水鄉頗豐裕賜父早死有兄顯任俠有豪

氣顯叔名子張一日出遇蔡陽國釜亭候長亭長醉故辱子張至不

可耐子張怒遂刺殺亭長後十餘年亭長子報仇殺子張之子焉顯

怒欲爲報怨會顯賓客劫人發覺州郡繫顯入獄殺之賜恨曰劉氏

何事人皆欺侮亭長自取死者也孽子殺焉復殺我兒尙可忍乎乃

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燒殺亭長妻子四人而逃焉兄名玄字

聖公亦結客爲報仇計聖公家有酒請游徼音徼飲賓客醉歌曰朝

烹兩都尉游徼後來用調羹味游徼大怒縛客誣數百聖公懼避之

平林平林人陳牧廖湛時聚衆千餘人號爲平林兵聖公往從之牧

以聖公劉氏宗室以爲其軍安集椽欵其安集衆軍時南方沸亂新

市人王鳳王匡常爲人平理諍訟衆遂推爲渠帥聚數百人王常成

丹張卬等一班好漢俱往相聚一日又一彪形大漢到來乃南陽湖

陽人姓馬名武字子張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匡等大喜乃共攻離

城諸鄉聚藏兵綠林中綠林山在今荆州當陽縣東北數月間相聚萬餘人荆州牧

聞知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至雲杜今雲夢湖北與戰大破之

牧敗欲北歸隨州王常等早料其敗必走隨馬武等伏路遮擊殺數

千人盡獲其輜重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

中至有五萬餘口官兵不敢向明年為地皇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

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

支黨朱鮪委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

攻隨未能下平林兵又起應之王莽聞荆楚勢大遣嚴尤陳茂擊滅

尤茂至南郡王常等與戰尤出奇兵要殺常敗走與成丹張卬等收

司文

散卒入萑路因劫掠鍾龍間

隨縣東北有三鍾山應山縣東北有石龍山

衆復振乃引軍

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遂北至宜秋

南郡

再說景尙王黨至山

東被樊崇殺得大敗景尙陣亡王黨引殘敗軍卒逃回王莽大驚遂

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出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地方勒

索供給財賄淫擄百姓萬民嗟怨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

師尙可更始殺我樊崇恐衆與莽兵亂乃皆朱染其眉以相別識故

號曰赤眉先是莽嚴敕捕賊不得言飢寒所爲故郡縣莫敢言賊情

上下蒙蔽亦不敢擅發兵惟翼平連率田况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

上者得四萬人授與庫兵刻石爲約賊至則勒兵圍守去則追勦又

收合離鄉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糧賊至無所得食赤眉聞之不敢

入界後况自請出界擊賊莽畏惡况責以未賜虎符而擅發兵以况

或能禽滅賊故且勿治罪後况稍出界擊賊亦皆破莽忌之遣使

者代監其兵况隨使入京拜為師尉凡莽所遣皆或使之大夫况士齊通乃敗矣無鹽縣

索盧覆恢等舉兵反城麻丹王匡移兵攻拔之斬首萬餘級上章報

捷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更士千餘人赤眉別校

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兵擊之廉丹曰赤眉之衆十倍

無鹽未可輕敵且我軍新拔城疲勞已極當且休息軍馬蓄養銳氣

王匡曰賊匪跳梁固未觀天朝之銳無鹽之戰已聞聲喪膽矣不乘

勝進擊一鼓成禽尙何待乎將軍倘惜勞吾當獨往遂獨引兵前進

丹見諫之不聽以匡主將又朝中權要大臣只得率部衆隨之却說

董憲山東有名好漢一枝鉄鎗神出鬼沒聞莽發兵東征正欲逞建

頭功忽見許多百姓紛紛逃難稱說王太師大兵將到沿途搜劫反

向赤眉叩頭求速進兵救命董憲大怒揮眾迎去至成昌地界兩軍
相遇各排陣勢但見陣門開處王匡金盔金甲護從校尉如雲而出
匡顧盼自雄董憲望見厥狀怒發如雷挺鎗躍馬殺去更不打話直
奔王匡匡急閃入陣校尉迎住鎗刀並舉董憲將鎗一振一個圓月
圈早已數鎗落地一連擗倒數人匡陣已亂這邊揮眾擗上殺得屍
橫遍野恰得廉丹到來抵住一陣兩邊各自回營次日董憲索戰廉
丹堅壁不出一連數日軍心稍定王匡偏是也催促催促出戰正在交兵樊崇又
領數萬人馬殺來王匡望見便棄陣而逃丹恨曰小兒誤事但彼逃
可生我逃亦死乃使吏持其印敕符節追付匡自同眾校尉捨命殺
轉是時丹兵纔存萬餘人赤眉眾十餘萬如何抵敵只得敗走追至
無鹽廉丹戰死校尉士卒盡被殺絕莽得報失色國將哀章謂莽曰

好高比

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為將，被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
 山東。莽遂遣章馳往，令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
 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鎮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衛射於中軍北
 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留高昌鹿，晨起忽
 亡其黃鉞，尋麾下士房揚素狂直，乃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
 自劾去。莽大怒，命擊殺揚。此時四方盜賊動以萬數，或十餘萬攻城
 邑，殺二千石以下如兒戲矣。太師王匡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
 窮計迫，乃議遣風俗大夫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筮之禁，卽
 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詔未發，會春陵今襄陽兵起，劉聖
 公立為漢帝。莽憂懼不知所出，然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進所
 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為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

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閒，成同牢之禮。於上西堂，備和嬪

美御，凡百二十人封皇后。父諶為和平侯，拜為寧始將軍。諶子二人

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乃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

靜無塵，其夕谷風迅疾，從東北來，辛丑吳之官日也。奕為風為順，后

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禮曰：承天

之慶，萬福無疆。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

豐茂，庶草蕃殖。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曰：與方士於後宮

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識者曰：

張南方宿也，星孛於張東南行，仰翼軫之分，翼軫楚地，是楚地將有

兵亂。時楚地起兵者，新市、平林、下江諸路，雖相聚，人馬皆以萬數。然

當不住，嚴尤宿將，勇而有謀，故皆不能起勢。却惱了一位英雄，其人

自王莽篡位以來常憤憤不平志存恢復不事家業傾身破產結交天下雄俊以圖起創大業於是部署賓客崛起雄師滅莽與劉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總評 莽所爲似是天奪其魄然確是莽之性情此性命分別處也天人交關處也學者最宜着眼識此自處理無遺

第十二回

齊武興師誅甄阜

這英雄姓劉名縝

演

字伯升乃漢景帝之後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

春陵節侯買買生鬱林

今廣西彬州

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

令欽欽娶同郡樊重女字嫻都嫻都性婉順自爲童女不整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兄弟少孤養

於叔父良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

於縣舍光武將生欽以令舍不顯開宮後殿居之時有赤光照室盡

明知晝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

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字文叔明年方士有夏賀

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

不知却應在光武却說伯升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幼學長安見莽

逆痛恨回家破產結客時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乃召諸豪桀計

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始天將滅莽正復

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發舂陵子弟得數千人部

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時文叔在宛陽府初伯升賓客劫人文叔素

謹厚乃辟吏於新野鄧晨家晨字偉卿娶文叔姊元嘗與伯升及文

叔俱之往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讎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文叔戲曰何以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文叔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文叔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時會宛少公之言行當應耶文叔笑不答至是南陽旱飢而文叔家樹豐收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聞文叔至大喜遣人迎之通字次元父守好星歷讖記爲王莽宗卿師通亦補巫縣丞有能名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父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嘗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有從弟軼籍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以謀大事通笑曰是吾意也卽遣軼往迎文叔先是

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醫而難使伯升殺之文叔恐其報怨不欲與
軼相見軼固請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乃許往而意不安乃買半甬
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掘手爲歡得半甬刀謂曰一何武也光武
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其語移日因言讖文事文叔初殊不意未敢
當之時守在長安文叔乃微觀通曰卽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
自有度計度也矣因復備言其計文叔既深知通意遂與定謀於是乃
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文叔年二十八遂將賓客
還春陵及至伯升已會衆起兵矣初諸家子弟恐皆逃亡自匿曰伯
升殺我及見文叔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伯
升於是使族兄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等西擊長
桑文叔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

財物不均，眾志恨欲反攻。諸劉文叔、欽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

悅進拔棘陽。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時守本縣。長聞漢兵至，以

棘陽地小，乏兵不足與敵。徒多殺傷而長敵勢遂將家屬奔投前隊。

音遂大夫甄阜、卓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漢既拔棘陽，

因欲攻宛。兵至小長安，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邱賜。莽置六隊郡

職如太守，每隊置屬正一人，職如都尉。正領大兵殺來，兩下結成陣勢。這邊廖湛出陣，

只見對陣旗門開處，一將殺出，正是岑彭。身長九尺，紫面長鬚，絳袍

金甲，如天神一般。手提偃月大刀，廖湛未經大敵，一見早已心怯。交

手數合，便支持不住，撥馬回走。岑彭趕上一刀砍去，忽一騎飛至，一

枝方天畫戟到來，將刀架開。岑彭用力過猛，反在馬上一幌，喫驚一

看，只見那人面如活蠟，鬚若鋼針，身軀比自己還約長數寸。彭喝曰：

來賊通名那人笑曰王莽乃篡國逆賊親弑平帝天下皆知汝輩皆

何是好人妙語

賊黨助賊荼毒萬民者也反指人爲賊乎我湖陽人姓馬名武我看

妙極

汝一表非俗何不與我共誅殘暴乎岑彭大怒舉刀便砍二人戰到

數十回合不分勝敗天色已晚各自回營次日岑彭出陣朱鮪不待

令下便提鎗殺出纔五七合便覺招架不住陳牧王匡雙騎沖出岑

彭望見一刀劈下朱鮪急閃刀頭起去恰到王匡面前王匡雙劍急

抵回手一鋼打來岑彭輪轉大刀已照陳牧馬頭削下陳牧却開劈

極高岑彭出巨

面蓋還一斧岑彭性起大刀輪動如飛遇空便砍是日大霧迷空岑

彭騎的是上陣好馬轉折似電來去如風三人攢一大費招架陳牧

早被打落一斧敗回陣去馬武大怒急提戰出陣岑彭一見便撤去

好轉折周到

二將來戰馬武有游卒報與甄阜阜急傳梁邱賜曰岑彭獨處多時

力乏矣。今當趁此密霧，大兵掩殺，可獲全勝。賜一稱善，遂拔營前進。岑彭見大兵捲來，乃撒了馬武一馬斜刺，飛入漢營，逢人便砍，殺得漢兵四散去營而逃。慢天匝地，皆是莽兵。先是伯升諸將家屬都相携欲詣宛，至是伯升姊元弟仲及叔父良之妻子族兄嘉之妻子皆遇害。文叔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提上馬，與其騎而奔。後來伯姬配與李通爲妻。此次大敗，殺傷甚多。伯升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闔營傷妻痛子，哭聲振天。忽聞南陽誅殺李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帝通父守已出長安，會甄阜上通起兵狀，追回守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痛得李通一衆，踴天躡地。又聞新野宰汙池鄧晨宅焚其冢墓，文叔族兄劉祉字巨伯，乃春陵康侯敞之子也。兄弟相率從文叔時，甄阜收其家屬，繫宛獄。是時祉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

妻子衆人大哭。咬牙切齒。要進兵報讐。洩恨。伯升收淚勸解。一翻。因私謂春陵衆曰。今日之慘。木石傷心。若等見新帝平林中。情乎多爲面慙。同痛者不多人。彼見我敗。意欲解去矣。勿妄動。我當取下江兵。以圖萬全。遂同文叔李通。徑至宜秋軍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王常出見。伯升曰。漢家制度。聖聖相承。天下富庶。祖宗數世不見兵革。徵役之苦。厚澤及民。淪肌浹髓。獨以元后故。王氏四世擅權。擾亂天下。至葬賊誅戮忠良。滿佈牙爪。弑平帝。掘后陵。窮兇極惡。假造符命。以篡天位。制王田。改錢幣。設六筮之禁。啓四夷之兵。次著莽罪近復徵淑女。營九廟。竭民脂髓。加之慘戮。方今四海鼎沸。正姦賊喪亡之秋。凡有血氣。莫不劇心剔目。思復漢讐。況續帝室宗親。痛明堂之不祀。逼衽席之未安者乎。前者振臂一呼。英豪環集。祇以合

從未就指揮不閑。且前隊之衆，數倍我師，致有小長安之敗。然天心未嘗厭漢。大事誠有可圖之機。方今邊境未安，青徐掣肘，誠欲得足下之衆，并力取宛，以作根基。然後遣將分略定陵、昆陽，以定潁川。據有洛陽，三輔不足圖也。爲天下除害，定千秋之業，足下其有意乎？王常大悟曰：「常一匹夫，昧於淺近，忽聞君子大論，快若撥雲霧而睹青天。乃者王莽篡弑，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賢昆弟英姿雄概，又劉氏宗室，眞我主也，敢不出身爲用，輔成大功。」伯升大喜曰：「如事成，豈敢獨享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向丹，叩言之。丹叩負其衆，同日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曉說其將帥曰：「往日成衰，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旣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

得以起勢。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滅。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是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謀。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佑吾屬也。却說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為弟報仇亡命。命者名也。言脫其名籍而逃亡也。江夏久之。與王鳳王匡等。

起兵雲杜綠林中。常慷慨有大節。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

及聞常此言。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常即

率眾歸漢。人馬正行。忽見迎面塵起。有數百大漢闖來。成丹迎去。大

喝曰。不知死活之徒。見大軍到來。不遠避。成羣何往。速卸衣物。免汝

殘生。只見眾中一枝畫戟行動。一人分眾而出。背負鋼鞭。隨將手中

先寫戟

大寫手

又不用戟

戟付與從人成丹一見以為亭長來搆不待開言舉鎗便刺其人一

手將鎗接住一扯成丹跌下馬來急掣劍來鬪二人鞭劍往來數合

之間劍已落地成丹被擒這邊王常聞報早已赶到便問來將名姓

將何為者其人曰我姓臧名宮字君翁潁川潁縣人少為縣游徼因

見四方擾亂亦欲自建功業聞下江中有王顏卿者願往見之以商

去就王常不待辭畢便去鎗下馬揖曰王常即某便是此成將軍丹

也宮急放丹起先向丹謝罪然後各訴衷懷大喜遂同往棘陽進發

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伯升於是大饗軍

士設盟約休養息兵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先是甄阜

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水臨泚水阻兩川閒為

營絕後橋誓眾曰不盡滅諸寇不還渡此伯升得其情於是襲藍鄉

盡獲其輜重。明日漢兵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邱賜。先屬付馬武曰：汝與岑彭對敵，當詐敗，引彼遠追。阜軍去，彭餘子不足數也。馬武領令出馬，却說前秋抄是日晨早探卒報與甄阜，漢兵夜劫藍鄉。新合下江兵，軍勢甚張，輜重盡去矣。阜大驚，忽報漢兵大至，馬武討戰，甄急令岑彭應敵。囑曰：不擒馬武，毋生還岑。得令出馬，見面便砍馬武提戟一攔，岑彭性起，一連幾刀，如撥風驟雨。馬武借勢敗下，落荒而走。岑彭那裏肯捨，追下十餘里，看看赶上。馬武回頭喝曰：君然不可欺人太甚，仰面便是一戟。兩人大戰，不分勝負。話分兩頭，且說王常與梁邱賜交戰，臧宮急欲建功，大喊曰：我等衝陣去也！一馬衝入敵陣，橫戟迅掃。近者立亡，但戟到處，便兩邊分開。敵卒紛紛倒地，這邊成丹看得火發，一枝鎗又飛入陣，兩人亂掃亂刺，如入無人之

境梁邱賜見自己陣勢已亂，心頭一慌，被王常一鎗刺死。先是伯升

見岑彭追趕馬武，便揮衆殺出。甄阜急令放箭，伯升連衝幾交，不能

筆筆周到

近將有兩個時辰，忽然王常等追殺梁邱賜敗卒，如潮勢壓過來，將
阜陣腳衝動。甄阜大驚，急提鎗出馬。伯升諸人一見甄阜出來，怨氣
衝天，不由分說，李通兄弟及諸劉人人上前，將阜攔住，大罵逆賊，助
莽爲惡。如何亦有今日！阜張口戰慄，早被伯升一鎗搠下馬來。刀劍
並下頃刻，尸分萬斷，可憐阜軍十萬，伯升一衆寥寥，多被甄阜殺戮。
人人痛心，恨不得一刀切下兩顆頭來，儘量追殺。那邊却阻着潰淳
水，真不逼渡此矣無橋無渡，先逃到水邊的，都被後來的一層層擁下水去。岑彭被
馬武纏得人困馬乏，又恐大軍有失，只得敗回。勞面遇着李軼，圍了
數合，李軼敗下。彭亦不趕，只望人馬厚處尋殺。却遇劉嘉當住岑彭。

性起一刀劈下劉嘉一刀架住說道君然尚欲何往莽賊惡滿天意

寫水彭處處用伏筆

與劉今甄阜等已死何不歸漢豈君然之明尚不知王莽為篡竊之

逆賊耶岑彭見四面皆是漢兵諒來甄阜已死不敢戀戰虛劈一刀

慘然神往一筆雙寫

拍馬便走劉嘉駐馬橫刀望之頃刻不見未知岑彭逃往何方下卷

再叙

總評 王莽篡位後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當時便

有以貨泉字為白水真人者又書載光武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

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而圖讖早有劉秀當為天子之言上

者受命信有符乎則莽之假偽亦祇為真人先毆耳

新刻批評東漢演義卷之四

珊瑚清遠道人重編

第十三回

關昆陽南郊哭天

却說漢兵泚

比

水之戰，斬阜，賜盡覆其軍。伯升乃普衆焚積聚，破釜。

鼙鼓行向宛進發。次日至涪陽，恰遇嚴尤、陳茂，因問阜。賜軍敗，引兵。

欲先據宛。伯升知是嚴尤到來，謂衆將士曰：「此翻交戰，不比泚水之。」

師嚴尤宿將，隊伍整鍊，未可輕進，兼須防其分兵衝突。於是做鄭魚。

麗陣，分爲三軍。新市衆爲右拒，自牽下江兵爲左拒。平林衆居後，作。

中軍。被見我軍分爲二，必先趨吾左，以爲吾左軍動而後分一翼以。

趨吾右也。吾左軍既闕，右軍不俟彼出，先犯其中壘。彼兩將俱出而。

見其宜變乎

卷四

一

四七

後以中軍壓其大營先偏後伍弓弩彌縫迭進必破尤茂矣分遣纒
定莽軍已至嚴尤親出伯升令王常出敵正在交鋒這邊馬武大喊
王莽篡賊惡貫滿盈不盡殪意其瓜牙更待何時提戟殺入敵陣陳
茂急將陣門變開掉鎗來戰馬武才五七回合便支持不住這邊王
鳳王匡朱鮪一齊殺出陳茂大驚恐被攢殺急棄陣而逃嚴尤亦被
臧官及諸劉掩出幾乎被擒棄軍落荒敗走這回大勝又斬首三千
餘級乃號聖公爲更始將軍伯升遂獨率舂陵衆進圍宛却說嚴尤
陳茂二人逃回南陽上本告急王莽素聞伯升名閱奏大懼下詔有
能捕得伯升者封爲上公食邑五萬戶賜黃金十萬斤又令長安中
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墀音準射且起射之音準射又詔太師王
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閔揚州牧李聖王所

部州郡兵迫勦青徐盜賊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

王巡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迫勦前隊

南陽醜也

虜皆明告以來降者不殺信若丹青若復迷惑不解散則皆并力合

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爲虎牙將軍時東指則反

虜破壞西擊則逆賊糜碎此乃新室威實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將

說大話賊人

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剝絕之矣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

人分行曉諭天下囂等旣出因逃亡焉伯升旣至宛只見四門緊閉

伏筆

城頭旗幟鮮明鎗刀密布伯升大怒親杖劍執盾向城大喝曰王莽

以外家世權忘恩背德弑平帝囚孺子以詐僞盜漢天下復荼毒生

民方今人人思漢切齒姦賊吾以漢室宗親爲平帝誅賊爲天下除

害所至歸心何汝彈丸之城敢抗義師吾嘗斬甄阜於泚水敗嚴尤

於清陽阜尤之兵甲非不多也將非不智且勇也然卒失其謀而喪其堅利者何也以所事者賊所用者威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耳覆車匪遙請試思之授首屠城後悔無及只聽得城樓上大聲曰伯升欲效酈生以三寸舌下齊城耶吾知守城耳無多詞費伯升視之其人長鬚紫面恰是岑彭原來岑彭那日大戰身被數創見甄阜全軍已覆只得逃身歸宛與前隊貳師嚴說其守宛城伯升正欲開言見岑彭彎弓搭箭射來伯升勒馬急退乃分兵四面攻打弩石灰餅守禦甚固連攻數日不能下伯升怒甚圍之絕其采樵時平林新市衆俱在清陽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衆雖多而無所統一於是諸將會議欲立劉氏以從人望王常與南陽豪桀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諸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

其守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至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
百數十字處已存心審時料專上。從前非慮周萬。世無善不備。
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
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
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
勝項籍卽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
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
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
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
之議不得有二朱鮪復大聲曰張將軍之言是也衆皆從之遂設壇
塲於清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時二月辛巳聖公卽帝位南面立朝羣
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

諸將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

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文叔爲太常偏將軍

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云諸將分頭循城略地伯升攻宛王常劉賜

循汝南平林後部攻新野文叔與鄧晨馬武城宮等循潁川一路軍

兵正行忽見數十人迎軍求見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量願充行伍

此人姓王名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父爲決曹掾霸亦少爲獄吏

性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至是率賓客上謁文叔大

喜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文叔循昆陽定陵鄗皆下之諸

豪傑皆聞風歸附棘陽馬成字君遷襄城傅俊字子衛皆有萬夫不

當勇文叔以馬成爲安集掾傅俊爲校尉一路多得牛馬財物穀數

十萬斛轉送宛下莽聞光武攻下諸縣大驚乃遣大司空王邑馳傳

之洛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命邑得顛封
爵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初莽招募奇技猛士明兵法者
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用斗糧服食藥
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敵營莽試之見取大鳥翮爲
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輒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
取其名以耀天下至是各持圖書受器械以備軍吏多齎珍寶傾府
庫以遺邑時有奇士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諸虎豹
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
十二萬人餘者在路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文叔
好大膽將數千兵迎至陽關諸將望見尋邑兵盛大驚盡反走馳入昆陽皆
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文叔議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疆大并

力擊之功。度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一破。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其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文叔笑而起。會探馬還。言大兵且至城矣。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驚惶。無錯。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文叔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王常別循汝南沛郡。還至昆陽。城中有八九千人。文叔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同王常守城。至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宋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時北軍至城下者。且十萬。文叔等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文叔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難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時嚴尤。陳茂亦至昆陽。見尋邑。縱兵圍城。進曰。昆陽城小而堅。今稱尊號者在。亟宜函進大兵。宛敗。昆

陽自服矣。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過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輞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乞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可如兵法，令得出逃。邑自以爲功在刻漏，不聽。尤言：夜有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己卯，文叔發鄆，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自將天意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大笑曰：此亦稱寇，何足血吾好大膽。又於是自將萬餘人行陣，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文叔一見，死馬單刀奔入邑陣，如入無人之境，頃刻斬首數十級而還。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

請助將軍文叔復進、賊宮戟、王霸鎗、李軼鉄鞭、馮孝任光長桿、刀馬武宋、佻畫戟、傅俊丈二矛、並諸將校二十餘人、隨着衝殺、只見邑軍紛紛落馬、諸將膽氣既壯、勇力倍增、所向披靡、殺得尋邑隊伍大亂、却退城下、大軍無令不敢擅離、相救聽憑、諸將殺個盡量、這邊馬成見漢將大捷、揮動數千人馬、大喊砲下兵到矣、時伯升拔砲已三日、而光武軍中尙未得知、蓋亦虛張聲勢云、馬成驅兵掩殺、文叔顧謂諸將曰、趣此殺將去也、諸將大喜曰、願從、文叔舞動大刀、帶衆衝入中堅、凡軍中軍將最尊居中王尋接住、廝殺不四五合、被文叔攔腰一刀、斬爲兩段、諸將殺得性起、逢人便砍、便刺、王鳳、王常、聞得喊殺連天、急登城樓一望、只見漢兵所至、如風捲殘雲、二人大喜、急率衆開城、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王巡、沙、儻、儼、

矛刺穿頭後帶下馬來王霸正在廝殺只見天神般一將趕殺漢兵紛紛退下却是一員步將比騎馬的還高出一頭手執鉄棍見人便打無人敢與交手王霸望見大驚料是巨無霸急斜刺一馬走開將鎗用膝押住背上取下硬弓拽滿迎轉一箭射去正中巨無霸左眼

以弱敵強妙甚

巨無霸大怒拔出箭提棍如飛趕來霸又發一箭射中其頸方纔立

奇士寫得出

住了脚將棍倚在胸前兩手叉開似乎仍要拔箭王霸諒他已無能

得生矣拍馬復望人多處殺去王吳同李軾廝對臧宮恰到一戟刺

去王吳急閃被戟枝搭住肩甲拖下馬來李軾一鞭疾下頭顱漿迸

賊害之臣等殺

王邑魂飛魄散急欲逃生却遇馬武纏住數合之間招架不住諒來

無可脫身恰好嚴尤尋到敵往馬武嚴尤又敗走追下二十餘里馬

武不捨只得棄馬竄入亂軍中正殺得天昏地黑忽然大風大雷屋

瓦皆飛雨下如注、池上川漲溢平地水深數尺、文叔急令馬成王

常招集軍衆、分頭追殺、敗軍百餘里間、尸橫遍地、走者奔殪、音意相

騰踐士卒爭逃、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陳茂嚴尤輕騎乘死

人度水、威督之、臣亦安其威而失其衝矣得性命、光武這回大勝、殺奔兵數十萬、斬上將數十員、盡

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殺僵栗虎豹、以響士卒、却說光

武身長七尺、光武出身却在汝南、汝南、汝南、補序妙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稼穡、幼之長安、受尚

書於中大夫盧江許子威、略通大義、初無大志、嘗為春陵侯家、訟逋

租於嚴尤、尤奇其貌、時宛人朱福亦為舅、訟租於尤、尤止車獨與光

武語、不視福、光武歸、戲福曰、嚴公寧視卿耶、其意似得嚴公一盼、為

榮及嚴尤至昆陽、聞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

者耶、何為乃如是、又初至長安、見執金吾、巡官車騎甚盛、因歎曰、仕

外官

宦當作執金吾妻當得陰麗華蓋南陽新野人陰睦之女也初適
新野時聞其美心悅之故云至是遂娶得之時年十九且說王邑大
敗數日閒只收集得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間之震恐盜賊
並起多用漢年號又聞漢兵言莽鳩殺平帝莽乃會公卿以下於王
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涕泣以示羣臣又命明學男張邯
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
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爲伏戎
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先是衛將軍王涉
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爲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
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廬
語論星宿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

何不信涉也。歆因為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莽小時

被病功顯君。莽母素嗜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

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

宗族。不然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為侍中，五官中郎將，莽

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同謀，欲即發事。歆

曰：「當待太白星出，乃可。」董忠以司中孫伋亦典兵，復與伋謀，伋歸家

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陳邯，邯欲告之，伋懼與

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忠方講兵，都肄。異護軍王咸謂忠謀久

不發，恐有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

莽令帶懽責問，皆服。遂格殺忠，收忠宗族，以醇醪毒藥，尺白及糞

糞，棘并一坑而埋之。

中中郎將更爲中散大夫、莽兵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呼邑與計議、邑到以爲大司馬、莽憂懣不能食、但飲

酒、陷鰓

鰓、何苦做其賊、自令寢食不安

魚、閱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枕矣、一日閱報、前忠武侯

劉望起兵、略有汝南、嚴尤陳茂旣敗、昆陽同往歸之、望遂稱尊、析人

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

析南陽之縣

析宰將兵數千屯郟亭、備武關

、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鄧曄自稱

輔漢左將軍、于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

遂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

宏農之縣

、莽愈不知所出、崔發因言、周禮及春

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逃而後笑、宜呼嗟告

天、以求救、莽自知事敗、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

天旣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卽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

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

贊應氣求極一時之盛

旦夕會哭，為設飡粥，其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十餘

人，董憚領之。一日，又報隴西成紀隗崔兄弟，其劫大尹李育，以兄子

此是眞哭

案前

隗囂為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大哭曰：「是前遣賫詔曉諭天下

者，耶！何亦至此！未知是否。」下文分解。

總評：劉伯升器宇彷彿高祖，志度宏遠過之，機警不及耳。涇水之

議，志高慮遠，自足千古。光武沉機先物，似有天授。昆陽一戰，鴻業

已基。一時智勇之士，咸會風雲，迭興奮起，豈偶然哉！

第十四回

搜漸臺宛市懸首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少仕州郡。劉歆引用為上。

縣名

莽置九卿分屬三公

每一鄉置大夫三人，葬地。皇三年，遣囂等賫詔曉諭天下。囂見莽將
一大夫置元士三人。敗乃亡歸鄉里。囂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間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
是乃與兄義及上邽規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兵
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縣，殺莽鎮戎大尹
而崔廣等以爲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以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
推爲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
乃敢從命。衆皆曰：諾。囂既立，乃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爲軍師。望
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人，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
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
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
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

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祝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於庭牽馬操刀奉盤錯鍤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神明殛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鍤匙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鍤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薶埋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

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節監

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悔天

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欺惑

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大風毀王路戲弄神祇非請

堂立臨爲王

叔父子僑

欲來迎我

歌頌禍殃

作告天策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

然所共聞見今畧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禍福之應

各以事降莽明知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

每莽

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

昔秦始皇毀壞諡法以一二世欲至萬世而莽下

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

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絕地絡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規錮山

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塚河東攻劫邱壘此其逆地

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

小使車赤轂

奔馳法冠御史柱後冠也晨夜冤繫無辜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

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灌以醇醢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名月易

莽州

郡官名改無常乃至歲復變更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

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
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宮主鑄錢官
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旣亂諸夏狂心益悖北
攻強胡南擾勁越西侵羗戎東摘濊貊使四境之外竝入爲害綠
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罰之所陷饑饉之
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流
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
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
劉歆衛將軍王涉子根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
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
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

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橐弓卧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右檄數莽罪惡、萬於桀紂、且無虛辭、云、器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器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聞長安中亦起兵誅莽、器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且說伯升攻宛、數月不能下、城中食盡、百姓環告岑彭、彭不得外郡之息、耗思死守、徒殃百姓、乃出降漢、諸將恨極、咸欲誅之、伯升曰、守城職也、降以救百姓、義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遂請於更始、封爲歸德侯、更始遂入都之、先平林衆攻新野、新野宰潘臨、威信

素著能得衆、攻之不能下、宰登城言曰、母恃力、但得司徒劉公一信、則自願下耳、及伯升軍至、卽開城門降、伯升五月拔宛、六月光武破王莽王邑兄弟威名益甚、由是更始君臣小人不可共事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令早決也、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詔事更始貴將、朱鮪等也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須防之、又不聽、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陣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屬南郡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

并執伯升，卽日遇害。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與爲督。

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爲齊武王。此是後話。光武旣納陰后，因復引兵。

循下潁陽，乃略父城。父城人馮異，字公孫，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

得揚雄孔光輩直不謙一字者

兵法，時以郡掾監五縣。漢兵起，與父城長苗萌共守城。光武攻之不

下，屯兵中車鄉。異間出徼行，視屬縣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

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其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

疆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大喜，異歸謂苗

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

誠見皆從好讀求

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會傳伯升

爲更始所害，光武大驚，隨笑曰：「吾嘗謂伯兄姓剛，不可涉世果遂至

天性作用

此君臣之間，豈同草莽，可自任其天性耶？」語畢，無悲容。諸將大怒，曰：

更始何人哉。惟知伏草莽中。擄掠人財物。劫人婦女者耳。微將軍兄弟。猶在綠林叢藪中。不爲嚴公所誅戮。亦云幸矣。何有今日。劉司徒以國賊未滅。謙退未遑。聽彼侈然而稱帝。不知感愧。反敢嫉賢妒功。至此無知賊子。將置將軍於何地。彼朱鮪者。賊性未除。李軼尤諂佞。反覆小人不盡寸磔。窄之不足以舒人意。請助將軍擒此數賊。不須昆陽城下半功也。光武大怒曰。更始旣立。則名分所在。誰敢顧私報復相尋。天下安有寧日。若輩敢造反。請先試吾劍。嚇得衆人低頭無語而退。少閒。臧宮請私見宮。入見光武。搥胸飲泣。半晌哽咽不能言。宮再三弔慰。乃曰。今事未成。兩兄俱喪。秀幼孤。何以獨生哉。竊念死者不能復生。讒賊終當自敗。方今王莽未敗。誠恐自攻有誤。初志而詒天下笑也。宮曰。然則詣宛將何如。曰。以釋其猜忌耳。宮曰。設有變。

四○字○獨○見○趙○越○千古

有真性○人乃有真作用

乃見○所見皆同

早已○現定

須慮之光武曰得君翁等相隨雖百萬軍何懼況吾以兵往子但秘
之勿洩遂起行先潁陽縣吏祭秦遵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
下史遵字弟孫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喪母負土起墳
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旣而皆憚焉時馬成已
調守邾令王霸以父年老念之還休鄉里從行者只臧宮傅俊任光
丁綝呂宴祭遵馮孝鈺姊期等十餘人鈺期字次況潁川邾人也長
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
里稱之光武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旣至宛謝司徒官屬朱祐等迎
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自慚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
武信侯更始乃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

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聞漢破莽兵百萬於昆陽、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莽大怖恐、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出而納其妻子於宮中、以爲質。後此不枝心矣。至齊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殊愛惜之、賜九虎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鬪意。九虎至華陰、遇于匡、領數千人欄住、挑戰破其一部。鄧曄却將二萬餘人從闕焚、鄉南出棗街、又北抄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內二人詣闕歸死。莽殺之。四人遂逃亡。其三虎收散卒保京師倉、漢兵至、鄧曄開武關迎之。李松遂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乃以宏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

北度渭入左馮翊

音平亦

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

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敗走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

至頻陽所過迎降大姓櫟陽申碭下邳

規

王大皆率眾隨憲

嚴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

音周

王扶陽陵嚴本杜陵

屠門少之屬眾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睦以爲京師小小

倉尚未能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卽引軍至華陰造攻

城具以待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

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器殺

猪飲共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史謙將領度渭橋皆走

散謀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塚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

照城中或謂莽曰城中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爲衛門置

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張邯巡行城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薨懼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獲，葬得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葬。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呼相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闕。大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室主焚死，葬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官人婦女啼呼曰：「當奈何！」時葬紺約均服，帶璽鞞，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拭式於前，日時加某，葬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子，漢兵其如子何！」葬時不食，少氣困極矣。三日庚戌晨旦，羣臣扶掖葬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就車之。宣着眼則到，得時得勢，時不至，妄為後悔無及也。甲傳將一孺子下殿，會幾何，時漢書到此，等處最。

疑是九虎之妻一疑

軍衆入殿中呼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至圍數百重臺上亦備弓弩稍稍矢盡無以復射則短兵接戰王邑薨

等戰死莽入室下舖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王參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

八子綬因問吳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就趨往斬其首軍人

一知、新、否、汝、以、毒、刑、殺、人、時、不、知、也

身裂莽身支節肌骨數十人嚮切分之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

憲報上下遺一舉

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屬焉止宿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

日癸丑李松鄧睢入長安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

多挾宮女建天子旗鼓收斬之傳莽首詣宛而又始懸其首於市百姓

憤說味、心、活、其、舌、味、必、臭

共擲擊之或切食其舌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先嚴

尤陳茂降劉望望以嚴尤爲大司馬陳茂爲丞相十月遣奮威大將

軍劉信擊殺望并誅嚴尤陳茂岑彭從朱鮪擊揚州格殺李聖孔仁
將其衆降已而悔拔劍自刺死淮陽定鮪薦彭爲淮陽都尉郡縣皆
舉城降天下悉歸漢矣更始將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
修官府於是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更始定都遂以劉
賜爲丞相却說申屠建嘗事崔發學詩建入長安發投降見發猶時
時稱說符命建恐惑衆送發詣丞相府劉賜問曰汝葬所封說符侯
也新井石牛等事果天告帝符抑亦人爲之乎發不語賜曰汝以善
解說符命取封侯今不直對先斷汝舌左右擒倒毀其齒發急曰大
抵皆取富貴者所爲耳一時附和實繁有徒人皆爲之吾敢不爲耶
賜曰然則葬起九廟時葬與汝富貴已極汝與張邯何復諛之以爲
宜崇其制度令萬世後無以復加糜有用之財死無辜之衆徒竭脂

隨無益功名亦樂爲之又何意也。世間諂佞小人侮聖人之言爲斯
文之玷。若谷、永、張、禹、楊、雄、孔、光之徒，生固不榮，死猶遺臭。今劉歆、哀
章、張邯等已就誅戮，死將及汝，鬼如有靈，爲問永、禹、雄、光等曰：寵祿
幾時富貴安在？雖漢室當衰，故有妖孽，然汝與數輩皆號爲儒者，死
或有靈亦知愧悔否？發大哭叩頭乞命，賜曰：天地之大何難容汝。但
汝素有虛名爲德之賊，不斬汝恐小人得生。又將逞其故態，搖唇鼓
舌以惑天下，且令人謂讒佞竟無慘報，殊不足以示後世也。遂拖赴
市曹行戮。史譔王延、王林、趙閎亦降，而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
侯，申屠建旣斬王憲，又揚言三輔人大黠，共殺其主。於是吏民惶恐，
皆闕去，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乃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
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

先教莽哭此時自哭

既昧心又說壞話

唐人自擾之

漢書卷九十九 王莽傳 九

將過皆冠幘

古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

而服婦人衣諸于繡褊

大掖衣如今之半臂

莫不笑

之時有知者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恐禍及奔入邊郡避之及見

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

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官館一

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

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即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

俯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擄掠得幾何左右待官皆官

省从吏各驚相視李松與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

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陶王

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

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

賜不封文叔意便

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中郎將爲平氏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陽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驃騎大將軍宋佻爲頓陰王。尹尊爲郾王。准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爲左大司馬。劉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循河北。未知所使。劉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疑不決。賜深勸之。乃拜光武爲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未知如何。下文再叙。總評：伯升乘風拔起，豈游俠下客之爲哉。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

先成於敵人。赦岑彭以顯義。足以見其度矣。乃志高慮遠。而禍發所忽。惜哉。臧文仲謂魯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蠶蔡有毒。蓋謂此也。若光武之動心忍性。其得處患難之權歟。王莽始起。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動見稱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遭成哀德昏。又以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使莽於斯時力行仁義。反其虛僞。久假而不歸。安見其非仁義耶。田成子弑其君。而盜其國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是竊其國。并竊其治國之法。故身有盜賊之名。而世享成莊之安。乃不知出此。自速其敗。是則天意若或使之。而亦人爲之也。蓋其沼慢也。天虐民。用其威詐。使毒流諸夏。亂延蠻貉。是以四海之內。翫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起。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然令天下城邑爲墟。

邱壠發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殊塗同歸。俱用滅亡。班生云。紫色開。蠅聲淫。餘分閭位。言莽下得正王之命如。聖王之驅除云爾。歲月之餘分爲閭也。

第十五回

渡滹沱神人指路

光武既渡河而北。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郡守也。長吏縣令三老鄉官官屬

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武帝置刺史察州。成帝更名牧。輒平遣囚徒。除

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故趙繆王

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光

武不答。去之。真定林於是乃詐與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輿立郎爲

天子都邯鄲王郎一名昌邯鄲人素爲卜相畧明星歷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劉林好奇數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時長安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煽惑燕趙間林等疑惑會說光武不用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求計也共立郎時傳聞赤眉將渡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戒止於故趙王宮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循下幽冀移檄州郡日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也共遭趙氏燕飛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刑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

南嶽詣劉爲其先驅。朕仰觀天文，乃興於斯。以今月壬辰，卽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爲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與義兵，咸以助朕。皆嘗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計行在所。天子所在。翟荆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留。未觀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煬，傷也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願以百姓思漢，旣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初光武北渡，只帶潁川兵千餘人相從。諸將有疑期祭遵，未佐馮異。先是光武還宛，守潁異仍守父城。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卽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萌爲從事。從至洛陽，時王霸在潁陽，聞光武過潁，請其

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光武既為大諫馬以朱佑

為護軍霸為功曹令史先賓客從霸來數十人至是稱稱引去光武

謂霸曰穎川從我者皆逝也去也而子獨留當努力疾風知勁草又有杜

茂者字諸公南陽冠軍人聞光武義來歸馬成先為光武安集掾後

調守今汝州縣鄭令光武討河北即棄官步步行追及隨征却說

光武自伯升之敗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間淚痕

狼藉獨馮異察知嘗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

闚進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

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

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立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

惠澤光武深納其言至邯鄲遂遣異與姚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

存。鰥。寡。亡。命。自。詣。

自來者

除其罪陰條

暗條

二千

要

長吏同心及不

附者上之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

光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

及漢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薦舉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

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

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然則欲何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

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與閒也語禹進

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

號者前破長安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

人屈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

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

司

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

萬民之命以公而慮也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

號龍安

邳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忽報傅俊到光武曰傅子衛已歸穎

川今亦爲吾來耶初光武循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爲校尉襄城

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及從破王尋後又別擊京密破之乃遣歸穎

川收蕤家屬及上謁使將穎川兵於是大衆北行至下曲陽和平卒

正邳彤舉城降復以爲太守彤字偉君信都人父吉爲遼西太守王

莽分鉅鹿爲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爲卒正也光武留止數日忽報

有騎都尉至光武驚疑延入其人姓耿名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

父艾爲王莽濟平尹莽改定陶國曰濟平純學於長安王莽敗更始使舞陰王

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

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乃得見，說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軼亦非九下純自危，懼不終，而况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竒之，且以其鉅鹿大姓，乃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聞光武至，卽謁見。光武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疋，光武乃留純於邯鄲，率衆北至中山。聞王郎兵起，衆將佐請回擊邯鄲。光武曰：「詐僞焉能成事，但彼新盛，未可與爭鋒也。」乃北循薊屬涿郡。忽王郎移檄至，其大畧云：「朕孝平皇帝之子，遭王莽之亂，間關塵土，今天下思漢，朕以帝子承業，繼興卽位。邯鄲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故檄書所至，無不從風歸順。汝以南陽宗室，早奮義戈，昆陽一戰，

懋功允著、朕甚嘉之、卽封以南陽十萬戶、世輔王家、已移檄、聖公修整官府、汝當助朕掃清寰宇、復朕舊基、無得贖循云云、光武笑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忽報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光武大驚、又城中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急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衆中銚期性起、睜圓環眼、倒豎虎鬚、奮戟加鞭、突出衆前、大呼曰、蹕聲如霹靂、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光武欲南還、狼貝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拒、邯鄲兵乃馳赴之、正行、忽見塵頭大起、一枝人馬迎面而來、光武歎曰、後有追兵、前復無路、奈何、不知何處人馬、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光武北循、雖有天意、而劉賜之功大矣、後封爲安成侯、恩賞特異、時更始尚書曹詡用事、馮異勸光武厚結之、與有力焉、

第十六回

循鉅鹿將佐歸心

却諺光武大隊正往信都進發。遇一標人馬攔路。鮑期急提戟策馬迎去。原來却是邳彤遣來的。王郎使其將循地至和成。彤堅守不下。聞光武自薊還。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正緣路迎光武軍。遂同之信都。信都太守乃是任光。初從光武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爲信都太守。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乃與都尉李忠。信都令萬修。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扶柳縣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怒斬之。懸其頭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守城。光等獨守孤城。無援。常恐不能全。聞光武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卽時開門。與李忠萬修。率官屬迎謁。光武入。

傳舍時邳彤亦至光武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相送西還長安彤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官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况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攻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肯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光武喜曰偉君之言良善但今勢力虛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兵中何如耶任光曰不可光武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

出攻傷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光武從之。即日拜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彤。兵居前，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邳彤先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矣。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光武與光等投也。暮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爇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卽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光武歎曰：前日出薊，得公孫豆粥，渡滹沱，賴元伯機權，今復得諸公相助，殆天不欲亡我也。初，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雙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馮異覓得豆粥，進上。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名縣遇

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傷空舍，異抱薪鄧禹，熱火光武對竈，燻衣異。復進麥飯，菟肩時傳聞。王郎兵已追至，從者皆恐，及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衆益懼，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又欲且前阻水，追兵至，便得衆士死力以勝敵。還卽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以沙佈水以渡。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爵關內侯。漢中王劉嘉有一位上將，姓賈，名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無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莽末，下江新帝兵起，復亦聚衆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

始立乃將其衆歸劉嘉以爲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但持我書往復遂辭嘉受書北渡河嘉又薦長史陳俊亦以書遣詣河北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光武以俊爲安集掾署復爲破虜將軍解右驂以賜之時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共白欲以調補鄠尉光武曰賈君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重勿以擅除鄠晨時爲常山太守閒行至鉅鹿會光武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後

光武追銅馬高湖羣賊於冀州晨發迹射士千人能尋迹而射者又遣秀輪糧餉給軍不絕却說王郎起邯鄲舉尊號時欲收耿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馳歸宋子與從昆弟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奉迎於育縣時衆稍合乃使鄧禹別攻樂陽李忠攻苦陘馮異別收河間兵銚期傅寬呂宴俱屬鄧禹分循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王郎遣將攻信都時王郎勢大嚮應者衆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納王郎將收太守宗廣及李忠母妻而令忠親屬招呼忠時馬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曉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驚曰家屬在手中而殺其弟何猛也忠曰縱賊不誅是二心也光武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疋來

從我取忠曰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光武乃使任光
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振威將軍馬
武與尚書令謝賜其攻王郎乃破信都忠家屬得全光武因使忠還
行太守事牧郡中大姓附郡鄆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乃還
復爲都尉光武徃鍾鹿昌城人劉植開城迎光武曰子何人也曰劉
植字伯先昌城人天下苦王氏久矣今漢室中興王郎一卜者亦思
詐起以梗天命郡縣不察竟從風而靡植聞明公威德故率宗族賓
客據此城以待因命弟喜從兄歆出見光武大喜以植爲驍騎將軍
喜歆偏將軍皆爲列侯忽報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
光武卽欲進討植曰彼未知王郎之詐耳請先往說之光武至揚出
迎相見甚歡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卽揚之甥也光武於是北降下曲

陽復北擊中山拔盧奴

縣名屬中山國

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

郡縣還復嚮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房子皆下之因入趙界時王郎

大將李育屯柏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爲育所破輜

重盡失光武在後聞之急前收浮禹散卒追至郭門李育回馬來戰

被光武接連幾刀劈得招架不及後面一班戰將俱到李育急逃入

城將城譙閉落後兵卒盡被殺死盡得其所獲因率衆四面攻打數

日不能下鄧禹進曰小城何煩曠時日不如引兵拔廣阿也光武曰

正合我意未知如何下卷再爲分說

總評 光武走邯鄲流離顛沛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圖

避一時而大事去矣以光武之明而猶未悟理達機先其難如此

邳彤之對儼矣語曰一言興邦於斯益信



四卷終

新刻批評東漢演義卷之五

珊瑚清遠道人重編

第十七回

誅王郎鄧禹入關

且說自古地氣大抵隨天運而轉，而人事應焉。所謂人傑地靈，觀漢室中興，將帥大半皆出南陽。所謂從龍而起，天之生材，非偶然也。今再說一位豪傑，亦是宛人，姓吳，名漢，字子顏，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滎陽，以乏資用，販馬爲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桀，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循何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以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屬滎陽郡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往說太守彭寵，寵亦宛

人字伯通。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與吳漢同亡。至漁陽。鴻與寵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卽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及光武至。勸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遣將循漁陽上谷。急欲發其兵。官屬疑惑。多欲從之。適吳漢至。說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言不可之功也。寵以爲然。而其時欲附王郎者衆。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坐。念寵意雖從而才不能決衆。須以計詐之。以祛衆惑。方沈思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馮邯鄲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

漁陽使生齋以詣龍令具以所聞告之漢遊蓋延隨後入見龍喜示
以來檄蓋延漁陽人字巨卿身長八尺常彎三百斤弓邊俗尚勇力
而延以氣聞歷爲列川從事所在職辨龍召署營尉行護軍正議發
兵方略狐奴令王梁亦到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寵於是發步騎
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與上
軍合而南上谷太守耿況字俠游以明經爲郎後爲朔調連率王莽改上
谷郡曰朔調太守曰連率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
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遣其子奉奏詣更始因齋貢獻以
求自固音甘况子名弇字伯昭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常見郡尉試騎士
邪正於此分或敗以此決建旗鼓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時年二十一奉命至宋子會王郎起
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與成帝正統捨此不歸

風華寶笈平

卷五

司

遠行安之。弁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

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鞞有勇各謀廢也

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

亡。王郎弁道聞光武在廬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弁因

言軍未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

舉名見，加恩慰弁，還徵與況。陳光武威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

來。弁因從光武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欲南歸，召官屬議。弁曰：今

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弁父也。發

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

首，奈何北行入襄中？光武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城中擾亂，官

吏爭出城迎郎兵。光武衆奪城出，輜重皆遮絕。弁歸主人，食未出，闕

亂奔出城已閉。奔急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走昌平。就況先況得
奔書檄，名功曹寇恂計議。恂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昔王莽時所難
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誠
可攀附。」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寔，控茲
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
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還至昌平。適王郎遣將循
上谷，恂襲擊之，殺使者，奪其軍。奔亦至。況發突騎二千，步兵千人，
使長史景丹與子奔及寇恂將之，與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
郎將帥，大將趙闕守薊，攻之不下。吳漢曰：「諸公盡引而南，吾獨留此，
定斬闕也。」漢以五百人伏闕，見撤圍去，果引軍出城掩殺。吳漢突出，
遂誅趙闕，降其衆於路。斬王郎大將九卿，杖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

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

轉折有力

二縣時光武已拔廣阿將攻王郎傳聞王郎已發漁陽上谷兵來急

召衆計議忽候騎飛報有大兵殺來捷如風雨不知何處人馬光武

急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數將已及城下光武問曰若輩是何等兵

下對曰上谷漁陽兵也又問爲誰來乎曰爲劉公光武大喜開城請

入同引見光武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

何意二郡果爲吾來當與上大夫共此功名耳乃皆以爲偏將軍使

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彭寵大將軍建忠侯因大饗士卒人

人勞勉恩意甚備俱從擊邯鄲至鄆光武止傳舍鄆大姓蘇公反城

開門納王郎將李暉耿純先覺知將兵逆與暉戰大破斬之遂攻柏

人不下議者以爲守柏人如定鉅鹿乃引兵東北圍鉅鹿

將

王饒據城連攻月餘不尅。遣大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鄉。連鉅鹿縣宏等等來勢不可當。朱祐着傷退。景丹突騎恰到，縱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斬首數千級，傷者縱橫。丹還，光武謂曰：「吾聞突騎爲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乃率衆復攻鉅鹿。而王饒正出兵，應倪宏，恰遇劫期，便獨冲陣，所向披靡，手殺五十餘人。期被創，中額，正幘復戰。後軍至，遂大破之。饒奔入城，衆復圍城。耿純進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誅王郎，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曰：「善。」乃畱將軍鄧滿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連次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願猶念也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

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

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間計開城納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

獨騎追斬之得璽綬還報功封王鄉侯時更始二年五月也及收

王郎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誘毀者數千章光武不視會齊諸將軍

盡焚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復大饗將士封邳彤武義侯蓋延號建功

侯吳漢號建策侯賈復遷都護將軍萬修拜右將軍朱祐偏將軍王

梁關內侯馮異應侯銚期拜虎牙大將軍以岑彭爲刺姦大將軍彭

先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

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韓歆歆降光武以爲鄧禹軍師彭從平河北授

節使督察諸營銚期因問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

號爲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

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

遂前蹕耶唯天子得稱蹕期前出郡縣前蹕故戲之光武舍城樓上披披閱輿地圖指

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

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獨○歲○其○大○者○

不以大小也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

武至遂定邯鄲而躬裨皮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

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

真吏也一日請躬及馬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克既罷獨與

武登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

謝奴躬有身分怯無方略光武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

歸心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耿況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光武

遣永復郡比永北還而代令張曄葉據城反畔招迎匈奴烏桓以爲

援助光武以耿舒弟爲復胡將軍使擊曄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

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

聲聲益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

安安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

部時光武居鄆官晝卧温明殿漢趙主如耿弇入造牀下請間因

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傾於都中天

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

安虞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王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光武外更始有更思莽朝又

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光武外更始有輒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

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伐發號響應

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自西方來欲

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囚者多矣願歸幽州益發兩兵以集其大

計光武聽罷超坐指弁曰卿失言我斬卿弁曰大王哀厚弁如父子

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曰我戲卿耳乃拜弁為大將軍便持節北發

幽州十郡兵曰當更得一人以助卿也乃夜召鄧禹問誰可使者

禹曰嘗數與吳漢言事其人勇鷙至猛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

漢大將軍持節北行苗曾聞之暗勒兵救諸郡不得應謂漢乃將二

十騎先馳至無終縣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突擒斬之奪其軍北

州振駭盤驚也城邑莫不望風弭米服也從弁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

之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是時長安政亂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

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

或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皆怒曰成敗未

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更始妻尤嗜酒每侍宴見常侍奏事輒怒

曰帝方對我飲正以此時持事來乎起擊破書案趙萌專權威福自

用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恨也

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軾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

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如上聲或購夫庖人多著繡面衣

錦袴婦人袿衣罵詈利道中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

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

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

卿下括河海春秋漢合尊曰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五嶽九卿下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

法谷阜合為帝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

佐以匡綱紀

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其俊。因才授爵。以匡

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仇。資亭長賊捕之用。

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

毗也。皮輔也。益萬分。興化致理。治也。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

以闕度。鐸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屑措敗材

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云云。更始

怒繁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屬梁郡。今歸德

府。公孫述稱王巴蜀。今四川。李憲自立為淮南王。今壽州。秦豐據黎邱。今襄

陽府。宜城縣。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郡有琅邪山。在青州府諸城縣東南。董璠起東

海。郡今沂州。延岑起漢中。今陝西漢中府。田戎起夷陵。屬南郡。隗囂據

天水。今鞏昌府之秦州。竇融據河西。張掖酒泉等五郡。並置將帥。侵略郡縣。

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形去聲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

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

將次第平之難矣時銅馬賊數十萬入清陽博平縣名命銚期等擊之

連戰不利期思以少擊衆得死力方能取勝乃背水而戰期獨登先

陷陣所向無敵無奈賊衆數十倍愈殺愈盛期軍士殺傷甚多但期

所到處賊兵紛紛倒地期人本長大賊遠望見便不敢近却在危急

不能顧及軍士會光武率陳俊耿純吳漢耿弇等大兵到來吳漢耿

弇突騎十分利害賊衆大敗是日殺賊數萬大獲全勝光武大喜忽

報謝躬率其兵數萬去邯鄲還屯於鄴縣光武乃召吳漢岑彭計之

囑其伏筆便宜行事不數日銅馬賊衆又集衆欲戰光武曰賊衆無糧易

破耳乃遣諸將分營堅守數挑戰不出賊出虜掠輒擊取之凡十餘

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

縣

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

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戰大破於蒲陽悉降之封其渠帥

也爲列侯然降者多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

輕騎案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

乎由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

馬帝邦說赤眉自殺莽更始將軍廉丹後其勢益大遂寇東海掠楚

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

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卽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

降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

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

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

皆引之

梁縣

擊殺河南太守赤眉所向必勝其別帥復與大彤青犢入射犬

野王縣有射犬積

衆十餘萬光武乃會謝躬謂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

來賊在山陽者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

光武遂率衆至射犬姚期出陣大肆擊殺見賊多處便殺入光武見

姚期勇猛無敵賊衆全無畏怯又命賈復殺出賈復一枝丈八蛇矛

如蛟龍出水手起處渠師落馬奈賊人衆多賈復性起只是橫擊鏃

矛過處十數人頭破頸折這邊姚期貪殺賊深入賊陣却賊衆分

一枝人馬疾入期營襲去輜重及期覺時賊正轉姚期大怒晝戰

一揮大喝聲如霹靂振耳賊衆嚇翻者數十人借勢殺回賊衆襲得

輜重正是得意忽見姚期殺回大怒曰世有如此上將耶各捨命攢

上將姚期圍在垓心却當不得姚期力大身捷戰到處便血濺肉

糜雖身被數創、其戰益力、殺有兩時辰許、但兩員虎將所到之處、便屍橫遍地、賊雖頑惡、不畏死、至此時、亦覺胆破心驚、魂飛魄散矣。時日已當午、賊仍不退、光武乃將大旗招動、鳴金收軍、曰：「吏士皆飢矣、可且朝飯。」賈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復又翻身殺出、衆賊兵見漢兵收回、與醒思心通驚魂略定、而見滿地血屍及折臂斷腰者、喊哭連天、無不深悔、衆不可恃、賊不可爲、且欲造飯充飢、忽見漢兵復又殺來、勢如疾風暴雨、賊衆先已胆落心寒、此時不出的、四散奔逃、復期二人、率軍追殺一陣、然後回營。光武營上諸將、看得眼花、咸服二人之勇云。頭緒愈多、筆愈不亂、連綿絕處、愈見精彩。

其尤來一衆、在山陽者、只見塵飛蔽天、鼓聲振地、不知青犢等勝負如何、正欲過山、只見衆賊敗逃過來、尤來衆急問交戰情形、只說得殺來也三字、如飛而去。尤來大驚、又見後面塵頭大起、急忙拔營而

走纔到隆慮山、只見一軍橫開、截住去路、却是謝躬在此、尤來渠帥大驚曰、今番休矣、衆賊面面相覷、其大彤等逃將曰、前兵未知如何、後追者實不可當、唯有捨命而前耳、衆皆曰、是、遂奮勇而前、人人死戰、殺得謝躬大敗、死者數千人、却說吳漢、岑彭各有隨身突騎數千、因謝躬在外、遂同往襲取鄴城、吳漢曰、躬去守鄴者、乃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二人、皆知兵者、不如先以辭說陳康使降、若徑攻之、躬回、未免費時、日岑彭曰、吾當先入伏城、中如說之不下、子急攻之、吾爲內應、漢大喜、乃令辨士說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

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納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
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大悅乃計縛劉慶收躬妻子開門納劉
及躬從隆慮歸不知康已反之與數百騎輕入城岑彭擒之吳漢三
見躬跪伏彭前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拔劍斬之其衆悉降躬字子張
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
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諸賊或以山川土地
爲名或以軍容強盛爲號是時都已歛迹河北河內粗爲平定忽聞
青犢赤眉盛入函谷關光武急召鄧禹計議曰赤眉西入長安必破
吾欲定三輔而方事山東奈何未知鄧禹如何畫策且看下文分解
總評 姚舜牧曰史稱高祖明達知人善任卒成帝業今觀光武所
爲豈亞於高祖哉世未有不明達不善任而可以開業者亦未有

不明達不善任而可以守業者若諸將多言學問斯爲奇絕云

第十八回

斬李軼光武卽位

却說赤眉衆在南方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
等計議慮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樊崇逢安自武關
徐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宏農更始遣討難將軍
蘇茂拒之茂軍大敗死者千餘人赤眉衆於是大集乃分萬人爲一
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更始將王匡成丹劉
均等莫能當時光武料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訓并關中而自事山
東不能西去思諸將佐中惟鄧禹深沉有大度且知人善任每有所
舉皆當其才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以二萬人入關更無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

勇將副之光武別有決心

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以俱者於是韓歆為軍師李文李春程慮

為祭酒馮愔音奇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宗歆為車騎將軍鄧

一終亦奇

尋為建威將軍耿訢欣稱號更奇為赤眉將軍左于為軍師將軍引而西正月

自箕關王屋縣東將入河東河東郡尉守開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

千餘乘遂進圍安邑安邑堅守未能卽下間任一變且說洛陽一路更始見光

武屢捷河北復收河內有中分天下之勢恐其還入河南乃遣舞陰

王李軼廩邱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儁將兵三十萬與河南

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循燕趙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循字

子翼上谷昌平人為郡功曹經明行修名重一時先光武嘗問鄧禹

曰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充實我欲守此諸將中誰

可使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

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足備，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於是拜恂爲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又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於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恂移書屬縣，講兵肄異習也。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動軼在此。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苟令長安尚可扶助，見前。月相，就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軼字，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

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嶺慕周。不足以踰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矣。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此時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還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降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亭名屬河南郡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大喜，故宜露軼書令。

朱鮪知之，鮪大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而朱鮪聞

光武北伐，以河內勢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疆將兵三萬餘人

渡鞏河攻溫。自率數萬人攻平陰，以牽綴馮異。異思朱鮪自來，必以

重兵攻溫，溫縣有失，河內危矣。即遣護軍將軍劉隆將兵往助寇恂。

然後自率兵度河擊鮪。郡說寇恂間蘇茂將兵度鞏，即勒軍馳出，並

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

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此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赴

之。且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

令士卒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大恐，陣動，恂因奔擊。

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

遇賈疆出敵，只一合，斬之。蘇茂赶上，關不數合，知非其敵，乘隙下陣。

去恂揮軍追殺茂兵落河死者數千人。生獲萬餘人。追至洛陽。馮異亦到。言朱鮪敗逃入城。恂異合兵圍城。一匝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冠子翼可任也。異亦移檄上狀。先光武北行。耿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上江大彤鍊脛諸賊。忽夜至。攻純營。箭雨射入。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強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白光武。明旦光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以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又曰。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乃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悉令將親屬居焉。遂進追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耿弇將突騎五千爲先鋒。輒破走之大軍。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今易州賊急設伏。光武乘

頁是黃髮年

卷五

三

光武乘

勝輕進，遇伏賊，死命鬪。光武大敗，尤來渠帥樊崇緊追不捨，一鎗刺到光武，接住，却被樊崇一扯，跌下馬來。光武急拔劍砍倒樊崇的馬，兩下步戰，羣賊望見，俱到。光武棄了樊崇，飛奔趨上高岸。賊又緊追，正在危急，恰好耿弇突騎到來。王豐望見，急加鞭前迎，下馬投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所噉。」痴笑也。賊至，弇令射士逆射，稍退。計點士卒死者數千人。時馬武已歸，光武獨殿後。賊追至，武輒陷陣斬殺，以故不得迫及。乃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戰歿。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輩努力。」王兒子在南陽。謂伯升子章及興也。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懼大威，不能得其情。夜遂引去。大軍復進，將至安次。賊湧至，馬武奮方天畫戟殺出，所向無前。諸將引而隨之，斬殺無算。賊退至安次。五校剛到，五校渠帥高扈最是勇。

頭接住馬武，廝殺這邊陳俊，掉鎗出馬，大喊曰：「馬將軍少息，我來也！」
馬武退下，陳俊舉鎗便刺高扈，還鎗却被陳俊攔動，住兩人下馬。高
扈早一劍擊到陳俊，一鎗隨下，將劍打落，復又一鎗高扈便走，陳俊
後追，却不知高扈驃鎗利害，五十步內取人，百發百中。扈見陳俊趕
來，心中暗喜，看看相近，驃從肩際發出，恰到陳俊喉間，却被陳俊一
手接住，俊見扈肩項斜閃，知有暗器，及連接數鎗，俊大怒曰：「頑賊終
不免死，暫活亦多傷徒衆耳。」奮步追上一鎗擊死，於是雙鎗輪動，逢
人便打，只見一渠帥形容兇惡，一鎗刺到，俊接鎗帶下馬來，死於鎗
下。復飛身上馬，卽以賊鎗殺賊，所向必破，賊衆大敗，追奔二十餘里。
勇哉復斬一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羣賊引退
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

守壁

軍壘所守曰壁

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

光武然之即遣俊將輕騎馳

出賊前視人保壁堅

宗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

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不設人守人甘効命因此處皆將軍策也乃遣吳漢率

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於滎陽東及平谷大破滅之是

時寇恂河內正捷於是諸將議上武為將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更

有賢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武為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

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即尊位乃議

征代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光武驚曰將軍何出是言可斬也武

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諭諸將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公孫述自

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戰死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

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桀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

始因其資。託賴也。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

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滇後拔邯鄲。北州弭。米定參分天下。

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

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

萬姓為心。光武又不聽行。到南平棘。今趙州。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

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

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天石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

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

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

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純言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

召馮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

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

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

中動悸大王慎重之性也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疆姜上聲華適自

關中來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

火為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計二百二異與諸將復

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今上無天子海內淆

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

塲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以高烟祭天

也通禮因於六宗六子之氣水火望于羣神山林谷能興致雲者皆

之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

不敢當羣下百辟詩百辟卿士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

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

地之心下為元元黎庶自足中興何真識記所歸識聲去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劉字

也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其曰皇天大命

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改部好為高邑且

說鄧禹西入關至此時恰是半年演義只叙得光武一邊連三王反

畔更始敗亡之事亦只提得一兩句欲知詳悉且看下文

總評 四七之際或言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又中興二十八將皆

四七之應數兆機先本非奇異特王莽譎詐無德而覬覦神器假

符命以圖篡故津津言之然卒之以頒符命而開邊釁擾亂中國

自取滅亡劉歆以積學名家猶不覺悟身死名喪遺理言數斯足

鑑戒矣若光武天姿神武事事足以中興猶時時顯言讖緯然則

通鑑卷之六十一 漢紀六十一 光武皇帝本紀第十一

才德果不足恃與何其陋也。

不免悲夫。

第十九回

更始亡光武都洛

却說隗囂據隴西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初起兵本欲以應漢關名將行軍師方望以爲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爲右將軍方望初見更始政亂知其必敗囂去乃於長安求得前孺子劉嬰將持其至臨涇三年亦小信才非強作妄爲者矣天入命存正月立爲天子聚黨數千人望爲丞相更始遣李松與蘇茂等擊破皆斬之方望弟方陽以更始殺其兄聞赤眉至華陰乃往說樊崇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征伐以此號

令誰敢不服赤眉以爲然時有齊巫狂言城陽景王大怒曰當爲縣

官縣官謂天子也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異乃相與議曰今迫近

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乃求得劉盆子立以爲帝自

號建世元年盆子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高祖孫朱虛侯先赤眉過

式掠得之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嘗走從

牧兒遊崇雖起勇力而爲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

易經遂共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

自楊音以下皆爲列卿於是長驅而進三月更始遣李松會同朱鮪

拒於荔毛上鄉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先是鄧禹圍安邑數

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屬河東郡欲擊禹禹遣諸

將迎擊於解縣名南大破之斬參首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

萬

萬復其擊禹禹軍大敗驍騎將軍樊崇戰死會日暮罷戰軍師韓歆

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

日不出禹因得理兵勒衆明且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

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

騎急追生擒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疆皆斬之收得

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承光武之制也拜李文爲河

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王匡張卬爲禹所破還奔長安

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之間且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

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不難不行南陽收宛王劉等兵

事若不集復入湖池爲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爲然其人說更始

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

南屯新豐李松軍振鄒以拒之張卬廖湛胡殷中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兵劫更始以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皆入將悉誅之惟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入且待於外盡卬與殷湛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皆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且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卬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更始乃與李松趙萌還長安共攻匡卬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洗居長信宮却說隗囂見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卽位河

漢初念纒是

光武卬建等相連

更始東歸囂與通謀事發覺更始召諸將及黨囂稱疾不入勒兵自

守更始既斬申屠建，復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冀，冀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大將軍，賢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長安谷恭爲掌野大夫，平陵范逵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祭酒，申屠剛、杜林爲持書。持書侍御史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杜陵金丹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川。聞於山東，再說光武，問鄧禹平定河東大喜，遣使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

制詔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玉教。玉教在寬，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鄧侯，食邑萬戶，敬之哉。

鄧禹時年二十四才學爲中興二十八將之冠故首封及之越數日
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以吳漢爲大司馬景丹爲驃騎大將軍耿
弇爲建威大將軍蓋延爲虎牙大將軍朱祐爲建義大將軍杜茂爲
大將軍時赤室劉歆自號厭新將軍率衆降封爲中山王七月己亥
駕幸懷內郡遣耿弇率驃騎將軍陳俊軍五社津備滎陽以東使吳
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圍
朱鮪於洛陽鄧禹亦度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
歆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縣名屬左馮翊禹破走之而赤眉
遂入長安先是赤眉至高陵王匡等迎降之遂其遮兵而進李松出
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
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卽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

城門出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
步從至高陵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
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
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欲殺之劉恭爲請不能得急拔劍欲自刎
樊崇等還其救止之乃赦更始劉恭復爲固請得封長沙王三輔苦
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邛等城中小人以爲慮與謝祿謀遂繼殺之於郊下
初光武聞赤眉入長安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戎土聲
道路甚愍之急下詔封更始爲淮陽王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
至是乃詔大司徒鄧禹及時進兵討之而令收葬更始於霸陵邾說
三輔遭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
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負幼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

是君是臣曾之絕千古

此光武之過

先自審而後料敵

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羸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耶？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焉。且說光武所遣攻洛陽十一將軍。乃是吳漢、王梁、朱祐、萬修、賈復、劉植、堅、鄺、侯進、馮異、祭遵、岑彭、王霸。而賈復作先鋒。先度河。白虎公陳儁恰引兵迎來。儁曰：殺不死的鹽吏。何不知足也。復答曰：汝既聞我威名。便當卸甲歸降。何敢逆時以抗天吏。大抵亦迷於進退者耳。無多言。請飲吾

洛陽故城以重兵臨此

三種破敗長安未可再都光武早已洞定

荀

又舉矛便刺十數回合陳僑抵敵不住大敗而走大軍盡渡朱鮪等
逆戰連破之遂圍洛陽賈復先王莽未爲縣掾嘗迎鹽於河東後大
戰青犢於射犬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雖大破賊而身受重傷光武
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
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
尋愈追及光武於薊故陳僑云云漢十一將軍圍洛陽朱鮪等堅守
數月不下帝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彭往說稅之彭至城下見鮪相
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濁常思
有以報恩今赤脣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反皇帝平定燕趙盡有
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
去矣公雖嬰繞也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吾非不知之昔大司徒被害

時鮪與預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言動遠具言

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誠言乎、

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君然可乘此

上、彭趨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救諸部

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將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郾王也、尹尊亦一面

縛二房入與彭俱詣河陽行在所、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

歸城、鮪深感、明旦悉其眾出降、帝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

陽人、後為少府秩二千石、傳封累代、云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却

非殿、遂定都焉、訪求卓茂為太傅、茂字子康、宛人也、元帝時學於長

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

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嘗為密縣令、勞心諄諄、

更始貞元平 卷之五 三 司之十三

視民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

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及王莽居攝。以病免

歸。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

歸。光武初卽位。先訪求之。茂時年七十餘矣。詣河陽謁見。以爲太傅。

封褒德侯。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

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並名重當時。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

知王莽當篡。乃變姓名。隱避林藪。至是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

擢襲勝子。賜爲上谷太守。求休勳子孫。賜穀以遺顯之。又徵琅邪伏

湛。拜爲尚書。使典定舊制。時檀鄉賊聚衆數十萬。縱橫趙魏間。建武

二年春。大司馬吳漢率大司徒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

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

擊之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餘萬人漢復率諸將擊鄴西山
賊蔡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屯聚於是大封功臣吳漢爲廣平
侯朱祐堵音陽侯景丹襍陽侯杜茂苦陘侯劉隆亢父侯傅俊昆陽
侯堅鐔音因強侯馬武山都侯馮異陽夏音侯岑彭先已封歸德侯
賈復已封冠軍侯至是益封穰朝陽二縣蓋延更封安平侯陳俊是
時攻匡城縣賊下四縣更封新處侯臧宮封成安侯耿弇更封好時
侯食好時雒美陽二縣王霸爲富波侯祭遵拜征虜將軍封潁陽侯
任光阿陵侯李忠中水侯萬修更封槐里侯鄧彤先已更封靈壽侯
劉植更爲昌城侯耿純高陽侯刁子都者東海人也莽末起兵鄉里
六回中事鈔擊徐兗界衆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光武狼貝
奔信都時任光嘗假稱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

更長其矣平

卷二十一

三

司之也

來擊諸反虜城頭子路姓爰名會字子路起兵盧城頭故號為城頭

補插處間則多綴

子路寇掠河濟間衆至二十餘萬亦降更始云刁子都為其部曲所

殺餘黨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今兗州界因號為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

始起荏池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初吳漢率衆擊檀鄉有

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大司空王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勅

令止於所在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

宗廣持節即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楹車送京師既至赦之光武於功

臣嚴而不峻恩而不溺惟始終保全其於高祖遠矣其功臣食邑大

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

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尚書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惟

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其顯效未訓。傳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促上朕將差而錄之。

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卽授印綬。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

孫長爲漢藩

每補序銜期一設

先是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謀欲相率反鄴城。帝以鈔期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京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盜賊督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

迎檀鄉或以告期不應告者至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與同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感愧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使岑彭擊荊州下準抽葉等十餘城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邱自稱楚黎王略有十二縣董訢欣起堵鄉許邯起杏棗又更始鄜王尹遵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喻地曰鄜最強宛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鄜帝笑曰執金吾擊鄜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鄜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汎汎降屬縣悉定時宗室劉永據梁地自稱

天子結連東海董憲、琅邪張步。帝欲遣將征之，忽聞赤眉盡焚西京官室，發掘園陵。帝大驚曰：「兇賊殘暴至此耶！」乃更封大司徒，郤禹爲梁侯，食四縣，敕速定關中。又聞延岑反漢中，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帝曰：「郤司徒何能定此？」時偏將軍馮異擊破陽翟賊嚴終、趙根，乃遣異代禹計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劍，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也。素告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救，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兵而西。復以王梁爲中郎將，使北守箕關，赤眉如何暴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更始本庸才，初起事藉伯升兄弟而有宛洛，不知懷慚讓德，反嫉賢妒能，而加殺害，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也。逮河北之勢已

成鄧禹赤眉分道人關四方瓦解親輔乖離猶不覺悟必至肉袒
 上璽綬於人且縊死城下又何足惜哉光武處處惻怛為懷其器
 量已度越尋常萬萬或曰見讎之謂何曰讒佞小人一李軼耳已
 殺之足以舒憤況更始死尤慘於軼讎亦何必親刃其屍哉

第二十回

赤眉敗諸將平南

且說馮異為人謙退不伐

與將帥師表不居功也

皆救更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

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

志

軍中號為整齊每所

止舍諸將竝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光武破邯

鄲時部分諸將各有配隸也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重

之故任以西征異所至皆布威信宏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奉

衆降異後赤眉東走異拒之不得東初赤眉入長安盆子居長樂宮
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呼拔劍擊住不能相一三輔郡縣遣使貢獻
兵士輒劫奪之又數虜暴吏民公卿看亂動相辯鬪而兵衆輒踰宮
斬關入掠酒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劉恭見赤
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
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
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剽去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
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無
所避死誠欲諸君肯哀憐之耳言罷涕泣噓歎崇等及會者數百人
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
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旣罷出各閉營自

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

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

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為猛盛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

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

逢大寇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

后呂后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却說鄧

禹聞赤眉西走乃南至長安列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

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忽聞得赤眉發

掘諸陵淫汗后屍歎曰生為帝后死猶受辱張釋之之計誠遠矣因

循行諸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時赤眉在右扶風郁夷縣乃遣將擊

之反為赤眉所敗禹怒將悉衆攻之忽報延岑結連公孫述劉嘉數

後漢。無痕。述。

了西漢。開東漢。

身。高。帝。也。

敗禹歎曰赤眉未衰漢中復起帳下無能戰之將所在皆勁敵將奈
之何時延岑已至藍田禹急遣鄧尋先行自引大兵隨後進發及禹
到鄧尋早已敗下延岑追來禹隨將行陣分爲兩翼自率數百騎出
迎囑諸將士曰延岑萬人敵吾誘其入陣以積弩合射當取勝也岑
至禹笑謂之曰延叔牙欲以勇力逆天命耶今天子智勇天授率土
歸心大丈夫欲立功名要當自審耳誓死無悔甚無謂也岑大怒曰
天命難知事在人爲漢高亦一亭長耳汝以天子必姓劉何以更始
繼興而敗不旋踵足見汝言之妄言罷舉鎗便刺禹怒曰反覆小人
固不可以理喻還手便一鎗撲去二人戰到數十回合延岑見不能
取勝勒回馬頭把鎗一揮數萬人馬齊衝過來鄧禹卽退中軍內弓
箭手一齊擁出陣前亂射岑軍中傷甚多急欲退回禹軍又走延岑

喝曰敵箭已盡擒捉鄧禹正在此時於是岑軍捨命復又追上轉過山頭禹軍中號鉦一響兩翼抄攏萬弩齊發岑軍急退鄧禹驅兵掩殺延岑大敗死傷萬餘連日交戰互有輸贏而鄧禹軍糧將盡料延岑一時難滅乃就穀雲陽那延岑字叔牙南陽人初起兵漢中被劉嘉擊降於冠軍後更始以嘉爲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至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與鄧禹正相拒於藍田忽報鄧禹退入雲陽岑笑曰此糧盡當急掩之率兵徑追爲禹伏兵所敗遂復進兵武都正行間忽見一軍擋路岑急自迎上前原來是更始柱功侯李寶問劉嘉兵敗特來相助李寶一見延岑大罵無恥反賊舉刀便砍延岑心慌被李寶殺得大敗遂走天水公孫述乃遣大將侯丹取南鄭時劉嘉收散卒得數萬人

乃以李寶為柑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辯皆縣名復與延

岑連戰岑敗引兵北入散關今陳倉縣南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於是軍聲

復振先鄧禹遣馮愔宗歆守柵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

禹禹遣使報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

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特節降之後

月餘防果執愔將其眾歸罪時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

降與共東歸至安邑王匡等以伯升之故自恐欲亡走廣悉斬之愔

至洛陽赦不誅而鄧禹軍威自此稍損焉李寶因謂劉嘉曰禹軍數

戰不利東南沸亂大軍未暇西顧此天與之時也嘉曰文叔才器天

授非吾所及真帝王資也嘉妻兄來歙亦勸嘉歸光武寶曰時未可

知當且觀成敗忽報更始又漢開地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殺來已至谷口

縣嘉大怒曰逆賊猶敢猖厥耶與戰大破之嘉手殺湛時軍中之食

遂到雲陽就穀光武聞之告鄧禹曰孝孫嘉字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是

長安輕薄見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李賢倨

慢無禮禹斬之寶弟乃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禹軍屢敗又乏

食歸附者漸離散赤眉遂復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

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轍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

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大慚數以飢卒徵戰戰輒不利却說延

岑出散關屯扎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為岑所敗死者十餘萬人時

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壁

自守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光武乃遣破姦

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

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

假下切手光武真乳

又按延岑為收拾赤眉章本

更始已亡

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
却說赤眉東還沿途擄掠將至華陰忽遇馮異兵到截住去路大怒
索戰馮異便與交鋒赤眉諸將皆非異對手異却十分追殺與相
拒六十餘日降其將卒五千餘人光武既徵鄧禹還卽以馮異爲征
西大將軍鄧禹軍無糧草手下又無健將至是徵還深慙受任無功
憤怒與赤眉交戰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宏等自河北度至湖
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尚多
是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村入声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
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宏不從宏遂大戰移日
赤眉詐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餓見之爭取赤
眉大軍突還擊宏宏軍潰亂馮異與鄧禹合兵救之赤眉却退禹揮

衆掩追異曰士卒飢倦矣可且休息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

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一念能蔽過鄭禹之才且不免此語定安慮之功誠非易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時建武三年正月也至閏正月

馮異兵氣稍復乃與赤眉約期會戰暗使壯兵變服與赤眉同埋伏

道側次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笑曰賊殊狡獪乃少出兵以應

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

衣服相亂赤眉不復別識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之於峭底死傷狼

藉男女投降乞命者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

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帝乃自將

幸宜陽盛陳六軍以邀其走路赤眉餘衆正東向宜陽忽遇大軍驚

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

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

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器盛甲於宜陽城西堆，與熊耳山齊。按酈元水經注：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帝令縣厨賜食，衆久困餓，內上声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意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也。韓慧宗室無辜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以樂成，難以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鉄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禍社稷，泝

池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以爲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有恩、乃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益、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此俱是後語、趙王者、光武叔父良也、建武二年四月甲午、封叔父良爲廣陽王、兄子章爲太原王、章弟興爲魯王、春陵侯嫡子祉爲城陽王、良後徙爲趙王、故稱趙王云、五月、又封歙爲泗水王、歙子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誘殺湖陽尉者、終也、封爲淄川王、光武旣受傳國璽、乃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後者爵人、一級、却說延岑旣破赤眉、兵勢復

強藍乃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衆寇猶多、王欲據下邳、
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
呂鮪據陳倉、角闕據汧路、蓋延據盤屋、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
將軍、擁兵轉相攻擊、延岑乃引張邯、任良共攻馮異、異擊破之、諸附
岑者皆投降、歸異、岑乃走攻析縣、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手
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
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隔斷、委輸不至、軍士悉
以果實爲糧、帝聞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
兵旣得食、乃稍誅擊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
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振降蜀、其餘悉平、延
岑逃入南方、復爲寇、與秦豐、田戎等連合、先秦豐及更始諸將擁兵

據南陽諸城、賈復自請擊郾、月餘諸縣皆平定。光武并遣大司馬吳漢、擊宛。漢領兵往南陽，一路進發，自南陽宛、涅陽、鄆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勢如破竹，復引兵南進，以擊秦豐。却說吳漢，起初說彭寵歸光武，及北發十郡突騎，收斬苗曾，擊殺謝躬數件功勞，最爲上所重。又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先登陷陣，故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後又破檀鄉於漳水，復率諸將擊鄴西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勞漢功，既高寵榮，亦至其麾下，軍士未免意氣。比、說：近入毫、無功能、難、液、縱、隨、從、欺、侮、良、善、欲、以、立、威、靈、幸、不、揚揚漢惟知立功未嘗察覺，故所過多侵暴，沿途百姓正無所控訴。遇鄧奉之輩却被人笑罵不絕。却惱了一位虎將，原來破虜將軍鄧奉時正謁歸新野，聞知大怒曰：誰不爲官家出力，誰不能戰，敢自以爲功耶！公然掠吾鄉里，吾誓擒此狂夫爲諸君取笑。於是衆中大譁，願助將軍鄧奉，乃部勒士衆，得

數千人下令曰漢性勇鷙皆自爲軍鋒居前當先襲其輜重以破其
胆漢雖勇非吾敵也却說漢軍正行忽後隊飛報不知何處人馬突
如其來勢不可當漢大驚急勒住前部飛馬來敵鄧奉一見便罵無
學狂夫如何縱兵騷擾吾鄉吳漢正待分說鄧奉一鎗早已飛到二
人接手數十回合這邊輜重已被獲去矣吳漢心慌大敗落陣而走
鄧奉緊追不捨未知吳漢性命如何看下文分解

總評 赤眉特以困窮爲寇初無狗地攻城之志其縱兵三輔蹂躪
長安亦遇更始無能智慮淺短初殺伯升自去其輔旣而燕居長
樂委政趙萌會諸將內亂光武北征是以得長驅入關肆其淫擄
若光武之用兵任人悉當決策如神大敵如王莽王郎亦昆陽成
功邯鄲底定何有於赤眉真可折箠而笞使之也帝亦欲正名號

使天下畢服耳。蓋自王莽篡漢人望歸劉更始。既立名分所關唯使自敗。難以力除。則是張卬樊崇輩正光武之鸚鵡也。夫更始與帝有必不可並之勢。而殺更始之名。又帝所不忍居。設帝先乘昆陽銅馬之捷。振旅入關。聲伯升之寃。而誅更始。固可快意一時。然天下大盜紛然。設有假大義相責。如新城三老董公。教高祖爲義帝發喪者。其何以對。惟帝師次河北。赤眉兵亂長安。更始遇害。益子再立。天下神器曠無所歸。然後命馮異入關。以重兵邀宜陽。一鼓成禽。時洛都已建。而天下大事定矣。然則先遣鄧禹入關。而不以一二戰將副之。其意深遠矣。

新刻批評東漢演義卷之六

珊瑚城清遠道人重編

第二十一回

吳漢朱浮激楚薊

且說鄧奉乃西華侯鄧晨之兒子也。驍勇絕倫，當日回家謁祖，見大司馬吳漢軍士放縱掠其鄉里，憤怒興兵，殺得吳漢大敗奔走，追趕不及，天色已晚，乃自收兵。因對衆曰：「這厮素未敗北，爲上所重，今經此挫勢，必不可兩立。奈何？」衆曰：「以將軍之才，固可自立功業。方今秦董諸人皆據地擁兵，何不與彼合從，自衛奉歎曰：「時固未可逆，恩亦不可負。今爲此賊自陷百死，莫贖。且據地自守，俟再會戰時，手戮此賊，以舒吾恨也。」遂率衆屯據清陽，與諸賊合從。却說光武聞報，吳漢

激反鄧奉大驚曰奉勇而用兵有法諸將非其敵須吾自往擒之正
 議親征忽南陽王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來歸帝大喜曰王廷尉來
 吾不憂南方矣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為羣臣言常以匹夫興
 義兵明於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於
 是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封山桑侯乃遣朱佑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
 弇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遷王常為漢中
 將軍同南擊鄧奉董訢時岑彭已破杏降許邠遂并力先擊堵鄉鄧
 奉見漢兵不到清陽料是重兵先困董訢乃將萬餘人往救之訢奉
 皆南陽精兵岑彭等攻之連月不克且說蓋延先南擊教倉轉攻醴
 陵封邱劉永妙皆拔之其夏遂督馬武劉隆馬成玉霸等南伐劉永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為王莽所誅更

劉永妙

陳留郡

備注

又

不致

始立永先詣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永見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爲護國大將軍防弟少公爲御史大夫遂招集諸郡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名縣賊帥山陽佼殺疆爲橫行將軍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帝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之延領兵而南先攻拔襄邑復進取麻鄉遂圍永於睢陽數月拔之永乃將家屬走虞縣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蓋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梁邱壽而彭城扶陽杼秋蕭皆降又破永沛郡太守陳修斬之永將蘇茂佼疆周建等三萬餘人救永共攻延戰於沛西延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

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

置備音夫，祝宰樂人。蘇茂為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

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劉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

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臣於永，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永破

敗茂，遂仍還廣樂。帝使太中大夫伏隆莊持節安輯青徐二州，招降

張步。劉永聞隆至，乃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殺

伏隆，而理兵於劇。今青州壽光縣南遣將循山東諸郡，拓托地漸廣。是時帝

方北憂漁陽，未暇滅此，故步得專集齊地，據有十二郡焉。却說漁陽

彭寵自歸光武，圍邯鄲。時寵轉輸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

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心

腹不平。及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者，並為三公，而寵無所加。食

快快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耶是時北州破散

非、貴人多忘事、王不能忘耳

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質

茂交易也

穀以此益富疆朱浮與寵

不相能浮數譖搆之浮沛國蕭縣人初從破邯鄲拜爲幽州收遂討

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收

士心僻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

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廩贍其妻子寵以爲天下未定師

何、不直棄之

一近日此種人極多

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是頗不平

因以峻文嚴切也詆邸誣也之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

多聚兵穀意計難量有詔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

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譖枉之狀固求同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而

更始妻抵破書案與此相映

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親信吏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

者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虜陽上谷右北平朱浮以書責寵曰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

寵字以名字典郡顯者也

有佐命之

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勝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鳥鵠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

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

與耿俠游○極力敲打不放○一線生路○惡極况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也挹損

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阿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

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

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

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

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

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也棄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

諛言長爲郡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

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

為見讐者所快辭令妙品足令老羞變怒明明欲

寵得書愈怒攻浮轉急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雍

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兩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相及比

汝還料敵如見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

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

遣使以美女綵絲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千騎

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桀皆與交質連

衡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

自將兵討之而但遣鄧隆助浮浮懷懼復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

眉跋扈猶暴橫也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

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待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

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惡浮恃才舞文、反遮截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弄人反自弄天、埋地影城遂降於寵、寵乃自稱燕王、時張豐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寵連兵、帝遣建義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富、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敵之則、足可塞心不敢獨進、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況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況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後

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偽稱寵命呼其

妻入妻驚喊奴乃捽其頭擊其頰將妻入取寶物至寵所裝之又使

更難為情、矣

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畢即斬寵

及妻頭置縑囊中持記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

入見兩尸大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主國師韓利斬午

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朱浮逃歸洛陽尚書令

久通

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搆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

忍以浮代賈復為執金吾徙封父城侯這俱是後話而不狄將軍龐

萌又背帝而為亂殺楚郡太守孫萌而東附董卓更稱光武知人善

任獨拙屈於寵萌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

分解

總評

伯通之畔。朱浮激成之。寵固任性少學。浮實使心釀亂。是浮之罪。甚於寵也。侯霸之議。誠百喙莫解。獨怪光武得浮密奏。輒故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而下詔徵寵。寵上訴。願與浮俱徵。又不許。是寵之反。不待妻勸。帝實敦促之。若惟恐其反之不速者。朱浮激寵使叛。復棄城逃免。雖庸主亦知其罪。乃不加罪。而反官之。嗟呼。不義名侯。爵及叛夫。遺譏千古矣。耿氏舉宗爲國。而猶求詣洛陽。遣子入侍。寇恂守河內。而求從軍。昔蕭何非悟鮑生之言。亦將不免。況下焉者乎。莊生所謂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時其饑飽。達其怒心。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馬虎之喻。微乎微乎。

第二十二回

蓋延耿弇定梁齊

先是董訢鄧奉延岑等在南陽一帶岑彭耿弇等攻之不下三年夏
 帝乃自將南征大兵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能前進
 岑彭奮勇奔擊大破之遂至堵陽却說鄧奉令候卒伏道傍見車騎
 一日不絕歸語奉奉大驚連夜逃歸滎陽董訢見鄧奉夜遁料來不
 可獨支遂降岑彭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
 追鄧奉於小長安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
 臣且贖起吳漢欲全宥之岑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
 年致賈復傷痍朱佑見獲陛下既至猶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陣兵敗
 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先諸將擊奉朱祐軍敗被奉生
 擒去賈復與戰身被十二創幾乎不免及奉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
 賜復遣祐擊新野隨縣皆平之是時野穀旅生旅寄也而厚加慰而生故曰旅生麻

未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

皇后、子疆爲皇太子。太赦天下。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

大破五校於戲陽、降之。九月、驃騎大將軍景丹薨。丹病瘧、在上前發

塞、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耶！使小黃門扶起。

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會陝賊蘇況攻破宏農、生獲郡守。帝以丹

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

卧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兵到郡、十餘日薨。延岑

自被馮異殺敗、走入南方。與秦豐合。及鄧奉既除、帝回洛陽。諸將乃

併力以伐秦豐。六月、耿弇與延岑戰於穰。屬南陽郡大破之。七月、岑彭率

三將軍攻秦豐。戰於黎邱、大破之。獲其將蔡宏。延岑至東陽。聚名在鄧州南

遇朱祐祭遵。大戰一陣、岑將張成、梟勇無比。被祭遵斬爲兩段。延岑

敗逃今且闕處再說吳漢一邊漢自被鄧奉殺敗之後光武便不令

是另起是造、核

他在南陽地界却與偏將軍馮異同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

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三年春率耿弇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

之及蓋延戰劉永於菴沛耿弇追鄧奉於滄陽時蘇茂叛歸劉永後

被蓋延殺敗轉至廣樂吳漢乃率杜茂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攻打

一月城已將破吳漢曰蘇茂困急矣來日吾等只攻三面闕一門賊

來得突、

必走此便好擒之正商議停妥忽探馬來報不知何處人馬如潮水

般湧來吳漢大驚謂杜茂等曰公等小心督營漢自去迎之看是如

何乃引輕騎千餘迎上前去原來是周建自沛西敗後別招聚收集

得十餘萬人來救廣樂吳漢一見大怒奮起晝戟便戰周建戰到數

十回合周建抵敵不住敗下陣去吳漢性起大喝一聲拍馬趕去看

看赶上、不料飛跑過急、馬失前蹄、將吳漢一交翻下馬來。周建聽得急勒回馬、一刀蓋下、却被衆軍一齊擁上、救漢回營。建等遂借勢入城、却說吳漢一交跌倒、左腳膝蓋骨跌歪在一邊、不能起床。周建、蘇茂軍勢大振、率衆來攻。陳俊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中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鼓聲作氣皆大呼而進、後進者斬。」遂鼓而進之。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茂建見漢兵追進城來、捨命復又突走出城。吳漢料茂建必投睢陽、遂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却將兵往睢陽、以助蓋延。

劉永先被蓋延殺敗走保湖陵後睢陽人反城迎永於是蓋延復率諸將圍睢陽將百日却是攻不破忽蘇茂周建領數千人馬到來劉永在敵樓望見大喜以爲己勝廣樂急率衆開城迎入茂建哭訴戰敗情形劉永傷感不已次日吳漢又到將睢陽圍成鉄桶蓋延命架雲梯上城劉永嚇得走頭無路周建等曰陛下勿憂東有董憲北有張步足以制敵又有五校之屬在在牽掣其肘今且走鄭收集散卒並約五校之衆爲助蓋延之勢孤矣蘇茂周建乃保定劉永拚命殺出重圍蓋延顧謂衆將曰此寇前次大敗母亡妻喪未久復聚衆數十萬虛聲最能惑衆天下愚人多吾等須趁此時滅之無爲久苦蒼生也軍中大悅遂拔營迅追却說劉永等衆沒命的走了一天會日已西沉霞光夕照中探望征塵已靜料離追兵已遠方裁歇下營盤

愁人相對

醒迷

旦日黎明正待趨行大將慶吾入帳曰人不可逆天逆天而得未有

不亡劉秀作天子哀平之際已有此讖冰合呼沱白衣指路

光武度呼沱河

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指曰努力信天命可知

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言說不見老父蓋神人也矣以戰功論之南勝昆陽北破邯鄲三輔氛靖南陽叛誅用兵若此

何有於齊梁哉前有明詔復宗室故國誠不如倒戈歸順朱鮪且封

況大王乎永閔言大怒指慶吾罵曰佞賊見吾暫敗敢反耶言未已

慶吾早已趕上一劍將劉永砍倒提頭在手衆衛士大驚欲奔上前

慶吾大聲對衆曰爲此一人不達天時妄欲富貴已害數十萬生靈

今追騎已至諸君欲延命乎欲與妾豎同死乎蘇茂周建等聞變急

入中軍吳漢突騎如疾風驟雨到來茂建等大驚挾得永子劉紆上

馬急逃軍士有大半隨着慶吾投降蓋延大喜命將追趕蘇茂等追

之不及延等乃分頭安撫各郡邑奏凱而回却說蘇茂周建等逃至

垂惠復招聚得數萬人立紆為梁王據城自守倭疆乃奔保西防焉

四年春蓋延又擊蘇茂周建於斬據縣名屬沛郡進與董憲戰於留下在今沛縣

東皆破之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救之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

城茂建逃奔延所向必克諸寇望風而懼董憲將賁奔休舉蘭陵城

降憲聞之大怒自鄉諒盡起大兵往蘭陵圍休時蓋延及龐萌在楚

急報帝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鄉則蘭陵之圍自解延等以賁

休城危遂先赴之董憲乃率千餘人迎戰接手數合便敗下陣去延

等追殺一陣因破圍入城原來董憲知延萌到來二將皆難力敵故

此詐敗明日乃大出兵將蘭陵圍得水洩不通延等大驚曰不聽帝

勅果中賊計今當趁此捨命殺出遂遽出突走憲兵雖眾却當不住

延萌之勇延等既出因往攻郊帝聞延敗讓

責也

之曰間欲先赴郊者

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郊果不能克

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秋七月上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

圍劉紆周建於垂惠攻之數月不下五年二月蘇茂將五校兵十餘

萬來救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宮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

出救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曰同受帝命今敗不

相救母乃不可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

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員去声賊必乘勝

輕進捕虜無救戰必倍力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茂建

果悉出攻武將武衆圍在垓心馬武見王霸坐視不救怒發如雷睜

圓豹眼倒豎虎鬚大喊衆吏士隨我出重圍去也只這一聲如霹靂

振空衆軍士齊聲應曰願捨死助將軍馬武奮起青銅大砍刀一馬便去冲圍所到處只見人翻馬倒馬武只數千人在十數萬人之中半日雖是殺人如麻却冲不出去王霸營中只聽得喊殺連天半日不絕人人怒發願去助陣內有壯士數十人按納不住自斷其髮入營請戰王霸見士氣已作乃下令開營後出精騎抄敵背後襲殺茂建等衆正殺得疲乏被王霸生力軍從後殺來無不以一當百馬武聽得知是王霸出救又氣增百倍的殺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追殺一陣各自歸營不數日茂建復聚兵挑戰至霸營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倡優女樂茂雨射營中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婦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周建劉紆欲入城，周建兒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怒，自前責之，誦曰：「叔負奇才，不能擇主而仕，強逆天命，屢敗而不知悔，是自求滅宗者也。」即今求生有路，捨死無名，機決俄頃，後悔無及。建聽罷，氣得目瞪口呆。又見城頭上高豎降旗，大吼一聲，鮮血直噴，仰下馬來。劉紆命人救起，急自逃生。周建路死，紆往投佼疆。蘇茂連夜奔下邳，與董憲合。垂惠已定，是時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降其衆四萬餘人。先是耿弇破南陽後，從上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至是各功俱建一應。前言因詔弇進討張步，時梁地董憲猶疆，蓋延等乃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鄒、邳之間，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

深入數以書誠之延深感乃上疏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

稱久留天誅常恐汚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

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

國之憂也却說龐萌每嘗見詔書獨下延而不及已以為延諧已自

疑遂反叛襲破延軍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挑鄉之北

介萌山陽人初為侍中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

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與延共擊董憲至是反

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

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殺楚

郡太守孫萌却說董憲聞帝自討萌乃與劉紆蘇茂伐疆去下邳還

蘭陵使茂疆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在蒙圍之乃留輜重自

英主多奸賊焉 湯文武所以為聖人也

為君難

今

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曉夜馳赴師次

止宿也

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日

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兵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在東郡馳使召之諸將會者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與蓋延俱到任城先龐萌等見光武不戰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已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齊乃率衆軍進桃城帝親自搏戰董憲手下亦有數十員戰將早被光武斬了幾員憲大驚急自上前不數合亦招架不住敗下陣去蓋延馬武王常等見光武親戰俱各憤勇惡殺殺得萌茂等七零八落尸橫遍地天晚方纔收兵龐萌蘇茂俊疆棄輜重比夜逃奔董憲乃與劉紆率殘敗數萬人走屯昌慮却自將銳卒拒新陽相去數十里忽見一標人馬攔住門旗開處一將突出喝曰吾在

此候多時矣。原來吳漢到任城時，帝密謂漢曰：「此戰賊必走昌慮，又必發精銳以拒新陽將軍乘勝，卽先馳往伏要路以邀截之。」却說董憲見是吳漢，驚曰：「何其捷速，真所謂用兵如神也。」急欲回軍，吳漢早已殺到。憲敗，復還昌慮。漢隨後追擊，亦進至昌慮，屯守之。憲大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笑曰：「五校乏食，當退。吾將乘其敝也。」敕各營堅壁以待之。數日，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佼疆將其衆降。蘇茂奔投張步，董憲及龐萌走入繪山。今沂州境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相聚得數百人，迎憲入鄆城。吳漢等復攻拔鄆憲，與龐萌走守胸渠縣。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乃進兵圍胸，後城中穀盡。憲萌潛

出襲取贛榆、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攻下朐城、盡獲其妻子、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皆已得矣，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音防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帝封韓湛爲列侯，黔陵爲關內侯。帝還京，因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焉。且說耿弇既受命討張步，乃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一面檄率騎都尉劉歆，植從兄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先是太山豪桀多擁衆，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將擊俊，戰於贏下，俊大破之，追至濟南，遂定太山。後以琅邪未平，徙俊爲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俊益威振，青齊云：「却說張步聞弇將至，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今歷城縣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

數十以待之。弇從朝陽橋今臨濟縣東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

而拔之。故意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破。魂

飛魄散。遂空壁去。弇將進兵。歷下聞費邑遣其弟敢分兵守巨里。

聚名弇乃令先進兵机如轉圍巨里。却使兵眾多又用計代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千

數日聞費邑謀來救弟。弇因嚴令軍中促修攻城器具。宣敕諸部

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却陰縱生丁令得逃歸。以弇期告邑。邑大

驚急。自將精兵三萬餘人前來。弇喜謂諸將曰。賊中吾計矣。所以修

攻具者欲誘致費邑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

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取其首級以示城中。城

中兇懼。費敢悉眾逃歸。張步弇收其積聚。復縱兵擊諸未下者。凡平

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屬青

州在

臨澗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澗相去四十里奔進軍畫中名居二

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澗名雖大而實易攻乃

救諸校後五日會集攻打西安藍聞之晨夜驚守至期夜半奔救諸

將皆蓐肉食未起而昧會明至臨澗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澗

西安必救之攻西安則臨澗不能救宜速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

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澗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

攻之一日必拔我臨澗則西安孤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

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

藍必引軍還奔臨澗并兵合勢得以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

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澗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

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下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待張步至乃

張步至乃

取之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就其營而破之今大

耿兵少於彼

弁况之長子故呼爲大耿

又皆疲勞何足懼哉乃與三弟藍宏壽及

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弁弁大喜上

書光武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彼進則

誘而攻之欲去則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

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弁先出淄水上只見前面塵頭大起

突騎便欲上前廝殺弁曰來者必非張步也探之乃是先鋒重異弁

急令收兵回衆大異之弁曰重異易破吾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

示弱以盛其氣耳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劉歆陳俊分陣於城下

步至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臨淄本齊國所都小城卽齊王官中

有環規臺弁升環臺望之視歆等戰到酣處乃自引突騎冲出步陣

被弇冲爲兩節遂大破之飛箭射中弇股以劍截之左右無知者一

傷惡賊至暮乃罷明且弇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張步所攻

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將勇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也

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醴酒止氣洗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

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

步困將退預置左右翼埋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

追至鉅昧水上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

千餘兩去声車數步大敗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

勞軍郡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

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鄭食其已說降守備信從

說襲擊之將軍獨拔勅榮也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

擊之

難於吳漢裏味

降高帝詔衛尉鄭生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吾當

大司徒伏隆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

為落落難合父湛謂前計疎濶難踐其言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帝因進幸劇身復追張

步步奔平壽縣却說蘇茂任城敗後逃歸張步至是將萬餘人來救

之因責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取身走之大王奈何往攻其

營且既呼茂何不能少待耶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時遣使告步茂

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取身軍門內袒降身傳詣行在

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謂意法衆尚

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道歸鄉里身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枝餘黨

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為

安邱侯與妻子居洛陽取身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

挫折焉是歲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於九原西州大將軍阻遣

子恂入侍交趾牧鄧讓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六年二月揚武將軍

馬成等拔舒城獲李憲憲王莽時為廬江連率莽敗遂據郡自守建

武三年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帝拜成

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常發會稽

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圍憲於舒城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

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是城內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

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封成平舒侯遣屯田武當諸將還

京師帝乃大宴功臣各加賞賜忽報王莽將任滿寇南郡甚急

欲知如何下回再叙

總評 文帝之德武帝之才終漢室民思劉氏者二帝之力也王昌

詐稱子與盧芳謬言文伯猶能令州郡響應。羗戎協從。若劉永者。梁王立之子。孝王八世孫。有周建等爲之將帥。使疆董憲張步等爲其服屬。其分固親於王盧。其才視更始。俛首括席。盆子從遊牧。兒豈乎遠矣。專據東方。爭鋒南岳。未知孰勝。乃大師一出。父子斬首。會不得如盆子食稅終身。雖曰天命。永亦不知審時量力者也。乘步據郡十二。不知事光武而奉劉紆。負盜賊之資者。故未可與識時之傑同日語也哉。

第二十三回

馬援入洛識真主

却說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哀帝時爲清水長。屬天水郡。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爲

導江卒正居臨邛

窮莽改蜀郡曰導江

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

應漢南陽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

縣洛竅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據掠賊派暴橫述惡

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

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誠賊非義兵也吾欲

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

曰願効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

州牧印綬乃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并其衆二年秋更始遣李寶張

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擊

忠寶於綿竹大破走之由是威振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

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十湯武若奮威德以投天隙天時

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喜遂自立爲蜀王都成都民

夷皆附之建武元年李熊復說述宜稱天子四月有龍出其府殿中

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改元龍

興民夷皆附之以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遂使將軍侯丹開白

光請其守南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皆縣名東據扞關於是盡有

益州之地時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述遂大作營壘會聚甲兵數

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及秦豐敗延岑田戎皆降於述述乃以

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田戎翼江王光武謂大中大夫來歙曰今西

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畧未知所在

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臣願得奉陛

下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就歸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

之乃令欽使於西州郡說隗囂自更始時亡歸天水復招聚士衆名
震西川建武二年鄧禹裨將馮愷叛禹西向天水囂迎擊破之禹乃
承制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
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囂既有功於漢又
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會來欽至囂乃上書詣關
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馮異擊
走之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其畧曰隔於盜賊聲問不敷將軍操執
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羗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
數千百人躡躡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他人禽矣今關東寇
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

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卽

推心置腹。

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

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云云。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

出兵漢中。遣使至天水。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焉。囂怒曰。漢帝且

重囂。子陽乃欲臣我哉。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述兵不

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

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極言三輔單弱。劉文伯盧芳字也在邊。未宜謀

念一也。人便病者。

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降也。其禮正君臣之儀。

囂內懷觀望。不能決。因使馬援入蜀。觀探。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有

三兄。况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師事

便存。負氣。

潁川蒲昌。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而見家用不足。乃辭况。欲就遷郡。

畜救。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乃見能自不此而後見也。○猶言成器且從所好，會

況卒，援服喪。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舍。後為郡督郵，送

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憐縱之。自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天水

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

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

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與昆

弟，故舊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

縣原涉為掾，薦之於莽。莽以涉為天水太守，援為漢中太守，及莽敗，

援兄員時為上郡太守，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光武即位，員先詣

洛陽，帝遣復原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為綏德將

軍，與決籌策。至是，使人蜀探察公孫述消息，援與述同里閭，素相

善既至以為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接入交拜禮畢

使出就館更制衣冠旦日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旆

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屈身如磬之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

大將軍之位賓客皆樂留蜀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

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俑人形木偶不值高人也此子何足久稽留也

天下士乎因辭歸謂諸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

方四年冬乃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光武迎笑謂援曰

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蓋謙言慚不如述也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

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

蜀述陞戟而進臣古來英雄豪傑只是個箇字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

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明年正

月帝使來歙持節送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援曰

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所能敵

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濶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

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

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如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悅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然雅信援遂遣長子恂隨歙入質援有見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却說囂

將王元見囂專心內事憤曰天下成敗未可知也遂說囂曰昔更始

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藉今南

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

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求完富

通鑑通鑑卷之六十一 漢紀六十一 光武皇帝 光武皇帝 光武皇帝

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卽還與蚯蚓同。蒿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險阨。欲專方面。因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試論之。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性沉重。好學。年二十餘。避更始之亂。入天水。從囂。囂素重之。因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尊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成哀平俱無子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

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蓋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

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泊忌及於稷契。咸

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

赤帝子之符。故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

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

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

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饑伏質，烹醢分裂。又況么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闢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指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異舉。此高祖之

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覲，拒遂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夫公怒人，勝勝。

却說隗囂，矜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覽班彪之論，心知其是而不能納。乃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畧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大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與河南開封府更始時。

拜涼州刺史赤眉入關興乃西歸隗囂而耻為之屈嘗稱疾不起適

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

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今為父

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無禮甚矣

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耶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

之眾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命之使入必為鼎足

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

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

留妻子獨歸塋親囂令與妻子俱東帝徵為大中大夫於是隴中遊

士長者多引去者申屠剛文帝時丞相申屠嘉之後平帝時為郡功

曹見王莽專政隔絕帝外家甚不平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極言

其失中有數語。激切之至。如人無賢愚。莫不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陛下宜昭然覺悟。而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禍患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云云。書奏。莽令元后下詔。使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是聞隗囂欲背漢。而附公孫述。乃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躬聖德。舉義兵。恭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福。莽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附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疇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聖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

無之嫌之而之白之

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猝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驚不納。班彪見驚不聽。至言知其必敗。遂避地河西。寶融以為從事。甚禮重之。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早孤。王莽居攝中。為明義侯。王俊司馬。隨軍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寧武男。女弟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及漢兵起。從王邑敗於昆陽。後拜為波水將軍。引兵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為校尉。甚重之。薦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因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

虞胤世有謀

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

言可保全。不畏滅絕。

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

求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爲言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卽將

家屬而西。旣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時。

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

舍

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

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

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

也。

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

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其全五郡。觀時

變動。議旣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

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

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卽解印綬去。於是梁統爲武威太守。史

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庫鈞爲金城太

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

是真才在學識

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宴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

犯塞融輒自將破之諸郡相救皆如符要其後匈奴懲又艾稀復侵

寇羌胡皆震服親附及光武卽位融等心欲東向以西河隔遠未能

自通因隗囂稱建武年號乃從囂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却說

隗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京游說河西見寶融融曰前聞

隗將軍斬子陽之使復遣子入侍輪誠納忠書使往還恩禮俱篤近

聞用武將之謀拒智士之諫李孟字翳名士奈何守志不貞初終易轍

如此哉京笑曰將軍自審智足以知來力足以續絕耶融曰不能曰

然則覆以己之不能責人之能己之愚責人之不愚耶京請爲將軍

籌之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明驗也今卽有所

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
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也融
不能答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
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謂赤伏符自前世博物道備之士已建明漢
有再受命之符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
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
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與班彪區畫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
鈞奉書獻馬帝問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邦之見鈞至歡甚禮饗
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疆
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

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嚮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因授融爲京州牧。璽書旣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融復上書。中云。前遣劉鈞。口陳肝胆。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緘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嚮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

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望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

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云云。帝復賜璽書。所以慰藉之甚備。六年

春。山東江淮悉平。諸將還京師。三月。公孫述使用戎任滿。寇荊州。不

克而去。帝積苦兵馬之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亦遠據邊垂。乃

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

內。後隴蜀雖相繼而滅。漢家却傷了數員大將。闕了七年干戈。纔得

平定。可見一統之不易也。話分兩回。下文便見。

總評 自古惟英雄能識英雄。伏波一見光武。便死心沓地。樂為之

用。偉矣。隗囂歸天水。亦嘗得賢智之力。不勞征戰而坐擁七郡。名

振西川矣。顧既得險阨。輒矜已飾智。故鄭興之徒。至願捨妻子以

求去。嗚呼。士雖不去。豈不納良策。亦終必亡也已。

第二十四回

竇氏請師封兩侯

且說光武久於行陣，意殊厭兵，乃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亦

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以惑眾帝。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

也。代漢者，姓當塗，名高。君豈高之身耶？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

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

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

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高起於行陣之中，兵被身困者

數矣。然軍敗復台，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却。就於滅亡也。

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

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豈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下，而退欲為

西伯之事尊事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早辭事漢。嗚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也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今夔州府巫山縣東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則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桂曰。昔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

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也急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

囂欲爲西伯也述聽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

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述弟光以爲不宜空國

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

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

大體立其兩子爲王各食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

王愛子示無大志不可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却說光武素聞隗囂

能得士常稱囂爲長者務欲招之會公孫述寇南郡卽荆乃詔囂當

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帝知其終不爲用臣欲討

之適征西大將軍馮異自長安入朝引見帝大喜謂公卿曰是我起

兵時主簿也爲吾拔荆棘定關中願異曰倉卒燕饗亭豆粥滹沱河

十一〇六回中事一。提一妙。

十四回事。

麥飯厚意久不報。與稽首謝曰。臣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帝是之。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後數引謙見。與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謁園陵。詔虎牙大將軍祭遵及耿种。益延王常。馬武。劉歆。劉向。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歆奉璽書賜囑諭旨。囑尤豫不決。歆憤曰。國家以君知臧否。知吉凶也。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以伯春子恂委質。而又用佞惑之言。為滅族之計耶。因欲前刺。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歆。歆隨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之。必殺歆。囂將王遵急諫曰。不可。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益上怒。昔宋執楚使。遂有析子易骸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歆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

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五月隗
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漢將仰面
爭雄隴兵順步冲敵勢如山壓漢兵大敗急退囂衆追殺下來馬武
督後隊正進只見前軍敗回武急選精騎千餘讓過敗軍迎上隴去
囂正追來馬武怒發一枝畫戟飛入囂陣如電擊雷轟所選精騎隨
着砍殺武偏只望人多兵厚處殺去不一時間殺人數千囂衆大潰
武乃從容下隴光武聞之乃曰囂占地利故是勁敵當徐圖之耳於
是下詔着耿弇軍漆馮異軍梅邑祭遵軍汧吳漢蓋延等還屯長安
却說馮異引軍未至梅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
分遣巡取梅邑異聞之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
可與爭鋒宜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慣習小利且欲深入

若令得桐邑。則三輔動搖矣。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息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猝然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取定等悉叛。魏將來降。異乃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乃下璽書褒獎異功。而賜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令大司馬以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地郡并領北地太守事。青山胡肥頭少卿率萬餘人降。異時虜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異擊破之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虜芳安定三水人也。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誑惑安定間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後更始敗。三水豪傑以芳爲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

芳爲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爲兄弟高祖時事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爲發兵擁護世世稱臣今漢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發數千騎迎芳入匈奴立芳爲漢帝建武五年李興閔堪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入塞都於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焉且說河西竇融聞隗囂反乃與囂書責讓之曰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互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

莽篡奪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

効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

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能成功造難就去從議背山爲

橫謀通西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

至於此。元等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入。

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間道窮達。不南合于陽。則北入文伯耳。

夫負虛名而易張翼。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

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言危散大於衆。何如。衆也棄

子微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

涕相送。交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言汝事漢而可背之則吏士之事汝者將何以對之

忍而棄之。謂留子何。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日留也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

郭皆爲邱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

迄今復瘼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

其難。是使積痼不得遂。痼病也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庸

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

取懲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焉得書不能納，竇融怒曰：「善言不入，是所謂下愚不移也。」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竇黨先

零羌封何等，大破之。梁統恐衆心猶有疑惑，使人刺殺張京，因並河

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五月辛未，帝下詔曰：「惟天

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爲隗囂所誣，受人謀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

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六月，以縣官吏職繁多，詔各部條

奏置長吏可并合者。於是并省四百餘縣。郡說馬援旣歸，光武以三

輔地曠土沃，屋肥而相隨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

之，會囂用王元許欲貳於漢，援數以書責譬之。囂怨援，背已得書增

怒，竟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求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援計

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羗豪，爲陳禍福，以離其支黨。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勸囂勿反。廣不答，其書愷切，動人。篇長未錄。六年秋，延岑欲出漢中，遣前將軍李通領侯進、王霸等十營擊之。大勝，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初，隗囂以地占形勝，國富民附，散王元之說，據隴坻以拒漢。及王元行巡之敗，稍識山東智勇，接間馮異，擊破賈覽、李通、嚴勝、延岑，遂惶惑憂懼，上書謝過曰：「吏人間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官，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所賜囂書曰：昔柴將軍柴武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

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器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今若束手

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

中。十歲屢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冀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

孫述。七年三月。述以器為朔寧王。遣兵往來為之援勢。秋。虜將步

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樂。馮異率諸將拒之。器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

於汧。皆不得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

京師。拜為大中大夫。封向義侯。遵字子春。涪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

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器舉兵。而常有歸漢意。嘗謂來歙曰。吾所以

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祿哉。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數勸器

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器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與祭遵襲

陽。遵路中病還。乃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

盤

須回

中並地名

徑至畧陽斬魯守將金梁因保其城魯大驚曰何其神也帝
聞得畧陽甚喜曰畧陽魯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
等諸將聞欵據畧陽各引兵馳赴之帝急遣人分頭追諸將還曰魯
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
敝乃可乘危而進也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
雞頭道雞頭山道也一名嶠崕山在涼州西牛部軍瓦亭今原州南囂自悉其大眾數萬人
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引兵助囂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
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器晝夜攻之累月不能
下夏閏四月帝召吳漢蓋延王霸馬成馬武寇恂自上將征隗囂光
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帝不從憲乃當車拔
佩刀以斷車鞅卒不聽西至漆諸將亦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

夏漢成平

卷六

三

司文

阻計无豫未决帝先已召馬援會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

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

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

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原州高平寶融率五郡太守

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輛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

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

告百蠻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其進軍分數道上隴使王遵

以書招牛邯下之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拜邯

大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

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在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界陽

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疋進幸上邽

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高皇帝云橫秦大者王

小者侯

田橫爲齊王天下既定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之曰橫來云云

若遂欲爲黔布者亦自

任也

布不降云云

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情而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

弇蓋延圍上邽帝嘉竇融功以回縣封之爲安豐侯弟友爲見侯

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

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

士民無擅離部曲却說吳漢耿弇等攻打西城上邽兩處楊廣等固

守急切不能下帝正沈思方畧忽聞潁州盜賊竊起寇沒屬縣河東

守兵亦叛京師騷動羽書雪片般紛紛不絕帝大驚曰吾悔不用郭

子橫之言急傳將士備駕東發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

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八月帝

自上邽晨夜馳行。九月乙卯。至洛陽。庚申。帝駕親征。軍兵浩蕩。往頓
川進發。未知勝負如何。下文再爲分解。

總評

隗囂始起。立廟祀漢。血鋌盟衆。數王莽罪惡。志氣偉矣。迨歸

更始。不聽方望之謀。至逃歸天水。意興阻爽。然光武旣興。使無變
初心。率兵効命。組述歸漢。功且十倍。竇融顧惑於王元何哉。夫劉
玄懦弱。僅賢盆子。光武大度。同符高祖。其人孰勝。更始政亂。赤眉
橫橫。建武統一天下。有人其時。其地孰勝。囂帖懼聖公。忍殺叔父。
以免禍。反二心。光武欲封函谷。亦人情之不可解者也。

新刻批評東漢演義卷之七

珊瑚清遠道人重編

第二十五回

掃隴西三將殞命

前爲潁川太守者，着昌平寇恂也。恂先治河內，大得人心。建武二年，坐繫考上書者，免官。其時潁川人嚴終爲寇，以是復拜恂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三年，遣使者就拜爲汝南太守，掃除盜賊。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然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

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
 真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
 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潁川屬縣
 鎮撫吏民受納餘降車駕將還忽報東郡濟陰地方盜賊羣起帝遣
 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率兵擊之帝有所省復遣使拜東光
 侯耿純為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於東郡先是真定王劉揚謀不軌
 造作讖記交通綿曼縣屬真定賊純用計誅之真定震怖無敢動者純還
 京師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
 為通傳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
 治武復欲修文耶乃拜純為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
 賊清寧後嘗將兵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純居東郡四歲以

事坐免。後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此清此批數千隨車，駕立涕曰：「願復此批。」

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為此批。」治郡乃能見恩。若是

乎。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先封耿鄉侯，乃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

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詔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

英久吏，曉知義理，何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已更擇國士，令侯無介然

之憂。乃更封純為東光侯。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帝因潁川服寇

君，忽憶東郡百姓思耿君正，同故已遣將復調純會東郡也。東郡聞

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

郡太守。吏民悅服。九月戊寅，車駕至洛。公卿奏安邱侯張步將妻子

逃去，蹠探尋奔臨淮。一路已檄要地偵緝，尚無確耗。帝笑曰：「此固不

能安享富貴者。行當就擒耳。」言未已，有司奏徐州申報叛侯張步逃

奔臨淮與弟宏蘭招其故衆欲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
帝卽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勲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後
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頌之數上
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
賊之處國家以爲重憂且勉鎮撫之先是帝思隴西雖辟當衆猶多
兼之隴蜀有脣齒之憂子陽勢必力助平之未有時日乃下書敕吳
漢曰諸部甲卒新舊凡數十萬但坐費糧食耳若有逃亡則沮敗衆
心宜悉罷之敕到漢等貪并力攻籌允豫不能遣日復一日糧食漸
少吏士疲役逃亡果多漢等心謀十一月黨將楊廣死隗囂窮困無
策漢等攻打益急其大將王捷別在戎邱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
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悉罷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漢兵

非其人不可得

見之嗟異。吳漢大聲喝曰：「此輩不違天時，罔識帝德，始既誤投其主，久復自任其愚，不能遷善，九死滋愧。汝輩稍有知識，亟當開城納順。帝德汪洋，永保樂佚。只見城頭上沸反聲喊，寧死不降。吳漢大怒，噤的一聲，城上一人早已仰翻着箭。漢士卒一擁前攻，城上矢石如雨，只得退回。却說各處城池雖小，却死守不能下。岑彭乃令軍士運土築截各處山谷，激壅谷水，以灌西城。城未沒，只丈餘，驚衆大驚曰：「今番盡爲魚鱉矣。」驚大哭，與妻子決別，欲自盡。左右救勸不住，忽聽得城外金鼓齊鳴，喊殺連天。衆急擁上敵樓眺望，原來是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陣。王元等決開水圍，捨死惡戰，遂得入城，迎歸。冀時吳漢軍食盡，乃燒去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冀聞之。

率衆緊追逼入漢營却惱了一位大將持偃月大刀飛馬直入敵陣

大罵敗虜敢爾耶刀起處早已紛紛人頭落地是誰驚衆正在興頭突然

遇那天神般將橫冲直撞刀如疾電馬若怒龍如入無人之境罵陣

中一員大將拍馬趕來赴敵纔一合大刀過處連人帶馬分爲四段

驚衆大驚曰漢將中有此人吾屬無噍類矣遂紛紛然各自逃生那

將猶砍殺不休一時間尸橫遍地其跌壓踐踏未死者到處蠕蠕然

慘目直追殺十數里然後一轡如雲騰回本陣是誰乃岑彭也於是

諸將乃得全軍東歸惟祭遵屯汧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

鄉而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歸慕矣校尉溫序爲將苟宇所獲

欲降之序怒以節撻殺數人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洛陽帝

曰此吳漢違吾敕遂棄前功也賜溫序塚地拜其三子爲郎詔書賜

祭遵。謙曰：將軍連年距離，衆卻獨留，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謙千疋，以賜吏士。却說祭遵自春間進攻略陽，途中得病而回。至是，諸將悉退，獨留汧，兵糧不足。遵日夜操心軍務，病益加重。九年春正月，遂薨於軍。帝聞大驚，一面詔馮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遵喪至河南縣，詔百官先會喪所，而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閭過喪車，瞻望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容之。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元甲，兜鍪，兵車軍陣送葬。諡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絲。帝以是重焉。

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奔助純光武聞之詔馮異復行天水太守事令攻趙匡等久不能拔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秋八月詔來歙率馮異耿弇蓋延馬成劉尚入天水協攻趙匡田奔等於是諸將分擊各部耿弇循安定北地諸營保蓋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馬成同劉尚合破河池武都趙匡等告急文書紛紛往益州求救蜀地震恐時王元降蜀北、北因說公孫述遣田戎任滿程汎將兵下江關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却說荆江一帶乃岑彭之所經理初彭攻破秦豐田戎南方悉定以將伐蜀漢而川谷水險難於漕運乃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縣名屬南郡自引兵還屯津鄉津鄉當荆揚之咽喉也建武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彭壅谷水灌西城會漢軍食盡而退復還津鄉且說任

滿田戎皆智勇宿將且荆南是其昔日巢窟地勢遠近險易尤了然

心目此時將數萬精兵乘旛筏而下江關真是勢如破竹數月之間

馮駿及田鴻李玄等俱戰敗夷道縣名屬夷陵盡失賊據荆門虎牙

此處江水所出荆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

之色紅白相間類牙故有此名此二山楚之西塞極爲險要岑彭初

聞田戎等下江關便大驚曰南郡不保矣昔狐驚鼠竄之日破之猶

費數載之功今挾全蜀之勢擁精銳之衆實爲勁敵一面由秦一面

調撥各路機宜及引兵到來只見橫江搭起浮橋闌樓滿江橫柱關

絕水道賊營紮於山上彭水旱不能進幾次設計攻打反爲所敗只

得拒住江面各路隘口加意提防却日夜督造直進樓船冒突露檣

數千艘以待救到停頭要、補火、突、爲、賊、軍、起、奔、無、浪大進却說光武得奏正要遣將助彭忽報盧芳結

連匈奴寇邊甚急。帝曰：荆楚有岑彭，在寇諒不能深入，且置之。於是遣吳漢、李廣、王霸、王常、朱祐、侯進等五將軍將兵五萬餘人擊之。軍次高柳，芳將賈覽閔堪迎戰，大敗。會大雨而匈奴救至，漢兵反爲所挫。帝聞之，料芳非時日可尅，乃召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拜王霸爲上谷太守，領屯兵，得捕擊胡虜，無拘郡界。而馮異而字妙攻擊趙匡、田弇等，且一年矣，皆斬之。馬成、劉尚已破河池，遂平武都。耿弇、蓋延俱建功，掃平各部，因合兵共攻冀，數月不能拔。衆欲且還，休兵以觀其變。異固持不動，常爲軍前鋒。十年夏，與諸將攻落門。聚名未拔，異病發薨於軍。帝聞報，大慟，諡之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訴爲栢鄉侯。異旣薨，來歙等攻賊益力。時高平未下，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不拔。初，隗

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
 道開來欵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吳漢軍退天水諸郡盡
 失峻復逃歸助囂拒隴氐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不下帝怒入
 關將自征之乃徵漁陽太守郭伋拜潁川太守而召寇恂從征隴州
 時潁川賊亦未淨伋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
 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關當一土耳
 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
 請及降悉遣歸附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
 不期俱降駱驛不絕云恂至長安諫帝曰長安道里居中從洛陽至
高平長安
 為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制四方也今士馬
 疲憊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

峻猶不下帝遣使如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行今將煩卿若峻不降卽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理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餘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竣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降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十月來蘇耿弇等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宏農隴右旣平西羌猶爲患自王莽末羌虜多背叛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而隗

叢招懷其會四豪遂得爲用及叢死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爲寇掠皆

營壘自守州郡不能討來歙乃伏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

馬援等進擊羗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

十萬斛時大饑流離相望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

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歙復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

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歙乃與蓋延馬成進攻王元環安於河池下

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死馳召蓋延延至見

歙利刃插入脅中驚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虎牙何敢如此今使

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

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誠囑歙復自書表

曰臣夜人定後爲賊所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

為朝廷羞。天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喪骨。頰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望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不止。乃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諡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編素。臨弔。送葬。子。褒。嗣侯。帝嘉歙忠節。十三年。復封歙弟。由。為宜西侯。

後漢書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且說此刺客乃環安所遣也。王元遂欲乘喪復河池。安曰。東將才能愈出愈奇。全隴之盛。猶不足以當之。况殘敗之餘。而馬成。劉尚。智勇足備。豈易爭鋒。忽報益延病回。長安又聞朝廷遣大司馬吳漢及誅

從安等耳中序此作結筆過筆

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以助岑彭滅蜀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行船凡六萬餘人騎五千疋皆會荆門任滿等大敗環安等遂歸蜀王元往助延岑伐蜀勝負下文分說

總評 東漢人才極一時之盛洵足上下千古而夷考其行皆全任真誠而輔以學問此其所以業剏治平慶延奕世後世獨重聲華輕寒賤故德業分途言行異軌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數學問中人得如禹光雄歆之類猶其上焉者也夫捨真誠而更立門戶以言學柰何不鄙諸葛武侯為申韓譏陶靖節為老莊也哉吾於東郡之泣琅邪之歎不禁掩卷三歎

第二十六回

滅子陽全蜀歸心

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大下江關擊破馮駿等據
住荆門岑彭兵少數攻不利於是大造戰船攻具以待援兵到來至
十一年春帝遣岑彭與吳漢及臧宮劉隆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
又發桂陽零陵長沙水兵皆會集荆門時江中橫柱密佈岑彭乃同
吳漢等沿江遠遠相度形勢吳漢曰似此水道橫絕無用武之地兵
多祇貴糧穀耳當暫罷三郡蜀卒俟隙觀變再行調取彭岑曰蜀兵
勢盛我兵既集不乘勢以規進取而復遣去不益長寇志而阻士心
乎漢必欲罷之彭乃上書言狀帝報彭書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
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
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大起彭大喜曰此天助

也因與魯奇各領露橈，冒突百艘，各帶攻具，颶帆西進。露橈者，謂露橈在外，人在船中，觸冒而衝突也。魯奇領令開船先進，只見帆飽流急，雪浪噴空，船去如弩箭離弦，頃刻將抵浮橋。正待直冲而進，却是作怪那船只在江中搖擺，不得上，而鬪樓上任滿等早已望見樓上弩弓密佈，橋下戰船一字擺開，殺下。雖非順風，却是順水，搖動摧艖，檣紛紛迎來。魯奇大驚，吩咐各船齊用勁弩發火，炬焚橋自却，捨命惡戰。鎗挑落水者，不計其數。任滿正在鬪樓指揮兵將，只見火炬如流星般飛來，一刻之間，樓橋俱着，嚇得蜀將火急逃生，不及時風怒火盛，只聽得轟天價一聲響，橋樓崩坍。先是魯奇船不得動，原來是攢柱上的反把鈎，奇使善泅者入水，盡去其攢柱。此時岑彭亦到，於是數百號冒突樓船順風並進，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這一場大

戰斬了任滿生擒程汎只逃走田戎却保守江州去了於是岑彭表
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等長驅入江關而下令軍中無
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每親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
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
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以田戎糧食多難以卒拔乃留馮
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店江縣屬巴郡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
時公孫述大懼乃使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領領國之兵拒住廣
漢及資中又遣侯丹卒二萬人拒黃石岑彭探聽的實乃多張疑兵
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却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成都江
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日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
騎馳上廣都縣今成都府雙流縣離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公孫

頁真真妄平

卷七

十

司文卷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吾以大兵拒廣漢乃達出延岑軍後是何神也
先是六月述將環安遣人刺殺中郎將來歛帝乃自將大兵征蜀七
月次長安八月岑彭破侯丹於黃石時臧宮將降卒數萬於廣漢間
糧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所得郡邑復各保聚觀望成敗宮傍
徨無措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走宮
大喜乃矯制取以自益因日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石步左騎
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兵驟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
從擊大破之斬首無算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逃得性命
奔往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追殺時王元人馬屯
扎平陽鄉臧宮一到元已魂飛魄散舉衆歸降遂進拔綿竹破涪城
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皮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全蜀震

恐帝欲降述乃與述書陳言禍福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常少張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領軍環安進曰漢將中只岑彭一人難敵耳追田戎於夷陵拒魏營於隴坻蜀人至今膽寒述笑曰猶強於來君叔哉却說岑彭既拔武陽聞臧宮已破涪城吳漢將南陽兵泝江而上亦將到喜曰滅蜀可剋期矣遂拔營前進有成都亡奴來降云述得帝書光祿勳張隆太常常少勸述降述無降意大臣皆怨日夜離叛岑信之留於帳下會日暮駐營詢地名曰彭亡彭惡之以日暮未便他徙夜半營中有警巡營見有黑影營如飛鳥出投西去追之莫及傳人中軍彭已被刺死監軍鄭興大驚不俟天明急領全營東退以授吳漢而武陽一帶復失彭持軍整齊所過秋毫無犯叩穀王任貴聞彭威信越數千里遣使迎

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諡曰壯侯蜀人憐之爲立

廟武陽

今眉州彭山縣

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吳漢稍休士卒復率

兵進十二年正月與蜀將魏黨公孫永戰於漁涪津

屬犍爲郡今敘州界

大破

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盡殄其衆因入

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時秋九月也威虜將軍

馮峻已拔江州生擒田戎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漢聞各路兵俱到

乃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帝馳書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

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

可擊也漢不聽乃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

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

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責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旣輕

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經公以大

尚尚破即敗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此詔未到進果使其將

袁吉將衆十餘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

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集

帳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

城下而今與劉尚兩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

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則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

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

出乃多樹旗旛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

日乃分兵拒江北謝豐自將攻江南漢盡出精銳迎戰自旦至晡遂

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

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越猶
也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
危困破之必矣帝復使謁者張堪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吳
漢在道復追拜堪爲蜀郡太守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早孤幼無父年
十六讓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而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爲聖
童帝微時少賤時也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來歙薦之召拜郎中三遷
爲謁者却說吳漢懲前失自是與述將戰於廣都成都間八戰八剋
遂軍於成都郭中述驚惶無措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
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
五千餘人以配延岑出市橋大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
漢軍後岑衆無不以一當百吳漢大敗延岑捨死追殺漢落水中緣

馬尾得出正在危急恰好張堪到來七千疋馬塵土蔽天延岑大驚
退入城中吳漢收聚殘敗謂劉尚曰已逼賊城猶有此敗今軍中只
餘七日糧而尅城未有時日速陰具船將軍先行吾當斷後耳却說
張堪正到聞漢敗欲遁去急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
從之乃示弱挑敵相延數日爲十一月一日見述衆競備西北俄偵
知輔威將軍臧宮殺到宮破涪城後復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
乘兵入小雒郭門直懸成都城下不一刻只見宮隨從數騎來至漢
營漢大喜爲置酒高會甚歡飲畢宮辭去漢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
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他道矣宮不從復
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明日臧宮攻咸門甚急速視占書云虜死城
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出城攻漢使延岑拒臧宮岑三

以紀時作鴉中帥表

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倦先吳漢見述出乃自勒兵退令敵與宮戰至是乃使護軍高午唐弼將數萬銳卒突出擊之述兵大亂敗走高午正在酣戰忽見遠遠鑿旗之下盛甲鮮明知是公孫述乃急追上大喝一聲醜賊何逃還我岑將軍命來述急轉身來鬪被午當胸一鎗直穿透背跌下馬來却彼左右搶救輿入城去召延岑人以兵屬之至夜創血不止痛極而死明旦岑遂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先是城拔張堪先入據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聞秋毫無私及吳漢入乃族滅兩家復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責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經歷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虜啜羹二者孰

仁秦西巴放麋具不忍之心樂羊毀義事見國策忍也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之時當少張

以憂死帝下詔追贈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夢旌顯程烏

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以張堪能慰

撫吏民復拜臧宮為廣漢太守明年正月吳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

有詔令過家上塚賜穀二萬斛時又增臧宮邑更封鄼侯帝思岑彭

功復封其幼子淮為穀陽侯隴蜀俱平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勲功

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益州傳

送公孫述警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兵

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乃至十省其九焉詔竇融與五

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

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還侯印綬

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爲冀州牧十餘日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名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嘗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顯其有才能何

訓。子。第。一。義。

十。能。最。壞。事。

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亨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遂迎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先詔融曰日者猶往也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乃不敢重請後又加位特進行衛尉事弟友爲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勲尚東海恭王疆女此陽公主友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竇氏一門兩侯三公主四

以龍賜子結果與之人可不自定其志向哉

二千石皆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叔婢以三數為類
功臣中莫以為比范氏後漢書論曰

竇融始以褻倖為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

投會天之間隙

遂蟠蛭輕棄

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趨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
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
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特驗曰大者安在

融卒時年七十八諡曰戴侯子孫顯達蓋與國相終始云此時天下
底定而西平諸羌南靖交趾則馬伏波之言語行事頗足觀覽次之
後回

總評 述竊帝自大迷惑圖瑞力爭神器結囂拒漢而不敢用荆邯
之策空國決勝徒延引歲月隴破蜀隨雖來歙岑彭死於刺客漢

失兩大將要述之智能畢於此矣。器立於叛服之間，其亡也以愚而無斷。是故始雖佐漢，不得爲黥布。述恃其險阻之勢，其亡也以詐而不義。是故雖不臣漢，不得爲田橫。竇融觀變河西，投誠真主。斯可謂操陳嬰之上智，膺張耳之多福者矣。

第二十七回

三邊續用伏波死

却說羌戎種類不一，大抵得西方金行偏氣，故性堅剛勇猛，以力爲雄。然王政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三代以來，見諸詩書。左史姑不敘論，及秦始皇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却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至於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支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是以無事。武帝開邊障，塞亭燧，復出長城外數千里。

至宣帝時先令零諸羌叛趙充國將兵破平之直至王莽夫衆羌始
還據西海爲寇更始赤眉之際羌羌從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
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及隗囂死司徒掾班彪
上言羌漢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侵奪窮恚無
聊故致反叛舊制益州幽涼各部皆置校尉持節領護理其怨結循
問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以爲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
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未久邯卒而職省十年羌寇金城來歙率
諸將破之歙薦馬援爲隴西太守時先零聞來歙已死復寇臨洮馬
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掩擊大破之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復有
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亶音告隘音告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敗因將
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音錫谷音錫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

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卽向山結陣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時夜戰援中弩矢貫其脛援戰愈力還營始去矢治創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縣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梁統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返舊邑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氏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淨時王常屯恩安

盧芳薨於屯，所以杜茂屯北邊，遣馬武屯滹北河，以備匈奴。杜茂異漢數擊盧芳，並不尅，而芳將隨昱留守九原。兒隴蜀俱平，知芳必隨滅計，欲脅芳降。漢芳微覺，知羽翼外附，心驚內離，遂弄輜重，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鐫羗侯。芳後病死，四夷旣安，乃益求賢俊，以圖治安。先是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是時爲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復下詔書，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漢秩自二千石中二千石比二千石以下于石至百石員吏中有斗名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

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帝初卽位卽訪求卓茂以爲太傅而以鄧禹爲大司徒吳漢爲大司馬王梁爲大司空是爲三公鄧禹西征以伏湛行大司徒事湛字惠公父理受詩於匡衡爲當世名儒湛性孝友少傳父業帝知湛才任宰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會以細故坐免六年徙封不其侯基遣就國以侯霸代之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矜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王莽時爲臨淮大尹有能名建武四年徵拜尚書令時朝無故典又少舊臣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及爲大司徒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建武二年王梁以軍事違

勅遂以宋宏爲大司空以清行致稱雅進賢士建武六年茂陵杜林自隴西還三輔光武聞之乃徵拜侍御史林字伯山嘗從外氏張竦卽伯松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東海衛宏濟南徐巡等皆師事之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林嘗薦同郡范滂趙秉申屠剛及牛邯等皆被擢用十一年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時羣臣上言宜增科禁詔下公卿議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

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求疵詆欺無限詆欺謂飾非成譽非其本罪果

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防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

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傲彌深臣愚以爲宜如

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帝好經術所至先訪儒雅採求闕文故四方

學士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如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

榮之徒繼踵而集故圖籍之盛考之史傳未有如東漢者初光武遷

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輛自此以後猶三倍於前云帝長

於民間頗達情僞悉民疾苦故勤約之風行於上下而臨宰邦邑者

亦競能其官略表數人所謂迹顯當時聲施後世者覽之頗足興頑

起情茂陵郭伋字細侯乃武帝時郭解之後也少有志行王莽時爲

并州牧世祖光武廟稱卽位徵拜雍州牧建武五年一曰漁陽太守時猶寇

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又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遠迹，不敢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賦口倍增。後寇恂從征西隴，徵伋拜潁川太守。遠近賊寇，束手歸降。十一年，上以盧芳未滅，調伋爲并州守。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焉伋乃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拜。道次曰：聞使君到，人人生喜，故來奉迎。伋笑謝之。及事訖，諸兒復歡聚，送至郭外，遮問使君何日當還。伋顧別駕從事，計日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待期。乃入南陽太守杜詩，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農器，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也。召信臣，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召信臣，元帝時爲南陽太守。

爲人興利務在富之字翁卿壽春人也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

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奮道過

於遭王莽亂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竇融請署議曹椽守

姑臧長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隴蜀旣平河西

守令戚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惟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

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其報德遂

相賦斂牛馬器物至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後拜武都太守舉郡改操張堪先爲蜀郡太守吏民大悅後拜漁陽

太守捕擊姦滑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

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

耕種以致殷富時麥多雙穗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隰君爲

政樂不可支。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之，歎息，卽拜顯爲魚復縣長衛颯。立河內修武人，初除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年間，邦俗從化。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宛人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聖童。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宮儻其少，及到，靜泊無爲，惟先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

公田以周窮急。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今鑄作田器，教之懇闢田疇。歲歲開闢，百姓充給。又賂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的。對之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吏人，生爲立祠，後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旣之武威郡之大姓，聚衆爲害，延發兵破之。自是

威行境內吏民累息

屏氣似不息也

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

田業延到集武略之士明其賞罰令屯要害有警擊討虜多殘傷遂

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延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人蒙其利又立

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

先上左轉召陵令及顯宗卽位拜潁川太守又爲河內太守數年病

卒前漢魯人徐生善爲儀容文帝以爲禮官大夫劉昆者陳留東昏

人少習容禮通易經能彈雅琴王莽時教授弟子恒五百人每春秋

饗射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

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

令時縣多火災昆輒向火叩頭輒能降雨止風微拜議郎遷宏農太

守先是嶠隄萌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

夏直宜安平

卷二

三

司七

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後徵代杜林為光祿勳帝問曰卿前在江陵

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

左右皆笑其質訥聲嫩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

入教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建武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

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焉光武自幼學長安之時便親淑賢

俊及即位以來尤加意訪求孜孜不倦故一時內輔外任濟濟多賢

不可勝數而蒲輪旌帛猶不絕於巖薮北海逢萌王莽時挂冠東都

城門浮海客遼東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

德帝連徵之不起太原廣武人周黨亦不仕莽救身修志莽末賊暴

從橫殘滅郡縣至廣武賊聞黨高行過城不入帝強復之乃著短布

單衣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

單衣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

范升奏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等，蒙加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偃蹇驕悍，不以禮屈。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帝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黨遂隱居齔池。時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喜曰：此當是子陵也。子陵姓嚴，名光，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天下以物色訪之。至是，乃備安車，立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

無數小傳，變稱如無，絕天

平素遣故舊遣

使奉書光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

小差否少愈使對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因傳霸言

光曰君言不癡是非癡語耶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

臣乎使求報書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

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使者嫌少求更足光曰買菜

乎求益也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

臥不起帝就其臥榻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又

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

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

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

往因其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

曰朕故人嚴子陵其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今杭州富

勝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宋朝范文正公有釣臺記云非光武

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後漢書逸民傳贊曰江

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亦足高尚而微薄俗矣又有

向子平者名長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遁老易貧無

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向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

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一日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

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聚嫁既畢

乃敕斷家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

岳名山竟不知所終是時前後祥瑞叠見甘露降南行唐黃龍見

東阿今濟州九真徼外蠻夷今安南國率種人內屬日南今安南境徼外蠻夷獻

白雉白兔廣漢徼外今成都府之漢州瀘川州白馬羗豪羗有百五十四種白馬在廣漢西北李極

人內屬匈奴遣使奉獻莎車國鄯善國並遣使奉獻初巴蜀既平大

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至是乃詔羣臣議十五年

四月遂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

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

琅邪公又追諡兄伯升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時朱祐奏古者人

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諱至為公故諸王皆為公後仍復為王云有

詔下州郡檢覈核墾田頃畝及計平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太守

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而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

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音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

國聽羣盜自相糾發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

者皆勿問

逗古住字逗留是曲行避敵也漢法逗留畏愞者斬

聽以擒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

境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

懦怯也

捐城委

棄也

守者皆不以為負

負恩也

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

功之先後

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

賊並解散徒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

門不開時有妖

妖

民李廣等誑惑百姓無識下愚多信從之遂其聚

徒黨攻沒皖城

今安慶懷寧縣

殺皖侯劉闔自稱南嶽太師帝遣謁者張宗

將兵數千人討之為廣所敗愚民益信之其眾大熾時馬援已還京

師於是使援發諸郡兵數萬人擊之援曰是皆不樂太平之愚民稍

有臂力遂自謂無敵所謂蟻聚蜂屯一燦無遺者耳遂發萬餘人四

布自率數百人奔擊李廣出戰只一合斬之萬餘人四合圍礮遂盡

殲其眾援輕騎回京忽璽書復下拜援為伏波將軍大發三軍南征

交趾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東漢之興文臣武將清節隱淪無不卓絕千古演義至此只覺筆酣墨飽神閒氣沛使讀者於尺幅中見五百里賢人聚

第二十八回

少海波覃薄后尊

却說南方諸國雖自秦時分置郡縣然言語各異禮教未通及光武中興錫光爲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始知姻娶

漸習禮義

錫光平帝時交趾太守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

故真化來獻者不絕及建

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造反大亂南邊徵側者麓涪

縣雒將之女也嫁爲朱敞

員

人詩索妻姊妹皆精通武藝勇力超羣

遂恃勇霸害一方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不受制故反於是九真

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遂自立爲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至十八年四月。乃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討之。於是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大戰賊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連敗之。乃奔入禁溪穴中。援守之時。段志病卒。劉隆等追散餘賊。明年正月。穴中食盡。徵側徵貳出戰。援悉斬之。傳首洛陽。帝封援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

焉跼跼嘯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

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歡呼稱頌。遂將樓

船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餘黨都陽等。自無功至居風縣

名。斬獲五千餘人。嶺南悉平。接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漑。以

利其民。又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別名越皆奉行。馬將

軍故事。二十一年秋。振旅還至京師。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亦於

坐賀冀。名下士援因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聞眾人耶。昔伏波將

軍路德博武帝時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

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何以相濟。冀曰。愚不及也。援曰。方今匈奴烏

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

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也。為烈士當如此矣。還京月

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請行，復出屯襄國。縣後武威將軍劉尚擊

武陵五溪蠻夷。今辰州界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

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

用。帝笑曰：「矍脚矍哉，是翁也。」遂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廷孫、丞等將

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別，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易水志，當以愔。

餘日索也。盡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權要子弟等

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猶耿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

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寇被逼，飢困欲降。會援病卒，謁者朱均入

虜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初，軍次下雋。縣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

則路近而水嶮，從充。縣則塗夷也。平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

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厄其咽喉，充賊自破，以

事上之詔從援策遂進營壺頭賊乘高隘水疾也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乃作歌曰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慷慨悲歌左右聞之莫不爲之流涕咸願捨死殺賊焉時耿舒與兄弇書曰

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古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

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駟責問因代監援軍會援

病卒而寇亦平松梁統子尚舞陰公主先是援嘗有疾松來候之獨

拜牀下援不荅拜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松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

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

禮以輕其父乎松由是恨之至是遂奏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

印綬又援在交趾嘗餌薏苡仁以能輕身勝瘴氣而南方薏苡實大

援欲以為種軍還乃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寶權貴皆望之援

時方有寵故莫以問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

文犀馬武與侯昱子皆上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

還舊塋栽地買城西數畝地槩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

嚴援有誠書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梁松書以示

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有前雲陽令

朱勃詣闕上書曰

臣聞玉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劇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覺。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猶下計也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猶崎嶇也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謂使也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平嶺南。微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惟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兵全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正
交吐土，多障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劄克平一
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
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
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
塞，漢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
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市無虎三人言有則王信橫被誣罔之
譏，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
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醞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
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
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言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

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

吳吳與也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賢儒之言無使

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

若記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

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

憤戰慄闕庭

書奏報歸田里批回原籍也至肅宗皇帝卽位乃追念之下詔曰

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

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

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東觀漢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

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善兵策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有四子三女卒後梁松竇固等譖之家益失勢數爲樞貴所侵侮兄子嚴不勝憂憤白蘭夫人援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書上選援幼女入太子宮顯宗卽位立爲后卽明德皇后也這都是後話亦昌黎所謂得牽連書者也且說光武初起宛時娶於陰氏明年春擊王郎至真定又納郭后及卽位令侍中傅俊至新野迎陰后與胡陽寧平公主諸宮人至洛陽二后俱封爲貴人是年郭貴人生子彊三年羣臣請立后帝以陰后雅性寬仁欲立之后以郭氏有子固辭不肯當遂立郭氏爲皇后以子彊爲皇太子其後郭后寵稍衰數懷怨懟十七年十月遂廢爲中山王太后立貴人陰氏

為皇后進后中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其餘九

國公皆即舊封進爵為王時太子侍講鄧曄音質言於帝曰臣聞夫

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猶制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

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曄善怒

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猶偏而輕天下也先郭后弟況小心謹

慎帝善之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封縣蠻侯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

況亦謙恭下士頗得聲譽十四年遷城門校尉至是復徙封大國為

陽安侯後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豐盛京師號況家為金穴云

陰后兄識弟興皆有名望識初從伯升起兵有功更始封為陰德侯

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隨貴人至以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隨征以

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仍加

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仍加

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谷十五年。定封原鹿侯。興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夜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甚見親信。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薦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耶。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眎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奢益爲觀聽所譏耳。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帝舅壽張侯樊

宏爲人謙柔畏懼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一語○度○心○切○苦○厄○未有能終者吾

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爾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已全身豈

不樂哉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訪

政事及不致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後病困車駕

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

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

竟不許二十七年卒子儵嗣謹約有父風焉却說光武皇帝十一年

郭皇后生東海王爾沛王輔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許美人

生楚王英光烈皇后除生顯宗東平王君廣陵王荆臨淮公衡琅邪

王京衡未及進爵爲王而薨無子國除彌爲皇太子郭后廢置常感

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

數歲至十九年乃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而以疆爲東海王
帝以疆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後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
賜虎賁旄頭宮殿鐘簾渠上聲所以懸鐘磬也之懸擬於乘輿二十年徙封輔
爲沛王郭后爲沛太后是時朝野肅清只有匈奴鮮卑猶時入塞殺
略吏人朝廷以爲憂而中興諸大將已老死略盡高密侯鄧禹膠東
侯賈復固始侯李通好時侯耿弇揚虛侯馬武朗陵侯臧宮皆以特
進奉朝請全椒侯馬成先爲中山太守以征武陵蠻無功上太守印
綬就國王霸以識邊事在上谷二十餘年祭遵從弟祭彤初以遵故
拜爲黃門侍郎及遵死無子帝傷之乃以彤爲偃師長今近遵墳墓
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賁肥令
時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政清帝以爲

能當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帝憂之乃拜彤爲遼東太守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自後鮮卑震怖不復闖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二十五年乃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於是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卽擊匈奴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却說大司馬吳漢自平蜀後十五年同馬成北擊匈奴自後帝念漢功勞不復令其

征伐漢在朝廷斤斤

精詳地

謹質形於體貌。初漢出征，妻子嘗買田業。

漢還責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忍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

弟外家。又性彊毅，每出師，朝受命，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也。卽裝之日，帝

深重之，嘗歎曰：「吳公治軍，差強人意。」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

都，而宕渠胸臆

二縣名

等處各起兵應之。帝以史歆昔爲岑彭護軍，曉

習兵事，乃復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兵討之。漢至，誅斬平

之。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及薨，有司奏議以武爲諭，詔特賜諡曰

忠，後發北軍五校輕車介

也甲

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以質簡

而彊力，故光武始終倚愛之。昔賢有云：「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

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觀漢高之任平勃，猶賢於光武之怒

馬伏波矣。嗟乎！志士之就功名，固願馬革裹尸。英主之憑喜怒，獨不

念及生平且固必不移。西域賈胡一語。雲陽令六百餘言不足以解之。誠足悼痛。此周黨所以短布單衣。子陵張目熟視。其曠懷遠覽。豈虛博清高之譽哉。話雖如此。然光武待功臣。較之高帝。不啻天淵。其推誠眷愛。有如父子家人。厭塞衆心。又每能回容。曲法以容也。有其小失。而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特與諸功臣謙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君臣相得甚歡。如此。上幸章陵。故里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不周也。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上大笑曰。吾治天下。亦

欲以柔道行之乃悉爲春陵宗室起祠堂時有五鳳凰見於潁川之
邳縣東觀漢記曰鳳高八尺毛五彩羣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停一
十七日云十九年南巡狩進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詔復田租
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願加厚恩賜復十年帝曰天下
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
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二十六年作壽陵生前豫作未有名故號壽陵詔所
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坡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
邱隴同體上東巡羣臣請封禪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
誰欺欺天乎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家有六十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後讀河圖會昌符云赤劉之九光武
家無記錄秦山爲言猶在耳頓易初心感之深如此遂禪泰山宣布圖讖於天下上以赤伏符卽
世孫會命岱宗岱之宗爲之宗遂禪泰山宣布圖讖於天下上以赤伏符卽

史記卷之平

卷七

三

司文堂

位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極言讖之非經上大怒曰桓
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先是上與鄭興議
郊祀事上欲斷以讖典對曰臣不爲讖也上怒曰卿不爲讖非之耶
興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上意乃解時禁網尚疎諸王皆
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幼子也得幸於
沛王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之兄故武侯恭詔
收案法抵死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時沛太后郭氏已薨於是詔
郡縣捕王侯賓客更相牽引坐死者數千人有呂种者前爲馬援行
軍司馬臨誅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先是援嘗謂种曰自今以往海
內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足按學漢書舊制諸侯王子
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果應其言云始詔東海王彊沛

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皆就國上乃大會百官詔求太子
傅。郡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任。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
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爲天下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
立太子。用佚納善之。敏佚卽自居能無愧乎。以桓榮自居此位。難乎。
正傳者以傅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
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事九江
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十五年精力不倦。至王莽篡位。乃
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
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常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
始辟大司徒府。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擢榮弟子豫章何湯。
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
桓榮。帝卽召榮。令說尚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因拜爲博士。車駕嘗

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服不以辭

長勝人儒者莫之及至是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

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三十年拜爲太常初

榮未達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也曰但自

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來候因歎曰我農

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後顯宗卽位尊以師禮封關內侯年

八十餘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子郁襲爵官至太常教授肅宗和

帝其門人楊震朱寵皆位至三公焉子普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

世其家學孫鸞曾孫典彬嚴彬少與蔡邕齊名桓氏之學代作帝師

與西漢伏生世爲名儒同其顯盛敦崇聖學足可宗也帝旣厭兵事

偃武修文武臣亦多敦儒學膠東侯曹復少習尚書後復治易經闔

門養威重、高密侯鄧禹欲遠名勢、不修產利、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其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帝並重之、是時四裔賓服、西域別役屬匈奴、而匈奴歛稅重刻、諸國皆不堪命、二十一年、車師前王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詣都護、上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皆還其侍子、厚遣之後、莎車王賢白、負兵強、欲并兼西域、諸國憂恐、復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有定見。明不爲外物。子不許、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車師、鄯善、復附匈奴、而莎車王賢益橫、會匈奴飢、役自如、分爭、帝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貪利無信、窮則稽首、安則侵凌、武臣壯志。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萬里死命懸在陛下、願得五千騎、以立功、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以慮、也。敵

吾方自思之。宮後復與揚虛侯馬武上書請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
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擊其右、以爲萬世刻石之功。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
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
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
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三十一年、北匈奴遣
使奉獻、明年改元中元。元年、大赦天下。且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
北郊兆域、使司空告祠高廟曰、

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謂高帝子趙幽王友、趙恭王恢、趙隱王如意。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

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挑始祖之廟為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

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

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瑩域也於中置復四時上祭英主特識

是夏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固疾皆愈詳不慮生書中六起結眇蹇者不瘳抽又有赤草

生於水崖朱草日生一葉十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嘉瑞顯

慶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自謙無德不納二年歲在丁巳二月

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遣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

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囚郵奏

帝精勤政事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半夜

也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誡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

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

濟大業、夙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明帝卽位、上尊廟曰世祖、案論法能知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此功此德、故諡稱光武云。明章以後、迄於靈獻、叙其大綱、次之末卷。

總評

光武生平、馬伏波一見定之矣。如激變彭寵、愛用朱浮、怒桓

譚之非識、黜馮衍以讒言、申屠

剛

外遷、伏波葉華、白碧之瑕、不無

疵議、若信用圖讖、則君無口

德何論乎

尹敏

至不以功臣

任職、使寇鄧耿賈之流、英姿茂績、安敢勿用、則范氏之論深得尤

武之用心矣。

新刻批評東漢演義卷之八

珊瑚城清遠道人重編

第二十九回

二十八宿畫雲臺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中元二年二月卽皇帝位年三十尊母陰后曰皇太后三月葬光武皇帝於原陵四月賜天下男子

爵人二級男子謂戶內之長也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皆鄉官名文帝

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人之師也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母兄弟也

同產子爵制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襜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

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人賜爵者有罪得贖貧者得賣

與人漢制賜爵自公士已上不與過公乘故過者得移授也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謂

高無籍欲入籍，鰥寡孤獨篤癡病粟人十斛赦罪免刑，以高密侯禹為太傅。

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又詔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

放手，也。負縱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舉非其人，並正其罪

是年九月，西羌寇隴右，遣謁者張鴻討之，戰於允吾，音浩鴻軍大敗。

戰歿冬十一月，拜馬武捕虜將軍，王豐副之，與監軍使者竇固將四

萬人擊之，明年為永平元年。秋七月，馬武大破之，羌引眾出塞，武追

擊至東西邯，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振旅還

京。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

玉佩綯，幼屢以行事禮畢，登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元氣天氣也。王者承

之氣，故望雲物以辨吉凶。幸梓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

五更，三老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者。引桓榮及子弟升堂，上自為辨說，諸儒

執經問難於前冠帶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三年立貴人馬氏
爲皇后子烜丹入爲皇太子后前伏波將軍馬援女也初入太子宮

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顯宗

卽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援嫡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

后無子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

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至是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

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

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旣正位宮闈愈自

謙肅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

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飾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歡

息是歲夏旱而大起北宮及諸官府尚書僕射鐘離意免官上疏曰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慙慙征營不自安也罪當萬死帝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因謝求天永有不惠者人變連天應近一連一實一公卿百僚詔下遂應時澍雨焉時寶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詔切責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以趙憲代爲衛尉憲字伯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初更始攻舞陰不下云間宛有趙氏孤孫憲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憲憲年未二十既見更始笑曰蘭栗犢犢角小於

豈能負重致遠乎。卽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城遂降。

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又助光武戰昆陽。憲被創。有戰功。封勇功

侯。更始敗。憲亡。歸。遇更始親屬。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憲將所裝縑

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南陽。憲素與奉善。數遺書

切責之。而讒者因言憲與奉合謀。及奉敗。帝得憲書。乃驚曰。趙憲真

長者也。卽徵憲。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後拜懷令。遷平原太守。擢舉

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徵入爲太僕。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及帝崩。受遺詔。典喪禮。

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

同席。憲章無序。憲乃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

屬出入宮省。與百寮無別。憲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

東漢書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三 司文卷

耶惟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以事免。其冬。爲衛尉。以郭丹爲司徒。虞延爲太尉。郭丹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杜詩亦歎服。至是。爲司徒。年已八十六矣。明年。以事免。而河南尹范遷代之。遷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遷有清行。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不可餘俸。別者。故在。餘。幸。一時。哉。祿爲後世業乎。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哉。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與郭丹同。虞延字子大。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建武初。爲細陽令。百姓感悅。之後。遷洛陽令。嘗迓信陽侯陰就。於是外戚斂手。以太僕伏恭爲司空。前是梁松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而松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以伏恭代之。松益懷怨望。乃懸飛書。誹

誘飛書猶今下獄死弟竦恭俱坐徙九真後詔還本郡竦閉門自養

以經籍自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竦好施不事產業

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

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

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

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爲己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

梁氏得志終爲己害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竦死獄中家

屬復徙九真這俱是後話不表且說光武舊將存者賈復於中元元

年薨劉隆馬成中元二年薨永平元年臧官耿弇鄧禹薨永平二年

王霸薨只有馬武一人至永平四年亦薨顯宗甚爲悲悼按中興二

十八將當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大抵真主定世一時佐命感會風

東漢書卷之

卷之

四

司

雲奮其智勇理應然也而後世俗說乃有二十八宿鬧昆陽之語戰
昆陽時只有臧宮王霸傅俊任光馬成朱佑王常馬武其餘將帥皆
在後於潁陽得祭遵姚期於父城得馮異及討河北而後諸將始集
舊演義竟架空雜奏甚至以光武騎神牛巖子陵作軍師荒唐不經
且不實申讀傳奇雖以銷暇而亦足以資感發故唯按史書實事紀
事編年錯綜出入則披覽之餘啟人神志不無裨益且座間席次偶
爲談助亦不致遺譏市俗見笑通人也却說明帝追感前世功臣不
已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所謂二十八宿是也其外又畫王
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依其本第列之於左以志名臣列
將之次云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金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薏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威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驃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時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蒼

少好經書雅有志思在朝至誠敢言多所隆益顯宗甚愛重之而蒼

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其疏曰

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

首制書褒美瑋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易負且乘致寇至言以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

同氣之親哉宜當暴彰膏野為百察先而恩頑之質加以固病誠

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詩曹風刺無德居位者今

方域晏然。要荒無傲。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

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舜弟象封於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

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

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

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

帝聞疏歎息。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

聽。上將軍印綬。厚加賞賜。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

后崩。既葬。乃歸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

及采菽。詩小雅之章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者最樂。王言爲

東平王傳

卷之

司文室

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
○大○漢○書○卷○三○十○
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蒼爲人美須頰腰帶十圍故云蒼於十王中最賢而顯宗友愛亦篤
沛王輔亦好經書善京氏易孝經論語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
王東海王彊恭謙好禮永平元年薨禮遇尤爲殊異楚王英許美人
人所生也自顯宗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卽
位數受賞賜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爲龍舒侯英少好游俠交通賓
客晚節更學爲浮屠齋戒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國其人修浮圖道
不殺伐遂以成俗後漢書載云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
漢儒無可加附故或云
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黃金色夢或是此
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

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云其教大抵以慈悲不殺爲主而專務

清靜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

此說不始於佛精氣之神

修練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善爲宏潤勝

夫之言以勸誘愚俗按史書明帝並無遣使西域之事大抵亦後世

好書喜異者託說耳西域傳永平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

取伊吾虛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

西域自王莽時與中國絕至是凡六十五載乃復通焉而楚王英好

佛則永平八年已有入纒贖罪之文十四年已謀逆自殺矣其爲後

人託說無疑故後漢書金人入夢天竺問佛之說著以世傳二字亦

以桓帝而後至晉奉佛者衆未能免俗不得不載而博稽載籍又無

明文故以世傳之說入書而於十六年通西域復特書西域自與中

國通

國通

國絕者六十五載以明後世傳說為烏有子虛世多通儒當有辨證

姑不具論且說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練贖英奉黃繒白紵

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

大為詫異只得奏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

齋與神為誓何嫌何疑常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婆塞桑門

之盛饌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十二

年十月有男子燕廣告英與滎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

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

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往於丹陽溼縣今

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

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溼而封燕廣為新

姦侯於是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

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尙數千人初

樊儵光武男弟鮪爲其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

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尙主但以貴寵

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

事覺儵已卒上遣使修護格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嘗陰疏天下名

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

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

勲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洛陽覘候消息獄特

嚴急無緣相聞母但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在獄雖刑考辭色未嘗

變忽對食悲泣不能自勝治獄使者怪而問之續曰母遠來不得相

見故悲痛耳。問何從得知母來。續曰：因饋食，識母所自調和。吾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母來耳。使者嘉之，以狀聞。帝卽赦興等，還鄉里，禁錮終身。續會稽人。今紹興府太守尹興嘗因歲飢，使續於都亭賑民，餽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後以老病卒。再說顏忠、王平、辭引、陸鄉侯、耿建。耿純從弟，耿滿子。朗陵侯臧信。官護澤侯鄧鯉，由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漢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形狀，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倉卒不能對。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等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

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期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其爲章？對曰：臣獨作之。帝曰：何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帝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知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者，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語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天反，疑現。帝意解，詔遣期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測然感悟，夜起。

徬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任不入府先
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
爲阿附反虜者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
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亦見楚獄慘矣。
千乘太守薛漢世習韓詩政有異迹而善說災異讖緯建武初爲博
士受詔校定圖讖弟子常數百人亦坐楚事誅死故人門生莫敢視
獨府掾廉范往收斂之吏以聞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
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
頭曰臣無狀愚戇也范意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
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襄大司馬丹有親屬乎
范對曰喪臣之會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赦之范由

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顯宗性褊急而聞義亦能徙
殆所謂情理之樞有開塞之感耶又好以耳目隱私發爲明故公卿
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
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
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尙
書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
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
黎元勞心不息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
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
親之心吏人無雍雍和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
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

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

小雅宴羣臣也。

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

心洽。

協。

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

揆也。

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

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知其誠。然不能用。以此不得久

留。出爲魯相。意視事五年。愛利百姓。人多殷富。以病卒官。遺言上書。

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

萬。按意別傳。載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詵。修夫

子車。身入廟。拭凡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

懷其一。以六枚白。

告也。

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

懸囊。意召孔詵。問此何囊也。對曰。夫子囊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

曰。夫子聖人。所以遺囊。欲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

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

一意召問伯果服焉。又建武初，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太守鮑永擊討，大破之。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彭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其黨與悉破平之。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至誠如神，固如是哉。乃好異者，至捨聖人之道，而他求。若楚王英者，固以堯舜周孔之道爲不足法也。性情如此，其不善終也亦宜。廣陵王荆，性刻急陰險，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荆哭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東海王疆，舅郭況與疆書，以疆無罪被廢，勸疆乘喪起兵，奪天下，疆得書，惶怖，卽

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爲屋者與謀議。帝聞之，徙封荆廣陵，遣之國。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惑，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使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九年，使巫祭祀咒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帝憐傷之，賜諡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璽綬，食故國六縣。荆之罪，浮於英，帝何獨恨英之深也。顯宗深明經術者，始於還贖一詔，有隱悔與。十五年夏四月，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大赦天下，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令天下大酺五日，酺，布也。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者，罰金四兩。

今布恩於天下、得聚會飲食五日也。時天下又安、烏桓、鮮卑、南匈奴皆附漢內屬、獨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耿秉數上言請擊之。秉字伯初、况孫、大司馬國之子、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畧、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欲遵武帝故事、陰然其言、顯親侯寶、固實融弟友之子也。永平初、坐從兄穆有罪、廢於家十餘年、帝以固舊隨融在河西、明習邊事、十五年冬、拜耿秉爲駙馬都尉、寶固爲奉車都尉、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援下博侯劉張、好時侯耿忠子等其議之、如何建議、下回分解。

總評 明帝崇儒術、明法律、惜福急、少人君之度、然能納諫、幡然感悟、回天、此所以爲明、與光武聰明絕頂、馬伏波一見辨之、其言語

行事漢興以來更無可及乃以讒終及梁松寶固之姦已露龍伯
 高且擢拜太守而援妻子訴寃之辭六上僅得歸葬豈忠誠未達
 亦才之累耳雲臺觀圖東平王蒼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其不
 平不待後世帝笑而不言東平早已領悟其為先帝諱也乃千百
 年後猶以為椒房故讀史之非易易也如此楚獄蔓連後儒謂帝
 施剛於燧友之世然帝之於兄弟也賢者則愛之東海會葬帝悲
 勳出辛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贈以殊禮詔諸王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帝悲
 巡狩蒼帝帝悲美瑯邪之詩賦瑯邪王京性恭孝好經學數上重沛王
 留鎮京師帝悲之經書輔好經書嘗作五經論有過則原之濟南通賓客康不備
 告招求姦猾謀議不軌有司舉法度人阜陵招奸猾延性驕奢招姦猾事
 奏之帝不忍窮究但削五縣下案驗併封食二縣
 中山殺韓姬為姬韓序有過焉殺之皆簿從遷削何嘗施剛哉

至廣陵不能恕楚王則又甚亦二王乖僻所自召帝豈得已觀十王傳顯宗孝友亦恭篤矣賜東平書諄然肫至溢於楮墨且足勸萬世之心況身親於其間雖然彼捨詩書禮樂而不事外忠孝至誠以爲學者固非情義所能化法律所能繩此顯宗之所以深慈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所以窮治之也乃論者不咎楚英陰疏天下名士而顧偏責顯宗不已慎乎

第三十回

三十六人平西域

匈奴之分南北自建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始初呼韓邪單于死諸子以次立至單于興驕踞自比冒頓數寇邊光武方平諸夏未遑外事九年遣吳漢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北邊無復寧歲

單于弟右谷

鹿蠡

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卽是

單于儲副當爲單于者也。單于與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烏珠留單于之子比怒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何得誅弟自立其子？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開。單于疑之，先與比爲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至是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比不得立，益憤恨，密遣人奉漢以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屬。兩骨都侯覺之，囚白單于。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發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乃歛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

禦北虜。帝用中郎將耿國子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是所謂南單于也。二十五年春，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將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詔南單于入居邊內，遣中郎將段彬、副校尉王郁將兵西河護衛之。單于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時顯宗爲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明年復遣使詣闕貢獻，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

宜司徒掾班彪奏曰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耳今既未獲助南亦不宜絕北因擬答辭并上曰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警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親附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携衆向南欵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

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

○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

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道。難

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繒五百疋。弓韉鞞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

○為○韉○鞞○矢○為○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疋。斬馬

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

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瑟之用不如良弓利

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自後邊界相安。至明帝永平五年。北匈奴寇五原及雲中南。單于擊

走之。自此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掠甚衆。河西城門晝閉。顯宗患

之。十五年冬。乃使諸將共議北征之策。耿秉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

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衍一部。

破此復爲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遂以耿秉爲駙馬都尉，以騎都尉秦彭副之，以竇固爲奉車都尉，耿忠副之。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十六年二月，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祭彤與度遠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且說竇固、耿忠軍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假司馬班超復追到，勇不可當，虜遂大敗。追至蒲類海，取伊吾廬地，遂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

田伊吾盧城而使班超與從事郭恂使西域耿秉秦彭擊匈奴林王經
幕六百餘里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不戰而還祭彤吳
棠與南單于左賢王信出高闕期至涿邪山左賢王信有嫌於彤出
塞九百餘里有小山信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遂還時諸
將惟實固有功加位特進彤棠坐逗遛畏懦不至涿邪山免爲庶人
下獄彤建武中爲遼東太守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立莧及
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顯宗徵爲太
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帝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
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
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及坐法下獄隨赦之而彤性沉毅內重自恨
見詐無功出獄數日嘔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

東漢書卷之八

卷之八

二

司

功大而自謂無功所以

微績不立身死誠慚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汝悉簿上所得賜物
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
信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逢問疾狀嗟歎者良久後烏桓鮮卑
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家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
立祠四時奉祭焉彤墓後子參遂詣賈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
東太守此是後話且說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
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
涉獵書傳兄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
書無不窮究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
人上書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
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超具言固所

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書。固後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卽今所謂前漢書也。初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曷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後有相者謂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值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及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遂復遣同郭恂俱使西域云。超到西域。鄯善國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

人不能常久耳。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

未萌，况已著也。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

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

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

王廣禮敬，卽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

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

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

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

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

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令十人持鼓藏虜舍

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

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

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

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

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

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大喜，具上超

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

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復使于竇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

十六人足矣。」于竇國大而遠，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強如

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竇王廣德新攻破莎車國，遂雄張南道。

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夾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破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雄張猶熾盛也。而

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竇，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

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

察人動靜立生機變

比就超請馬超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

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先聞超在鄴

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却說

伊吾車師爲西域之門戶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既

屬漢匈奴益窘遂大入寇雲中烽火不絕雲中太守廉范立傳吏士

出拒故事虜人過五千當移文傍郡吏乃請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

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

藁池火手持一端虜遙望營中火光星列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

退范乃令軍中厚食天未明於曉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蹂藉

幕中食也

死者千餘人。北匈奴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十七年冬，乃遣資固率耿
秉、劉張出敦皇、昆侖塞，以擊西域。取車師，伊吾北通車師千二百里。
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是爲北道。南道西踰葱嶺。
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諸國。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諸國。班超知漢必出白山，擊車師，遂從間道北至疏勒。疏勒東北爲
龜茲。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匈奴，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自立。
其臣兜題爲疏勒國王。超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
吏問慮先往降之。赦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
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
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
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

官屬皆請殺地題超欲示漢威信不聽遂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賈固等合兵萬四千騎十一月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北與匈奴接有前後部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耿秉以為先赴後王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兵不得已遂並進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固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固尚光武女得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趨抱馬足降秉

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以陳睦爲都護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關龍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十八年二月詔賈固等罷兵還京師固等去北單于遂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盡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恭字伯宗亦況孫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劉張請恭爲司馬車師定乃以爲戊校尉恭既據城七月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

遂於城下擁絕澗水，蒸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皆馬

糞汁而飲之。赤伯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武帝時李廣利拔佩刀刺山，飛泉湧

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

奔出，泉皆稱萬歲。乃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揚水示之。虜以為神

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亦圍關龍於柳中。會

顯宗駕崩，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未知耿恭生死如

何，下回再為分解。

總評 匈奴強盛莫制，宣帝時鄧支內亂，始臣伏稱藩，逮與單于私

子殺弟，遂分南北，勢底滅亡。孝弟禮讓，關於興衰，固無間於中外。

我漢室中衰，頌王莽功德者遍海內。莎車王延獨不肯附莽，救諸

子世奉漢家。延元帝時嘗為侍子，長於京師，豈遂有所學，然不負

...

漢特勝禹光雄歆延子康皆擁衛漢都護吏士檄書河西問中國
動靜自陳思慕當是時雖匈奴之強莎車猶世能服屬五十餘國
及賢以驕橫始敗然世寧有驕橫而不敗之家國哉

第三十一回

肅宗愛色容權戚

永平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復
廟藏主於皇后更也衣別室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
萬年之後埽地而祭盂水脯糒而已脯乾肉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
更卒數人供給灑埽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帝遵秦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
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

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
滋殖焉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卽位年
十九尊馬后曰皇太后十月大赦天下賜民爵與粟如先代以節鄉
侯憲爲大傅司空牟融爲太尉融經行純備舉動方重顯宗每延謀
政事以經明才高善議論朝廷皆服其能云擢第五姓倫爲司空倫
字伯魚少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倫依險築營以保宗族賊至輒奮
厲其衆引強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十輩皆不能下後京
兆尹閻興召爲主簿時益延代鮮于褒爲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
恨之故滯不得舉倫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
笑之曰爾說州將尚不下謂益延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
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隨官

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酌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
語至夕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好淫祀其巫
祝多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百姓財產以之困乏倫到官移書屬縣曉
告百姓執愚者皆案論之民初頗恐懼或咒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
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少攀車啼呼相隨日裁行數
里不得前倫乃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詣京師守闕上書者
千餘人後免歸田里身自耕種數歲拜爲岩渠令遷蜀郡太守倫所
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云且說是時北匈奴正圍關龍
於柳中城會聞中國有大喪救兵不出車師亦叛與匈奴其攻取恭
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
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困欲必降

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

擊殺之。又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龍上書求救。詔

公卿會議。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

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

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謂關兵人裁各數

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

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

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

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

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時十一月也。明年爲建初元年。章帝

初元和章

正月段彭等兵會柳中城。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

百級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龍已歿王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
取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
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
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
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久飢困發疏
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没三月至玉門關唯餘十三人衣履穿
决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子興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
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
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虜數百千計卒
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
至洛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

石修爲洛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後恭復將兵討西羌恭與羌接戰斬獲無算勒姐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時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馬防謁者李譚遂承防旨秦恭不憂軍事怨望坐微下獄免官歸本部卒於家防明德太后見也雖性奢縱有忿於恭構之未必遂出其本意大抵貴顯之門承顏趨旨者作威福爲害一時遺譏後世可勝道哉防兄慶亦傾身結交冠蓋之士爭赴趣之於是第五倫上疏其略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汝冢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書記請託一皆斷絕竊聞衛尉

廖以布三千疋。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

莫不畢給。越騎校尉光援第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

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

後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

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

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

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

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典

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邁伯玉之敬也。新陽侯典弟

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識陰后

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

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

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太夫人墓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是吾

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

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

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

如游龍蒼頭衣綠襦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

絕服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

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收亡之

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重複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

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

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

答曰吾反復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寔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書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于亂吏治者以法聞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

温言賞以財位。如有讎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至四年夏，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四月癸卯，遂封廖爲順陽侯，防爲潁陽侯，光爲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是年六月，太后崩。帝旣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方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宮婢二百，御府雜帛二萬疋，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肅宗初卽位歲，大旱，設貴問羣臣何以消復旱災。校書郎楊終奏以

爲廣陵

荆楚

英淮陽

延濟南

康

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徭

曠足以感動天地。上問司徒鮑昱。昱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

未能致異。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

罪。夫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

諸徙家。蠲除系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第五倫亦議宜罷邊屯。

帝悉納其言。元年三月。詔徵還班超。二年三月。罷伊吾盧屯。兵四月

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匈奴復遣兵守伊吾盧地。班超被

徵將發還。疏勒舉城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

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

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

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

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三月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四年立皇子慶爲皇太子初明德馬后聞平陵宋揚二女皆有才色
揚以恭孝稱於鄉閭揚姑卽后之外祖母也乃迎而訓之永平末選
入太子宫甚有寵肅宗卽位並爲貴人后竇勲女也勲尚東海王彊
女泚陽公主勲父穆尚內黃公主光武女勲父子皆坐交通輕薄屬託
郡縣下獄死建初二年后與女弟俱以選入宮肅宗先聞后美及見
雅愛之因入掖庭后性敏給領心承接稱譽日聞明年遂立爲皇后
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亦以二年選入宋貴人大生皇太子慶梁貴
人生和帝后既無子並嫉忌之數間於帝漸致疎嫌因誣宋貴人挾
邪媚道遂出貴人姊妹於暴室飲藥死廢慶爲清河王立梁貴人子
肇爲皇太子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遂譖殺梁貴人父

梁竦先坐兄松事徙九真後赦還至是乃陷以惡逆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媿舞陰公主亦坐徙新城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后寵日隆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而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奏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而好士交結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臣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永保福祿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常以賤值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喞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

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知其姦而不能罪，故後愈放縱而無所畏懼矣。

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下邳周紆好韓非之術，性讎猾吏，志

除豪賊，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

先韓足考據姦之罪。

間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

乎？於是部吏承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踟躕，京師肅清。肅宗初

政，承永平故事，治尚嚴切。尚書陳寵諫曰：「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

小絃絕。陛下宜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

五倫亦以秦酷虐亡國，莽苛法白滅，後遂詔有司絕鉗、鑕、諸慘酷

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誹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是後人俗和

平，屢有嘉瑞。寵王莽時挂冠去，祭用漢家祖臘。陳咸之曾孫也。世習

法律，皆務寬詳。時詔議貢舉，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

法律皆務寬詳。時詔議貢舉，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

以孝行爲首。是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學。鍛鍊之。夫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任閎闊。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常戒俗吏矯飾。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安靜之吏。困頓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其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帝嘗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又賜諸懷姙者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算一歲。著以爲令。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賜鄭均毛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以顯異行。鄭均字仲虞。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

巨鹿黃度平

卷八

七

司

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
寔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常稱疾家廷不應州郡辟召建初六年公
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帝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
元和二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每月七十石
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毛義廬江人前爲安邑令初張奉慕義名往謁
適檄召義爲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
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乃爲親屈也章帝在位十
三年章和二年正月崩年三十三孝和皇帝諱肇卽位年十歲竇太
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仁厚委隨故尊
崇之以爲太傅令百官總已以聽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
事無不從又校尉桓郁性性和退自守薦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

附莫生疑異憲性暴橫睚眦之怨莫不報復故謂者韓紆考劾憲父
勲獄憲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都鄉侯暢伯升來弔國憂太后
數召見之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之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
使侍御史雜考剛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總評

馬太后言語行事大類伏波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觀伏波誠兄
子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矣明德冠後宮兄廖勸成德政
忠賢萃于一門兩漢外戚無一可以擬者豈非伏波忠義足垂式
於後哉馬后養賈貴人子爲己子慈孝過於所生實后亦無子養
梁貴人子爲子乃始殺宋貴人姊妹而易儲君繼作飛書陷殺竦
梁貴人姊妹以憂卒馬后兄弟僕御稍奢卽絕其歲用以抑制之

實意迹同趙高而后爲請解事事與明德相反是其用心亦穆勳而已矣獨怪章帝好德之君而以才色悞爲可歎耳

第三十二回

桓帝誅賢寵宦官

却說和帝十歲卽位而竇氏悉居親要之地漢勢動搖矣幸有幾位忠鯁大臣名望所歸却推蕩不動袁安任隗韓稜何敞等皆嚴重有威不爲勢撓者都鄉侯被刺死有司畏憲威委疑於暢弟剛所使詔遣侍御史往齊案其事尚書韓稜曰賊在京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青稜稜固執其議何敞乃說太尉宋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的無指也討捕主名不立的無指也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司徒司空以爲故

事三公不與盜賊公縱姦慝。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曹隨之。於是推舉具得其寔。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乃白太后。求擊匈奴以贖死。太后許之。先是章帝末年。北匈奴衰弱。羣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章和元年。北匈奴五十八部。口三十八萬。詣雲中五原。原朔方北地降。二年。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以爲時遭天授。國家之利。宜可聽許。尚書宋意上書曰。夫戎夷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剗其抄掠。

及歸功聖朝。寔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魏魏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也。危矣。誠不可許。太后竟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取乘為副。發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和帝永元元年。有永元元年與二號春。實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邀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私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將免。寇固爭書。且下。眾皆為之危懼。安隗正色白。若侍御史魯恭。玉疏白。國家新遭大憂。陛下方在諒陰。一有之血。見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

內及外也。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爲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寮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郎樂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六月，竇憲取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柁陽塞，皆會涿山。憲分遣閭盤、耿夔秉弟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至私渠北，鞬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

勒功紀漢威德而還單于遣弟奉貢入侍南單于復襲擊之北單于
被創僅而得免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三年二月復遣耿夔任
尙出塞大破之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里而還自漢出師所
未嘗至也北單于旣亡其弟於除鞬自立爲單于遣使款塞憲請遣
使立於除鞬爲單于置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
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詔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
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旣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
降衆無緣復更立以增國費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詆安安終不
移然上竟從憲策自此南北互叛邊戍靡寧矣且說竇憲旣平匈奴
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尙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
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而鄧壽博子樂恢並以忤意

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

章帝遺詔至此也

滿朝廷。憲弟景尤驕縱。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強奪財貨。謀

取罪人。妻掠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莫敢舉奏。初廬江周榮

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容惡之。

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

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勅妻

子若猝遇飛禍。無得殞斃。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時穰侯鄧疊

弟磊及母元憲女婿郭舉。舉父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

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

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中常侍鄭衆。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

遂與衆定議。詐憲以憲在外。慮其爲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

京師四年四月時清河王慶常入省宿止令慶取外戚傳並索求故事帝

遂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

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

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

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瓌少好經

書節約自修不被迫明年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後被梁氏兄弟子

迫之亦自殺初班固替、利門下多女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竇氏賓客收

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尙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胡致堂曰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

成敗之迹不爲不博若外戚禍敗之釁則又叠叠皆前日事固子

爲竇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長於文而短於識矣

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遣吏行戶曹李郃諫曰
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
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乃請求自行許之
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敗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
中太守獨不與焉郃南鄭人有隱德通五經善河洛風星風角星占外質
朴人莫之識子固爲漢重臣與林慮杜喬皆忠正不撓世稱李杜夫
權貴縱恣爲禍最烈故列序數事爲後世龜鑑云永元九年竇太后
崩上本梁貴人出不得其死太后崩始有言之者三公奏請貶太后
尊號不宜合葬先帝上手詔勿議但尊母梁貴人爲皇太后封梁竦
三子棠雍翟皆爲侯而梁氏日盛矣時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
傳首京師先是章帝初詔徵還班超而疏勸于寘王侯以下號位不

拾遂復還疏勒。至永元五年，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而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千人就超擊諸叛者，大破之。八年冬，帝拜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先超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上言遣使招慰，上納其謀。邑送使者至于寘，適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

落帝丈夫

疾何郵也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擊

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

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

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暗縱也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

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

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

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

歲貢奉珍寶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師子因求尚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

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聚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

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也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

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

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大驚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而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於是以致超為西域都護徐幹為長史超遂發龜茲諸國兵討焉首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犁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明年下詔封超為定遠侯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

壯。每。老。地。也。故。名。每。國。耳。

日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

時安息國遣使 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書上未報超妹曹大家

獻大爵師子

復上書請辭意尤為宛至

古文選本 帝感其言乃徵超還永元十

多載不錄

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其九月病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

使者弔祭贈賙諫助生送死物甚厚初超被徵以任尙代之尙與超交代謂

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狼委鄙也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

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

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

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俟

蕩寬緩也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

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屯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

言後遂罷西域都護迎還屯兵安帝時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

共爲邊寇長史索班將兵往屯伊吾全軍覆歿公卿議棄西域閉玉

門關鄧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曰昔武帝患匈奴強

盛於是開通西域以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未遑外事故匈奴復強至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及孝明命將西征而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宜復敦煌營兵置護西域校尉如永元故事又宜遣長史將兵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窳心膽北捍匈奴東近敦煌朝臣與勇反復辯難乃從勇議然但復營兵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抄河西大被其害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朝廷下其議陳忠曰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旣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非良計也帝然之於是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勇至樓蘭開以恩信鄯善龜茲姑墨溫宿皆歸附因發其兵到車

師前王庭擊走匈奴。復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生擒軍。就及匈奴使
者。將至索班。歿處。斬之。傳首京師。至順帝時。諸國悉平。大擊匈奴。呼
衍王遂遠徙。自後西域無復虜跡。這俱是後話。冗長不必細表。且說
和帝自竇憲誅後。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立鄧
貴人爲皇后。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在位十七年崩。年二十七。長子
平原王有疾。少子隆卽位。時誕育百餘日。皇太后臨朝。后以鬼神難
徵也。信濟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
來諸犯妖惡及馬寶家屬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省費用。免遣
諸園羸。雷老宮人五六百人。廢帝立二年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
朝政。帝諱祐。清河王慶子也。慶自被廢。小心恭孝。畏事慎法。和帝特
親愛之。以母宋貴人墓禮有闕。每切感恨。及竇太后崩。乃求上冢。致

哀上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

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同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和帝崩慶號

○孝思不悞
○聖恨不得請祠故也

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安帝立閱數月遂薨和熹皇后高密侯

禹第六子訓之女也訓寬中容衆而嚴於家範嘗奏罷通漕役歲省

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數任邊塞訓死烏桓家家爲立祠每有

疾病輒此請禱求福五子皆謙退遵祖父禹教訓守法度深戒竇氏

檢救宗族后兄隲嘗推進天下賢士何熙被諷羊浸李郃陶幹等列

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隲子鳳亦嘗薦馬融以爲宜在

臺閣其忠賢可知安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太后久不歸政帝

乳母王聖小黃門李閏常譖太后兄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帝每

忿懼及太后崩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諸鄧皆廢爲庶人隲以不

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悉籍沒其財產。諸鄧歸郡縣。逼迫皆自殺。隲與子鳳並不食死。惟隲弟宏之子廣德甫德以母問后戚屬。得留京師。時大司農朱寵痛隲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歷世外戚。無以爲比。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隲等羅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逆天感人。率土喪氣。云云。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擅自逼迫。令還墓舊塋。遣使者祠以中牢。後順帝追感太后恩訓。愍隲無辜。乃詔復隲宗親。朝見如故事。除隲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爲郎中。擢朱寵爲太尉。錄尚書事。鄧氏自中興後。累世貴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

不可勝數。初，太傅鄧禹歎曰：「吾將百萬之兵，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子孫復能恪守祖訓，其久盛不亦宜乎？」聞后以才色見寵，安帝元初二年立爲后，專房妒忌。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鳩殺李氏。鄧太后崩，兄顯及弟景、燿、晏並爲卿校，典禁兵，與朝權。后遂與江京、樊豐等皆閹宦共譖皇太子保，廢爲濟陰王。明年春，后從帝幸章陵，帝道路也疾崩於葉縣。后顯兄弟及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公卿立之，還爲大害。」乃僞言帝疾甚，徙御卧車，行四日還宮。明日詐遣司徒詣郊廟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后曰皇太后。臨朝以閹顯爲車騎將軍。太后欲久專國政，擇立幼年，乃迎立章帝孫濟北王子北鄉侯，卽帝位。顯等遂誅樊豐、耿寶帝嫡舅、乳母王聖等，皆死。徒顯等威福自由。北鄉侯立二百日，疾薨。閹顯、江京等白太后

秘不發喪而更徵立諸王子未至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合謀殺江
京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顯景晏及黨與皆伏誅遣太后於離宮封
十九人爲侯帝立六年立梁貴人爲皇后梁商女也以商爲大將軍
商子冀爲河南尹少子不疑爲奉車都尉時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
中商遣二子與爲交友而宦官張逵等忌其寵反譖陷商帝不信張
逵等伏誅及商死以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冀爲人鳶肩豺目
縱暴自恣帝遣杜喬周栩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表賢黜貪張
綱獨埋其車輪不行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冀不疑以外戚
專肆宜加大辟帝知綱直而不能用李固對策請除阿母之封損外
戚之權罷宦官之任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帝崩太子炳卽位年二
歲曰冲帝梁太后臨朝以李固爲太尉冲帝立一年崩徵清河王蒜

渤海王鴻之子續至京師。蒜爲人嚴重，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梁冀曰：「今立帝，願詳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立續，是爲質帝。蒜罷歸國，時揚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太后夙夜勤勞，乃委任李固等，拔忠良，斥貪惡，故海內獲安。而梁冀深忌嫉之，姦佞旣怨，又希冀旨，遂共作飛章陷固。太后不聽，質帝時年八歲，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也。」強梁也將軍也。冀聞深惡，遂鳩殺帝。及議立嗣，李固杜喬皆議立蒜。冀忌蒜嚴明，乃迎立蠡吾侯志，是爲桓帝。而誣殺李固、杜喬，並貶徙清河王蒜自殺。李杜旣死，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冀益暴橫，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能制御冀。冀寵憚之，冀大起第舍，壽亦對街爲宅，殫極七木，互相誇競。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宏

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邱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冀愛監奴秦宮得出入壽所壽因以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孫氏宗親爲侍中卿校郡守者亦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郡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拷掠使出錢自贖贖物少者至於死徒帝以冀有援立之功崇以殊典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朝臣忤意輒加斬殺威行內外百寮側目莫敢違命帝不堪之遂與中常侍單超等謀使尙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黃門令具瑗將左右都候劍戟士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冀及妻壽卽日皆自殺悉收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其他所連及

公卿列校刺吏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收冀財貨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園囿以業窮民百姓莫不稱慶帝封單超等五人爲侯又封小黃門劉普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天下名士號爲黨人李膺下獄陳蕃策免迨靈帝卽位李膺杜密復用竇武陳蕃領尙書事時宦官曹節王甫等弄權武蕃欲誅之而節等反矯詔殺武蕃李膺自詣獄死宦官復奏劾黨人死者百餘人郭林宗名私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耳秦雖好滅否人物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初桓帝時陳蕃嘗薦處士徐禕美壯袁閎章著李曇上備禮徵之皆不至又徵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後宮千數其可去乎廐馬萬匹其可滅

乎。左右權豪其下。三。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仕。按安帝順帝在位皆十九年。桓帝二十二年。靈帝二十三年。獻帝雖在位三十年。播遷之餘。徒爲曹氏所夾。以令諸侯耳。有三國志在。故靈帝以後。不復縷述。

總評 兩漢之亡。皆由外戚。東京宦官之盛。山誅外戚也。竇憲梁冀窮凶一職。然憲猶能出擊匈奴。使國威遠振。冀無一能。姦賊。艷妻煽處而已。時太后委任李固。使固於憲鴆質帝時。召集諸臣。登其弑逆之罪。縛憲一夫之力耳。桓帝旣立。冀不惟無弑君之罪。而反有立君之功。固其乏撥亂之才哉。夫誅外戚而致宦官之盛。誅宦官而招董卓之亂。勢亦相趨於亡耳。吾獨怪桓帝爲閹宦驅逐天下名士。逮捕四出。禍烈於秦。給之焚書坑儒。是何難辦哉。